



曹禺戲劇集二

日出

出 日

長 曹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金圓一元四角五分

曹禺戲劇集
第二種
日出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四一五號

- | | | | | | | | | | |
|-------|-----|------|------|------|-------|-----|------|-----|----------|
| 曹禺戲劇集 | 共八種 | 一、雷雨 | 二、日出 | 三、原野 | 四、北京人 | 五、家 | 六、蛇變 | 七、橋 | 八、曹禺獨幕劇集 |
|-------|-----|------|------|------|-------|-----|------|-----|----------|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三十七年十二月廿四版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老子道德經七十七章

『上帝就任憑他們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妬，兇殺，爭競，詭詐，毒恨。……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新約羅馬書第二章

『……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裏面煩躁不安，我不能靜默不言。因為我已經聽見角聲和打仗的喊聲。毀壞的信息連絡不絕。因為全地荒廢。我觀看地，不料地是空虛混沌；我觀看天，天也無光；我觀看大山，不料，盡都震動，小山也都搖來搖去；我觀看，不料，無人空中的飛鳥也都躲避。我觀看，不料，肥田變為荒地。一切城邑……都被拆毀。』

——舊約耶利米書第五章

『……弟兄們……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就當遠離他。』

！……我們在你們中間未嘗不按規矩而行，未嘗白喫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作工。……

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飯。」

——新約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

「……弟兄們，我……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是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新約哥林多前書第一章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

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約翰福音第八章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雖然死，也必復活。」

——約翰福音第十一章

「我又看見一片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
天地已經過去了！」

——啓示錄第二十一章

日

出

四幕劇

第一幕

劇中人物：

陳白露——在××旅館住着的一個女人，二十三歲。

方達生——陳白露從前的「朋友」，二十五歲。

張喬治——留學生，三十一。

王福升——旅館的茶房。

潘月亭——××銀行經理，五十四歲。

顧八奶奶——一個有錢的孀婦，四十四。

李石清——××銀行的祕書，四十二。

李太太——其妻，三十四。

黃省三——××銀行的小書記。

黑三(即男甲)——一個地痞。

胡四——一個遊手好閒的「面首」，二十七。

小東西——一個剛到城裏不久的女孩子，十五六。

(第三幕登場人物另見該幕人物表內。)

時間：早春

第一幕 在××旅館的一間華麗的休息室內。

——某日早五點。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

——當日晚五點。

第三幕 在三等妓院內。

——一星期後晚十一時半。

第四幕 景同第一幕

——時間緊接第三幕，翌日晨四時許。

是××大旅館一間華麗的休息室，正中門通甬道，右——左右以台上演員爲準，與觀衆左右相反——通寢室，左通客廳，靠後偏右角劃開一片長方形的圓綽狀窗戶。爲着窗外緊緊地壓貼着一所所的大樓，所以雖在白晝，有着寬闊的窗，屋裏也嫌過於陰暗。除了在早上斜射過來的朝日使這間屋有些光明之外，整天是見不着一縷自然的光亮的。

屋內一切陳設俱是畸形的，現代式的生硬而膚淺，刺激人的好奇心，但並不給人舒適之感。正中立着烟几，圍着牠橫地豎地擺着方的，圓的，立體的，圓錐形的小凳和沙發。上面凌亂地放些顏色雜亂的座墊。沿着那不見楞角的窗戶是一條水浪紋的沙發。在左邊有立櫃，食物櫃，和一張小几，上面放着些女人臨時用的化妝品。牆上掛着幾張很荒唐的裸體畫片，月份牌，和旅館章程。地下零零散散的是報紙，畫報，酒瓶和烟蒂頭。在沙發上，立櫃上擺放許多女人的衣帽，圍巾，手套等物。間或也許有一兩件男人的衣服在裏面。食櫃上雜亂地陳列着許多酒瓶，玻璃杯，燈壺，茶碗。右角立一架閱讀燈，燈旁有一張圓形小几，嵌着一層一層的玻璃，放些烟具和女人愛的零碎東西，如西洋人形，米老鼠之類。

正中懸一架銀耀耀的鐘，指着五點半，是夜色將盡的時候。幕閉時，室內只有沙發旁的閱讀燈射出

一團光明。窗前的黃幔幕垂下來，屋內的陳設看不十分清晰，一切醜惡和凌亂還藏在黑暗裏。

緩慢的腳步聲由甬道傳進來。正中的門呀的開了一半。一隻秀美的手伸進來擰開中間的燈，室內豁然明亮。陳白露走進來。她穿着極薄的晚禮服，顏色鮮豔刺激，多摺的裙裾和上面兩條粉飄帶，拖在地面如一片雲彩。她髮際插一朵紅花，烏黑的頭髮燙成小姑娘似的鬢髮，垂在耳際。她的眼明媚動人，舉動機警，一種嘲諷的笑總掛在嘴角。神色不時地露出倦怠和厭惡；這種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種飄泊人特有的性質。她愛生活，她也厭惡生活。生活對於她是一串習慣的桎梏，她不再想真實的感情的慰藉。這些年的飄泊教聰明了她，世上並沒有她在女孩兒時代所幻夢的愛情。生活是鐵一般的真實，有她自來的殘忍習慣，自己所習慣的種種生活的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樣羨慕着自由，怎樣憧憬着在情愛裏偉大的犧牲，（如小說電影中時常誇張地來敘述的），也難以飛出自己的生活的狹之籠。因為她試驗過，她曾經如一個未經世故的傻女孩子，帶着如望萬花筒那樣的驚奇，和一個畫兒似的男人飛出這籠；終於，像寓言中那習慣於金絲籠的鳥，已失掉在自由的樹林裏盤旋的能力和興趣，又回到自己的醜惡的生活圈子裏。當然她並不甘心這樣生活下去，她很驕傲，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但她只有

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運會來叩她的門，她能意外地得一筆財富，使她能獨立地生活着。然而也許有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門聲突然在深夜響了，她走去打開門，發現那來客，是那穿着黑衣服的，不做一聲地走進來。她也會毫無留戀地和他同去，爲着她知道生活中意外的幸福或快樂畢竟總是意外，而不平庸，痛苦，死亡永不會放開人的。

她現在拖着疲乏的步向台中走。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蓋着嘴，打了個呵欠。

陳白露：（走了兩步，回過頭）進來吧！（擲下皮包，一手倚着當中沙發的靠背。蹙

着眉，脫下銀色的高跟鞋，一面提住氣息，一面快意地揉撫着自己尖瘦的脚。真地，好容易到了家，索性靠在柔軟的沙發上舒展一下。『噢！』忽然她發現背後的那個人並沒有跟進來。她套上鞋，倏地站起，轉過身，一隻腿還跪在沙發上，笑着向着房門。）『噢！你怎麼還不進來呀？』果然，有個人進來了。約莫有二十七八歲的光景，臉色不好看，皺着眉，穿一身半舊的西服。不知是疲倦，還是厭惡，他望着房內亂糟糟的陳設，就一言不發地立在房門口。但是女人誤會了意思，她眼

盯住他，看出他是一副驚疑的神色。走進來！怕什麼呀？

方達生：（冷冷地）不怕什麼！（忽然不安地）你這屋子沒有人吧？

陳白露：（看看四週，故意地）誰知道？（望着他）大概是沒有人吧！

方達生：（厭惡地）真討厭。這個地方倒處都是人。

陳白露：（有心來難爲他，自然也因爲他的態度使她不愉快。）有人又怎樣？住在

這個地方還怕人？

方達生：（望望女人，又週圍地嗅嗅。）這幾年，你原來住在這麼個地方！

露：（「陳白露」簡稱）（挑釁地）怎麼，這個地方不好麼？

達：（「方達生」簡稱）（慢聲）嗯——（不得已地）好好！

露：（笑着看男人那樣呆呆地失了神）你怎麼不脫衣服？

達：（突然收斂起來）哦，哦——衣服（想不起話來）是的，我沒有脫，脫衣服。

露：（笑出聲，看他怪好玩的）我知道你沒有脫。我問你爲什麼這樣客氣，不肯自

已脫大衣！

達：（找不出理由，有點窘迫）也許，也許是因為不大習慣進門就脫大衣。（忽然）

嗯——是不是這屋子有點冷？

露：冷——冷麼？我覺得熱得很呢。

達：（想法躲開她的注意）你看，你大概是沒有關好窗戶吧？

露：（搖頭）不會。（走到窗前，拉開幔子，露出那流線狀的窗戶。）你看，關得好好

的。（望着窗外，忽然驚喜地）喂，你看你快來看！

達：（不知爲什麼，慌忙跑到她面前。）什麼？

露：（用手在窗上的玻璃劃一下）你看，霜霜！

達：（掃了興會）你說的是霜啊！你呀，真——（底下的話自然是脫不了嫌她有

點心浮氣躁，但他沒有說，只搖搖頭。）

露：（動了好奇心）怎麼，春天來了，還有霜呢。

達：（對她沒有辦法，對小孩似地）嗯，奇怪吧！

露：（興高彩烈地）我頂喜歡霜啦！你記得我小的時候就喜歡霜。你看霜多美，多

好看！（孩子似地，忽然指着窗。）你看，你看，這個像我麼？

達：什麼？（伸頭過去）哪個？

露：（急切地指指點點）我說的是這窗戶上的霜，這一塊，（男人偏看錯了地方）

不，這一塊，你看，這不是一對眼睛！這高的是鼻子，凹的是嘴，這一片是頭髮。（拍

着手）你看，這頭髮，這頭髮簡直就是我！

達：（着意地比較，尋找那相似之點，但是——）我看，嗯——（很老實地）並不

大像。

露：（沒想到）誰說不像？（孩子似地執拗着，撒着嬌。）像！像！我說像牠就像！

達：（逆來順受）好，像，像的很。

露：（得意）啊，你說像呢！（又發現了新大陸）喂，你看，你看，這個人頭像你，這個

像你。

達：（指自己）像我？

露：（奇怪他會這樣地問）嗯，自然啦，就是這個。

達：（如同一個瞎子）哪兒？

露：這塊！這塊！就是這一塊。

達：（看了一會，摸了自己的臉，實在覺不出一點相似處，簡單地）我，我看不大出來。

露：（敗興地）你這個人還是跟從前一樣的彗扭，簡直是沒有辦法。

達：是麼？（忽然微笑）今天我看了你一夜，就剛才這一點還像從前的你。

露：怎麼？

達：（露出愉快的顏色）還有從前那點孩子氣。

露：你……你說從前？（低聲地）還有從前那點孩子氣？（她彷彿回憶着，蹙起眉

頭，她打一個寒戰，現實又像一隻鐵掌把她抓回來。）

達： 嗯，怎麼？你怎麼？

露： （方才那一陣的興奮如一陣風吹過去，她突然地顯着老了許多。我們看見她

額上隱隱有些皺紋，看不見幾秒鐘前那種嬌癡可喜的神態，嘆一口氣，很蒼老地）達生，我從前有過這麼一個時期，是一個孩子麼？

達： （明白她的心情，鼓勵地）只要你肯跟我走，你現在還是孩子，過真正的自由的生活。

露： （搖頭，久經世故地）哼，哪兒有自由？

達： 什麼，你——（他住了嘴，知道這不是勸告的事。他拿出一條手帕，彷彿擦鼻涕那樣動作一下，他望到別處，四面看看屋子。）

露： （又恢復平日所習慣那種漠然的態度）你看什麼？

達： （笑了笑，放下帽子。）不看什麼，你住的地方，很，很——（指指週圍，又說不出

什麼來，忽然找出一句不關輕重而又能掩飾自己情緒的稱譽。）很講究。

露：

（明白男人的話並不是誠意的）嗯，講究麼？（順手把腳下一個靠枕拿起來，放

在沙發上，把一個酒瓶輕輕踢進沙發底下，不在意地）住得過去就是了。（瞋

睡蟲似乎鑽進女人的鼻孔裏，不自主地來一個呵欠。傳染病似地接着男人也

打一個呵欠。女人向男人笑笑。男人像個剛哭完的小孩，用手背揉着眼睛。）

你累了麼？

達：

還好。

露：

想睡覺麼？

達：

還好。——方才是你一個人同他們那些人在跳，我一起首就坐着。

露：

你爲什麼不一起玩玩？

達：

（冷冷地）我告訴過你，我不會跳舞，並且我也不願意那麼發瘋似地亂蹦達。

露：

（笑得有些不自然）發瘋，對了我天天過的是這樣發瘋的生活。（遠遠雞噓

噓地叫了一聲。你聽雞叫了。

達：奇怪，怎麼這個地方會有雞叫？

露：附近就是一個市場。（看表，忽然抬起頭）你猜，現在是幾點鐘了？

達：（揚頸想想）大概有五點半，就要天亮了。我在那舞場裏，五分鐘總看一次表。

露：（奚落地）就那麼着急麼？

達：（爽直地）你知道我現在在鄉下住久了；在那種熱鬧地方總有點不耐煩。

露：（理着自己的頭髮）現在呢？

達：（吐出一口氣）自然比較安心一點。我想這裏既然沒有人，我可以跟你說幾句話。

露：可是（手掩着口，又欠伸着）現在就要天亮了。（忽然）咦，爲什麼你不坐下？

達：（拘謹地）你——你並沒有坐。

露：（笑起來，露出一半齊整潔白的牙齒）你真是書呆子，鄉下人，到我這裏來的

朋友沒有等我讓坐的。（走到他面前，輕輕地推他坐在一張沙發上。）坐下。
（回頭，走到牆邊小櫃前。）渴的很，讓我先喝一口水再陪着你，好麼？（倒水，拿起烟盒。）抽烟麼？

達：

（瞪她一眼）方才告訴過你，我不會抽烟。

露：

（善意地譏諷着他）可憐——你真是個好人！（自己很熟練地燃上香煙，悠悠然呼出淡藍色的氳氳。）

達：

（望着女人巧妙地吐出煙圈，忽然，忍不住地嘆一聲，同情而憂傷地）真地我想不到，竹均，你居然會變——

露：

（放下烟）等一等，你叫我什麼？

達：

（吃了一驚）你的名字，你不願意聽麼？

露：

（回憶地）竹均，竹均，彷彿有多少年沒有人這麼叫我了。達生，你再叫我一遍。

達：

（受感動地）怎麼，竹均——

露：（回味男人叫的情調）甜的很，也苦的很。你再這樣叫我一聲。

達：（莫名其妙女人的意思）哦，竹均，你不知道我心裏頭——（忽然）這裏真

沒有人麼？

露：沒有人，當然沒有人

達：（難過地）我看你現在這個樣子，你不知道我的心，我的心裏頭是多麼——

——但是由右面寢室裏蹣跚出來一個人，穿着禮服，硬領散開翹起來，領花掖在前面。他搖搖蕩蕩的，一隻袖管沒有穿，在袖前後擺動着。他們一同回過頭，那客人毫不以為意地立在門前，一手高高扶着門框，頭垂得像架上熟透了的金瓜，臉通紅，一縷一縷的頭髮搭下來。一付白金眼鏡掛在鼻尖上，他翻着白眼由鏡子上面望過去，牛吼似地打着噴嚏。

進來的客人：（神秘地，低聲）噓！（放正眼鏡，搖搖晃晃地指點着。）

露：（大吃一驚，倒吸一口氣）Georgy！

進來的 Georgy：（更神秘地，擺手）噓！（他們當然不說話了，於是他飄飄然地

走到方達生面前，低聲）什麼，心裏（指着他）啊！你說你心裏頭是多麼——怎麼（親昵地對着女人）白露，這個人是誰呀？

達：（不愉快而又不知應該怎麼樣）竹均，他是誰？這個人是誰？

進來的喬治：（彷彿是問他自己）竹均（向男人）你弄錯了，她叫白露。她是這

兒頂紅，頂紅的人，她是我的，嗯，是我所最崇拜的——

露：（沒有辦法）怎麼，你喝醉了！

喬：（即進來的「喬治」）（指自己）我（搖頭）我沒有喝醉（搖搖擺擺地

指着女人）是你喝醉了！（又指着那男人）是你喝醉了！（男人望望白露的

臉，回過頭，臉上更不好看，但進來的客人偏指着男人說）你看你，你看你那眼

直瞪瞪的，喝得糊裏糊塗的樣子！Pat（輕慢似地把雪白的手掌翻過來向外

一甩，這是他最得意的姿勢，接着又是一個噎。）我，我真有點看不下去。

露：（這次是她真看不下去了）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達：（大了胆）對了，你到這裏來幹什麼？（兩隻質問的眼睛盯着他）

喬：（還是醉醺醺地）嗯，我累了，我要睡覺，（閃電似地來了一個理由。）哦！你們不是也到這兒來的麼？

露：（直瞪瞪地看着他，急了。）這是我的家，我自然要回來。

喬：（不大肯相信）你的家？（小孩子不信人的玩皮腔調，先高後低的）嗯？

露：（更急了）你剛從我的臥室出來，你這是什麼意思？

喬：什麼？（更不相信地）我剛才從你的臥室出來？這不對，——不對，我沒有，

（搖頭）沒有。（摸索自己的前額）可是你們先讓我想想……（望着天彷彿在想。）

露：（哭不得，笑不得，望着男人）他還要想想！

喬：（擺着手，彷彿是叫他們先沉沉氣。）慢慢地，你們等等，不要着急。讓我慢慢，慢慢地想想。（於是他模糊地追憶着他怎樣走進旅館，邁進她的門，瞥見了那奇

滿的床，怎樣轉東轉西，脫下衣服，一跤跌倒在一團柔軟的巢窠裏。他的脣上下顫動，彷彿唸唸有詞；做出種種手勢來追憶方才的情況。這樣想了一刻，才低聲地）於是我就喝了，我就轉，轉了，我又喝，我就轉，轉呀轉，轉呀轉的……後來——（停頓了，想不起來）後來？於是我就上了電梯——哦，對了，對了，（很高興地，敲着前額）我就進了這間屋子……不，不對，我還更進一層，走到裏面。於是我就脫了衣服，倒在牀上。於是我就這麼躺着，背向着天，腦袋朝下。於是我就覺得惡心，於是我就哇啦哇啦地——（拍腦袋，放開平常的聲音說）對了，那就對了。我可不是從你的臥室走出來？

露：（嚴厲地）Georgy，你今天晚上簡直是發瘋了。

喬：（食指抵住嘴唇，好來塢明星的樣子）噓！（耳語）我告訴你，你放心。我並沒有發瘋。我是在你牀上睡着了，並且我喝得有點多，我似乎在你牀上——（高聲）糟了，我又要吐。（堵住嘴）哦，Pardon me, mademoiselle，對不

起，小姐。（走一步，又回轉身）哦先生，請你原諒。Pardon, Monsieur（狼狽地跳了兩步，回過頭，舉起兩手，如同自己是個聞名的演員對許多熱烈的觀眾，做最後下台的姿勢，那樣一次再次地搖着手，鞠着躬。）再見吧，二位。Good night! Good night! my lady and gentleman! oh, good-bye, au revoir! Madame, et monsieur, I—I—I shall—I shall——（哇的一聲，再也忍不住了，他堵住嘴，忙跑出門。門關上，就聽見他嘔吐的聲音；似乎有人扶着他，他哼哼噥噥地走遠了。）

〔白露望望男人，沒有辦法地坐下。〕

達：（說不出的厭惡）這個東西是誰？

露：（噓出一口氣）這是此地的高等出產，你看他好玩不？

達：好玩！這簡直是鬼！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跟這樣的東西來往？他是誰？他怎麼會跟你這麼親近？

露：（夾起烟，坐下來）你要知道麼？這是此地最優秀的產品，一個外國留學生，他

說他得過什麼博士碩士一類的東西，洋名 George，在外國他叫喬治張，在中國他叫張喬治。回國來聽說當過幾任科長，現在口袋裏很有幾個錢。

達：（走近她）可是你爲什麼跟這麼個東西認識，難道你覺不出這是個討厭的廢物？

露：（揮了揮煙灰）我沒有告訴你麼？他口袋裏有幾個錢。

達：有錢你就要……

露：（爽性替他說出來）有錢自然可以認識我，從前我在舞場做事的時候，他追過我一陣。

達：（明白站在他面前的女人已經不是他從前所想的）那就怪不得他對你那樣了。（低下頭）

露：你真是個鄉下人，太認真，在此地多住幾天你就明白活着就是那麼一會事。每

個人都這樣，你爲什麼這樣小氣好了，現在好了，沒有人啦，你跟我談你要談的話吧。

達：（從深思醒過來）我剛才對你說什麼？

露：你真有點記性壞。（明快地）你剛才說心裏頭怎麼啦！這位張喬治先生就來了。

達：（沉吟着，嘆一口氣）對了，「心裏頭，」「心裏頭，」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永遠在心裏頭活着。可是竹均，（誠懇地）我看你是這個樣子，你真不知道我心裏頭是多麼——（門呀地開了，他停住了嘴）大概是張先生又來了。

（進來是旅館的茶役，一副狡猾的面孔，帶着讒媚卑屈的神氣。）

福升：不是張先生，是我。（陪着笑臉）陳小姐，您早回來了。

露：你有什麼事？

福：（「福升」簡稱）方才張先生您看見了。

露： 嗯，怎麼樣？

福： 我扶他另外開一間房子睡了。

露： （不愉快）他愛上哪裏，就上哪裏，你告訴我做什麼！

福： 說的是呀。張先生說十分對不起您，喝醉了，跑到您房裏來，把您的床吐，吐——

露： 啊，他吐了我一床？

福： 是，陳小姐您別着急，我這就跟您收拾。（露起來，他攔住她。）您也別進去，省得

看着彆扭。

露： 這個東西簡直——也好，你去吧。

福： 是。（又回轉來）今天您一晚上不在家，來得客人可真不少。李五爺，方科長，劉

四爺都來過。潘經理看了您三趟。還有顧家八奶奶來了電話，說請您明天——

嗯，今天晚上到她公館去玩玩。

露： 我知道。回頭你打個電話，請她下午先到這兒來玩玩。

福：胡四爺還說過一會兒要到這兒來看看您。

露：他願意來就叫他來。我這裏，哪一類的人都歡迎。

福：還有報館的，張總編輯——

露：知道。今天他有空也請他過來玩玩。

福：對了，潘經理今天晚上找了您三趟。現在他——

露：（不耐煩）知道知道，你剛才說過了。

福：可是，陳小姐，這位先生今天就——

露：你不用管。這位先生是我的表哥。

達：（莫明其妙）表哥？

露：（對着福）他一會兒就睡在這兒。

達：不，竹均，我不，我是一會兒就要走的。

露：好吧，（沒想到他這樣不懂事，不高興的）隨你的便。（對福）你不用管了，走

吧，你先把我的床收拾乾淨。

〔福升由臥室下。〕

達：竹均，怎麼你現在會變成這樣——

露：（口快地）這樣什麼？

達：（叫她嚇回去）呃，呃，這樣地好客，——呃，我說，這樣地爽快。

露：我原來不是很爽快麼？

達：（不肯直接道破）哦，我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你好像比從前大方得——

露：（來得快）我從前也並不小氣呀！哦，得了，你不要拿這樣好聽的話跟我說。我知道你心裏是不是說我有點太隨便，太不在乎。你大概有點疑心我很放蕩，是不是？

達：（想掩飾）我……我……自然……我……

露：（進一步）你說老實話，是不是？

達：（忽然來了勇氣）嗯——對了。你是比以前改變多了。你簡直不是我以前想的那個人。你說話，走路，態度，行爲，都，都變了。我一夜晚坐在舞場來觀察你。你已經不是從前那樣天真的女孩子，你變了。你現在簡直叫我失望，失望極了。

露：（故作驚異）失望？

達：（痛苦）失望，嗯，失望，我沒有想到我跑到這裏，你已經變成這麼隨便的女人。

露：（警告他）你是要教訓我麼？你知道，我是不喜歡聽教訓的。

達：我不是教訓你。我是看下去你這種樣子。我在幾千里外聽見關於你種種的事情，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從前最喜歡的人會叫人說得一個錢也不值。我來看你，我發現你在這麼一個地方住着；一個單身的女人，自己住在旅館裏，交些個不三不四的朋友，這種行爲簡直是放蕩，墮落——你要我怎麼說呢？

露：（立起，故意冒了火）你怎麼敢當着面說我墮落在我的屋子裏，你怎麼敢說

對我失望！你跟我有什麼關係，你敢這麼教訓我！

達：（覺得已得罪了她）自然現在我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露：（不放鬆）難道從前我們有什麼關係？

達：（噤嚅）呃，呃，自然也不能說有。（低頭）不過你應該記得你是很愛過我。

且你也知道我這一次到這裏來是爲什麼？

露：（如一塊石頭）爲什麼？我不知道！

達：（懇求地）我不喜歡看你這樣，跟我這樣裝糊塗！你自然明白，我要你跟我回去。

露：（睜着大眼睛）回去？回到哪兒去？你當然曉得我家裏現在沒有人。

達：不，不，我說你回到我那裏，我要你，我要你嫁給我。

露：（恍然大悟的樣子）哦，你昨天找我原來是要跟我說媒，要我嫁人啊？（方才

明白的語調）嗯——（拉長聲）

達：（還是那個警扭勁兒）我不是跟你說媒，我要你嫁給我，那就是說，我做你的丈夫，你做我的——

露：得了，得了，你不用解釋。「嫁人」這兩個字我們女人還明白怎麼講。可是，我的老朋友，就這麼爽快麼？

達：（取出車票）車票就在這裏。要走天亮以後，坐早十點的車我們就可以離開這兒。

露：我瞧瞧。（拿過車票）你真買了兩張，一張來回，一張單程，——哦，連臥舖都有了。（笑）你真遇到。

達：（急煎煎地）那麼你是答應了，沒有問題了（拿起帽子）

露：不，等等，我只問你一句話——

達：什麼？

露：（很大方地）你有多少錢？

達：（沒想到）我不懂你的意思。

露：不懂我問你養得活我麼？（男人的字典沒有這樣的字，於是驚嚇得說不出話來。）咳，你不要這樣看我！你說我不應該這麼說話麼？咳，我要人養活我，你難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明白麼？我出門要坐汽車，應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難道聽不明白？

達：（冷酷地）竹均，你聽着，你已經忘了你自己是誰了。

露：你要問我自己是誰麼？你聽着出身書香門第，陳小姐；教育愛華女校的高材生；履歷一陣子的社交明星，幾個大慈善遊藝會的主辦委員；……父親死了，家裏更窮了，做過電影明星，當過紅舞女。怎麼這麼一套好身世，難道我不知道自己是誰？

達：（不屑地）你好像很自負似的。

露：嗯，我爲什麼不呢？我一個人闖出來，自從離開了家鄉，不用親戚朋友一點幫忙，

走了就走，走不了就死去。到了現在，你看我不是好好活着，我爲什麼不自負？

露： 達： 可是你以爲你這樣弄來的錢是名譽的麼？

可憐，達生，你真是個書獃子。你以爲這些名譽的人物弄來的錢就名譽麼？我這裏很有幾個場面上的人物，你可以瞧瞧，種種色色：銀行家，實業家，做小官的都有。假若你認爲他們的職業是名譽的，那我這樣弄來的錢要比他們還名譽得多。

露： 達： 我不明白你究竟是什麼意思，也許名譽的看法——

嗯，也許名譽的看法，你跟我有些不同。我沒故意害過人，我沒有犯人家吃的飯硬搶到自己的碗裏，我同他們一樣愛錢，想法子弄錢，但我弄來的錢是我犧牲過我最寶貴的東西換來的。我沒有費着腦子騙過人，我沒有用着方法搶過人，我的生活是別人甘心願意來維持，因爲我犧牲過我自己。我對男人盡過女子最可憐的義務，我享着女人應該享的權利！

達：（望着女人明灼灼的眼睛）可怕，可怕——哦，你怎麼現在會一點顧忌也沒有，一點羞恥的心也沒有。你難道不知道金錢一迷了心，人生最可寶貴的愛情，就會像鳥兒似地從窗戶飛了麼？

露：（略帶酸辛）愛情？（停頓，擰得煙灰，悠長地）什麼是愛情？（手一揮，一口煙裊裊地把這兩個字吹得無影無蹤。）你是個小孩子！我不跟你談了。

達：（不死心）好，竹均，我看你這兩年的生活已經叫你死了一半。不過我來了，我看見你這樣，我不能看你這樣下去。我一定要感化你，我要——

露：（忍不住笑）什麼，你要感化我？

達：好吧，你笑吧，我現在也不願意跟你多辯了。我知道你以為我是個傻子；從那麼遠的路走到這裏來找你，說出這一大堆傻話。不過我還願意做一次傻請求，我想再把這件事跟你說一遍。我希望你還嫁給我，請你慎重地考慮一下，二十四小時內，希望你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露：（故做驚嚇狀）二十四小時，可吓死我了。不過，如若到了你的期限，我的答覆

是不滿意的，那麼，你是否就要下動員令，逼着我嫁你麼？

達：那，那，那——

露：那你怎麼樣？

達：如果你不嫁給我——

露：你怎麼樣？

達：（苦悶地）那——那我也許自殺。

露：什麼？（不高興地）你怎麼也學會這一套？

達：不，（覺得自己有點太時髦了）不，我不自殺。你放心，我不會爲一個女人自殺的，我自己會走，我要走得遠遠的。

露：（放下烟）對呀，這還像一個大人說的話。（立起）好了，我的傻孩子，那麼你用不着再等二十四小時啦！

達：（立起以後）什麼？

露：（微笑）我現在就可以答覆你。

達：（更慌了）現在——不，你先等一等。我心裏有點慌。你先不要說，我要把心穩一穩。

露：（很冷靜地）我先跟你倒一杯涼茶，你定定心好不好？

達：不用不着。

露：抽一支烟。

達：（不高興）我告訴過你三遍，我不會抽烟。（摸着心）得了，過去了，你說吧。

露：你心穩了。

達：（顫聲）嗯！

露：那麼，（替他拿帽子）你就可以走了。

達：什麼？

在任何情形之下，我是不會嫁給你的。

爲，爲什麼？

不爲什麼！你真傻！這類的事情說不出個什麼道理來的。你難道不明白？

那麼，你對我沒有什麼感情？

也可以這麼說吧。（達想拉住她的手，但她飄然走到牆邊。）

你幹什麼？

我想按電鈴。

做什麼？

你真地要自殺，我好叫證人哪。

（望着露，頹然跌在沙發裏）方才的話是你真心說的話，沒有一點意氣作用

麼？

露：你看我現在還像個再有意氣的人麼？

達：（立起）竹均！（拿起帽子。）

露：你這是做什麼？

達：我們再見了。

露：哦，再見了。（誇張的悲戚，拉住他的手）那麼，我們永別了。

達：（幾乎要流眼淚）嗯，永別了。

露：（看他到門口）你真預備要走麼？

達：（孩子似的）嗯。

露：那麼，你大概忘了你的來回車票。

達：哦！（走回來）

露：（舉着車票）你真要走麼？

達：（回頭，用手帕揩去忍不住的眼淚。）

露：（兩手抓着他的肩膀）你怎麼啦？傻孩子，覺得眼睛都掛了燈籠了麼？你真不

害羞，眼淚是我們女人的事！好了，（如哄小兄弟一樣）我的可憐蟲，叫我氣哭了，噯！我跟你擦擦，你看，那麼大的人，多笑話！不哭了，不哭了！是吧？（男人經過了這一番撫慰，中心更委屈起來，反加抽咽出了聲音。白露大笑，推着他坐下。）達生，你看你讓我跟你說一句實在話。你先不要這樣孩子氣，你想，你要走，你就能隨便走麼？

達：（抬起頭）怎麼？

露：（舉車票）這是不是你的車票？

達：噯，怎麼？

露：你看，這一下（把車票撕成兩片）好不好？這又一下（把車票撕成四片）好不好？（扔在痰盂裏）我替你保存在這裏頭。好不好？

達：你，你怎麼——

露：你不懂？

達：（眉梢掛着歡喜）怎麼，竹均，你又答應我了麼？

露：不，不，你誤會我的意思，我沒有答應你，我方才是撕你的車票，我不是撕我的賣身契。我是一輩子賣給這個地方的。

達：那你爲什麼不讓我走？

露：（誠懇地）你以爲世界上就是你一個人這樣多情麼？我不能嫁給你，難道就是我很恨了你？你連跟我玩一兩天，談談從前的事的情份都沒有了麼？你有點太古板，不結婚就不能做一個好朋友？難道想想我們以往的情感不能叫我們也留戀一點麼？你一進門就斜眼看着我，東不是，西不是的。你說我這個不對，那個不對。你說了我，罵了我，你簡直是瞧不起我，你還要我立刻嫁給你。還要我二十四小時內答覆你，哦，還要我立刻跟你走。你想一個女子就是順從得該像一隻羊，也不致於可憐到這步田地啊。

達：（愁直地）我向來是這個樣子，我不會表示愛情，你叫我跪着，說些好聽的話，

我是不會的。

露：是啊，所以無妨你先在我這裏多學學，過兩天，你就會了的。好了，你願意不願意
跟我再談一兩天？

達：（爽直地）可是談些什麼呢？

露：話自然多得很，我可以介紹你看看這個地方，好好地招待你一下，你可以看看
這裏的人怎樣過日子。

達：不用不着，這裏的人都是鬼。我不用看。並且我的行李昨天已經送到車站了。

露：真送到車站麼？

達：自然我從來不——從來不說謊話的。

福升。

（茶房由臥室出。）

福：陳小姐，您別忙，您的床就收拾好。

露：不是這個，我問你，我走的時候，我叫你從東方飯店——恩！從車站取來的行李，你拿回來了麼？

福：您說方先生的是不是，拿回來了。我從飯店裏拿回來了。

達：竹均，我的行李你怎麼敢從我的旅館取出來了。

露：恩——我從你的旅館居然就敢取出來了。你這不會說謊的笨東西。（對福升）
你現在攔在哪個房間裏？

福：東邊二十四號。

露：是頂好的房子麼？

福：除了您這四間房，二十四號是這旅館頂好的。

露：好，你領着方先生去睡吧？要是方先生看着不合適，告訴我，我把我的屋子讓給他。

福：是，陳小姐。（下）

達：（紅了臉）可是竹均，這不像話——

露：這個地方不像話的事情多得很。這一次，我要請你多瞧瞧，把你這付古板眼鏡打破了，多看看就像話了。

達：不，竹均，這總應該斟酌一下。

露：不要廢話，出去！（推他）福升，福升，福升！

〔福升上〕

達：在這樣的旅館裏，我一定睡不着的。

露：睡不着，我這裏有安眠藥，多吃兩片，你就怎麼也不嫌吵的慌了。你要麼？

達：你不要開玩笑，我告訴你，我不願看這個地方。

露：不，你得看看，我要你看看。（對福升）你領着他去看房子。（一面推達，一面說）趕快洗個澡，睡個好覺。起來，換一身乾淨衣服，我帶你出去玩玩。走，乖乖的，不要不聽話，聽見了沒有？ Good-night ——（遠遠一聲鷄鳴）你聽，真不早

了。快點睡去吧。

〔男人自然還是撇着嘴，倔強，但是經不得女人的手同眼睛，於是被她哄着，關着推下去。〕

〔她關上門。過度興奮使她無力地倚在門框上。同時疲乏彷彿也在襲擊着她，她是真有些倦意了。〕

一夜晚的烟酒和激動吸去了她大半的精力，她打一個呵欠，手背揉着青暈更深的眼睛。她走到桌前，燃着一支香烟。外面遙遙又一聲雞鳴。她回過頭，凝望窗外漫漫浩浩一片墨影漸漸透出深藍的顏色。如一隻鳥，她輕快地飛到窗前。她悄悄地在窗上的霜屑劃着痕路。丟下烟，她又笑又怕地想把臉猶似地僂在上面，「啊！」的一聲，她登時又縮回去。她不甘心，她偏把手平排地都放在霜上面。冷得那樣清爽！她快意地叫出來。她笑了。她索性擦掉窗上菓子大的一塊霜迹，睜着一隻眼由那縫窺出。但她想起來了，她爲什麼不開了窗子看天明？她正要擰轉窗上鐵鏈，忽然想着她應該關上燈，於是敏捷地跑到屋子那一端滅了亮。房屋頓時黑暗下來，只有窗子漫進一片寶藍的光彩。望見一個女人的黑影推開了窗戶。

〔外面在陰暗的天空裏，稀微的光明以無聲的足步躡着脚四處爬上來。窗外起初是烏漆一團黑，現在由深化淺。微暗天空上而很朦朧地映入對面一片樓頂稜稜角角的輪廓，上面彷彿晾着褲褂床單。〕

一類的東西，掩蔭出重重疊疊的黑影。她立在窗口，斜望出去，深深吸進一口涼氣，不自主地打一個寒戰。遠處傳來低沉的工廠的汽笛聲，哀悼似地長號着。

〔屋內光影曖昧，不見輪廓。這時由屋的左面食物櫃後悄悄爬出一個人形，倚着櫃子立起，顫抖着，一面蹣跚向門口走，預備乘機偷逃。白露這時覺得背後悉悉索索有人行走。她驚然回轉頭，看過去。那人彷彿釘在那裏，不能動轉。〕

露：（低聲，叫不出來）有賊。

那人：（先聽見氣進出的字音）別叫，別叫！

露：誰（慌張）不是誰？

那人：（縮做一團，喘氣和抖的聲音）小……姐！小……姐！

露：（胆子大了點）你是幹什麼的？

那人：我……我……（抽咽）

〔露趕緊跑到牆邊開燈，室內大放光明。在燈面前立着一個瘦弱胆怯的小女孩子，約莫有十五六

歲的樣子，兩根小辮垂在乳前，頭髮亂蓬蓬的，驚惶地睜着兩個大眼睛望着白露，兩行眼淚在睫毛下掛着。她穿一件滿染油漬，肥大絕倫的藍綢褂子，衣裾同袖管幾乎拖曳地面。下面的褲也碩大無比，褲管總在地上磨擦着。這一身衣服使她顯得異樣怯弱渺小，如一個嬰兒裹在巨人的袍褂裏。因為寒冷和恐懼，她抖得可憐，在她亮晶晶的雙眼裏流露出天真和哀求。她低下頭，一寸一寸地向後蹣跚，手裏提着褲子，提心吊膽，怕一不謹慎，跌在地上。

露：（望着這可笑又可憐的動物）哦，可憐，原來是這麼一個小東西。

小東西：（惶恐而忸怩的）是，是，小姐。（小東西一跛一跛地向後退，一不小心踏在自己的褲管上，幾乎跌倒。）

露：（忍不住笑——但是故意地繃起臉）啊，你怎麼會想到我這裏偷東西啊！（佯為怒態）小東西，你說！

小東西：（手弄着衣裾）我……我沒有偷東西。

露：（指着）那麼，你這衣服偷的是誰的？

小東西：（低頭估量自己的衣服）我，我偷的是我媽媽的。

露：誰是你媽媽？

小東西：（望白露一眼，歎歎地擦開眼前的頭髮）我媽媽！——我不知道我媽媽

是誰？

露：（笑了——依然忖度她）你這個糊塗孩子，你怎麼連你媽媽都不知道。你媽

媽住在什麼地方？

小東西：（指屋頂）在樓上。

露：在樓上。（她恍然明白了）哦，你在樓上，可憐，誰叫你跑出來的？

小東西：（聲音細得快聽不見）我，我自己。

露：爲什麼？

小東西：（胆怯）因爲……他們（低下頭去）

露：怎麼？

小東西：（愜然）他們前天晚上——（懼怕使她說不下去）

露：你說，這兒不要緊的。

小東西：他們前天晚上要我跟一個黑胖子睡在一起，我怕極了，我不肯，他們就

——（抽咽）

露：哦，他們打你了。

小東西：（點頭）嗯，拿皮鞭子抽。昨天晚上他們又把我帶到這兒來，那黑胖子又來了。我實在是怕他，我嚇得叫起來了，那黑胖子氣走了，他們……（抽咽）

露：（泫然）他們又打你了。

小東西：（搖頭，眼淚流下來）沒有，隔壁有人，他們怕人聽見，堵住我的嘴，掐我，拿

（哭起來）……拿……拿烟簽子扎我（忍住淚）您看，您看（伸出臂膊，白

露執着她的手，太虛弱了，小東西不自主地跪下去，但膝甫觸地，「啊」的一聲，

她立刻又起來。）

露：（抱住她）你怎麼啦？

小東西：（痛楚地）腿上扎的也是，小姐。

露：天！（不敢看她的臂膊）你這隻胳膊怎樣會這樣……（露用手帕揩去自己的眼淚。）

小東西：不要緊的，小姐，您不要哭。（蓋上自己的臂膊）他們怕我跑，不給我衣服，叫我睡在床上。

露：你跑出去的時候，他們幹什麼？

小東西：在隔壁抽烟打牌。我才偷偷地起來，把媽媽的衣服穿上。

露：你怎麼不一直跑出去？

小東西：（彷彿很懂事的）我上哪兒去？我不認識人，我沒有錢。

露：不過你的媽媽呢？

小東西：（傻氣地）在樓上。

露：不是我說你的親媽媽，生你的媽媽。

小東西：她？（眼眶含滿了淚）她早死了。

露：父親呢？

小東西：前個月死的。

露：哦！（她回過身去）——可是你怎麼跑到我這裏來？他們很容易找着你的。

小東西：（恐懼到了極點）不，不，不！（跪下）小姐，您修個好吧，千萬不要叫他們

找着我，那他們會打死我的。（拉着小姐的手）小姐，小姐，您修個好吧（叩頭）

露：你起來，（把她拉起來）我沒有說把你送回去，你先坐着，讓我們想個法子。

小東西：謝謝您，謝謝您，小姐。（她忽然跑到門前，把門關好）

露：你幹什麼？

小東西：我把門闔嚴，人好進不來。

露：哦——不要緊的。你先不要怕。（停）可是你方才不是想出去麼？

小東西：（點首）嗯。

露：你預備上哪兒去？

小東西：（低聲）我原先想回去。

露：（奇怪）回去，還回到他們那裏去？

小東西：（低頭）嗯。

露：爲什麼？

小東西：餓——我實在餓的很。我想也許他們還不知道我跑出來。我知道天亮以

後他們還得打我一頓，可是過一會他們會給我一頓稀飯吃的。旁的地方連這

點東西也不會給我。

露：你還沒有吃東西？

小東西：（天真的樣子）肚子再沒有東西，就會餓死的，他們不願意我死，我知道。

露：你多少時沒有吃東西？（她到食物櫃前。）

小東西：有一天多了。他們說是要等那黑胖子喜歡之後才許我吃呢。

露：好，你先吃一點餅乾。

小東西：（接過來）謝謝您，小姐。（她背過臉貪婪地吃。）

露：你慢慢吃，不要噎着。

小東西：（忽然）就這麼一點麼？

露：（憐憫地看看她）不要緊！你吃完了還有。——（哀矜地）餓逼得人會到這

步田地麼？

〔中門呀地開了。〕

小東西：（趕緊放下食物，在牆角躲起來。）啊，小姐。

露：誰？

〔福升上。〕

福：是我，福升。

小東西：小姐，（驚懼）他……他……

露：不要怕，小東西，他是侍候人的茶房。

福：小姐，大豐銀行的潘經理，昨天晚上來了三遍。

露：知道，知道。

福：他還沒有走。

露：沒有走？爲什麼不走？

福：這旅館旁邊不是要蓋一座大樓麼？潘經理這也許跟他那位秘書談這件事呢。

可是他說了，小姐回來就請他去。他要見您。

露：真奇怪，他們蓋房子就得了，偏要半夜到這個地方來談。

福：說的是呢。

露：那麼剛才你爲什麼不說？

福：剛才不是那位方先生還在——

露：哦，那你不要叫他來，你跟潘經理說，我要睡了。

福：怎麼，您爲什麼不見見他呢，您想，人家潘經理，大銀行開着——

露：（討厭這個人的囉嗦）你不要管，我不願意見他，我不願意見他，你聽見了沒有？

福：（卑屈的神色，譏笑着）可是，小姐，您千萬別上火。（由他袋裏摸出一大把賬

單來。）您聽着，您別着急！這是美豐金店六百五十四塊四，永昌綢緞公司三百五十五元五毛五，旅館二百二十九塊七毛六，洪生照像館一百一十七塊零七毛，久華昌鞋店九十一塊三，這一星期的汽車七十六元五——還有——

露：（忍不住）不要唸，不要唸，我不要聽啊。

福：可是，小姐，不是我不侍候您老人家，您叫我每天這樣搪賬，說好說歹，今天再沒有現錢，實在下不去了。

露：（嘆了一口氣）錢，錢，永遠是錢！（哀痛地）爲什麼你老是用這句話來吓唬

我呢！

福：我不敢，小姐，可是，這年頭不濟，市面緊，今天過了，就不知道明天還過不過——

露：我從來沒有跟旁人伸手要過錢，總是旁人看着過不去，自己把錢送來。

福：小姐身份固然要緊。可是——

露：好吧，我回頭就想法子吧，叫他們放心得了。

福：（正要出門）咦，小姐，那裏來的這麼個丫頭？

（小東西乞憐地望着露）

露：（走到小東西旁邊）你不用管。

福：（上下打量小東西）這孩子我好像認得。小姐，我勸您少管閒事。

露：怎麼？

福：外面有人找她。

露：誰？

福：樓上的一幫地痞們，穿黑衣服，歪戴着氈帽，儘是打手。

小東西：（嚇出聲音）啊，小姐，（走到福升前面，抓住他）啊，老爺，您得救救我？

（正要跪下。福升閃開。）

福：（對小東西）你別找我。

露：（向福）把門關上！鎖住。

福：可是，小姐——

露：鎖上門。

福：（鎖門）小姐，這藏不住，她媽媽跟她爸爸在這樓裏到處找她呢。

露：給他們一點錢，難道不成？

福：您又大方起來了。給他們錢？您有幾萬？

露：怎麼講？

福：您這時出錢，那他們不敲個夠。

露： 那我們就——

〔外面是步與說話聲。〕

福： 別做聲！外面有人。（聽一會）他們來了。

小東西： （失聲）啊，小姐！

露： （緊緊握着她的手）你要再叫，管不住自己，我就把你推出去。

小東西： （啞啞）不，小姐，不！

露： （低聲）不要說話，聽着。

外面男甲的聲音： （暴躁地）這個死丫頭，一點造化也沒有，放着福不享，偏要跑，

真他媽的是鄉下人，倒底不是人揍的。

外面女人的聲音： （尖銳的喉嚨）你看金八爺叫這孩子氣跑了。

外面男乙的聲音： （邊緩低啞的）什麼，金八看上了她？

外面女人的聲音： 你看這不是活財神來了。可是這沒有人心的孩子，偏跑了，你看

這怎麼交代這可怎麼交代——

外面男甲的聲音：（不耐煩地對着婦人咆哮）去你媽的一邊去吧。孩子跑了，你不早看着，還叨叨叨叨，到這時候說他媽的一大堆廢話。（女人不做聲）
喂，老三，你看，她不會跑出去吧？

外面男乙聲：（老三地痞裏面的智多星，遲緩而自負地）不會的，不會的，她要穿着大媽的衣服走的，一件單褂子，這麼冷的天，她上哪兒去？

外面女人的聲音：（想得男甲的歡心，故意插進嘴）可不是，她穿我的衣服跑的。那會跑哪兒去？可是二樓一樓，都說沒看見，老三，你想，她會——

外面男丙的聲音：（一個兇悍而沒有一點慮謀的人）大媽，這樓的茶房說剛才見過她，那她還會跑到哪兒去？

外面男甲粗暴的聲音：（首領的口氣）那麼一定就在這一層樓裏，下工夫找吧。
外面女人聲：（狺狺然）哼，反正跑不了，這個死丫頭。

外面數男人聲：

別着急！大媽！

一定找得着。

就在這兒，讓我們分着找。

〔屋內三人屏息諦聽，男女足步聲漸遠。〕

露：走了麼？

福：（啊出一口氣）走了，大概是到那邊去了。

露：（忽然打開門）那麼，讓我看。〔正要探出頭去，小東西拉着她的手，死命地

拉她回來。〕

小東西：（搖頭，哀求）小姐！小姐！

福：（推着她，關好門，搖頭，警告地）不要跟他們打交道。

露：（向小東西）不要怕，不要緊的。（向福）怎麼回事，難道——

福：別惹他們。這一幫人不好惹，好漢不吃眼前虧。

露：怎麼？

福：他們成羣結黨，手裏都有傢伙，都是吃賣命飯的。

露：咦，可是他們總不能不講理呀！把這孩子打成這樣，你看，（拿起小東西臂膊）拿煙杆子扎的，流了多少血。鬧急了，我就可以告他們。

福：（鄙夷地）告他們！告誰呀？他們都跟地面上的人有來往，怎麼告就是這官司打贏了，這點仇您可跟他們結的了？

露：那麼——難道我把這個孩子送給他們去？

小東西：（恐懼已極，啞聲）不，小姐。（眼淚暗暗流下來，她用大袖子來揩抹）

福：（搖頭）這個事難，我看您乖乖地把這孩子送回去。我聽說這孩子打了金八

爺一把掌，金八爺火了。您不知道。

露：金八爺誰是金八爺？

小東西：（抬起頭）就是那黑胖子。

福：（想不到白露會這樣孤陋寡聞）金八爺！金八爺！這個地方的大財神，又是錢，

又是勢，這一幫地痞都是他手下的，您難道沒聽見說過？

露：（慢慢倒吸一口氣，驚訝地）什麼，金八是他？他怎麼會跑到這旅館來？

福：家裏不開心，到這兒來玩玩，有了錢做什麼不成。

露：（低聲）金八，金八。（向小東西）你的命真苦，你怎麼碰上這麼個閻王——

小東西，你是打了他一把掌？

小東西：（慙慙地）你說那黑胖子——嗯，他拚命抱着我，我躲不開，我就把他打

了，（彷彿這回憶是很愉快的）狠狠地在他那肥臉上打了一巴掌！

露：（自語，嚴肅地）你把金八打了！

小東西：（看神氣不對，求饒）可是小姐，我以後再也不打他了，再也不了。

露：（自語）打的好！打的好！打的痛快！

福：（怯懼）小姐，這件事我可先說下，沒有我在內。您要大發慈悲，管這個孩子，這

可是您一個人的事，可沒有我。過一會，他們要問到我——

露：（愕然）好，你說你沒看見！

福：（望着小東西）沒看見！

露：（命令）我要你說沒看見。

福：（不安狀）可是——

露：出了事由我擔戴。

福：（正希望白露說出這句話）好好好，由您擔戴。（油嘴滑舌）上有電燈，下有地板，這可是您自己說的。

露：（點頭）嗯，自然，我說一句算一句。現在你把潘經理請進來吧。

福：可是您剛才不是不要他老人家來麼？

露：我叫你去，你就去，少說廢話。——

福：（一字比一字聲拖得長）是，——是，——是，——

〔福升不以爲然地走出去。〕

露：（向小東西）吃好了沒有？

小東西：才吃了兩塊。

露：怎麼？

小東西：我……我……沒有吃飽。

露：你儘量地吃吧。

小東西：不，我不吃了。

露：怎麼？

小東西：我怕，我實在是怕的慌，（忍不住哭出聲來）

露：（過來安慰她）不要哭！不要哭！

小東西：小姐，你不會送我到他們那兒去吧？

露：不，不會的。你別哭了，別哭了，你聽，外邊有人！

（小東西立刻止住哭聲。屏息凝視房門。）

〔潘經理進。潘經理——一塊龐然大物，頭髮已經斑白，行動很遲緩，然而見着白露，他的年紀，舉動態度就突然來得如他自己的兒子一般年青，而他的最小的少爺已經二十出頭了。他的禿頂油亮亮的，眼睛帶着，鼻子像個獅子狗；有兩撇鬍子，一張大嘴，金質的牙時常在呵呵大笑的時刻，誇耀地閃爍着。他穿一件古銅色的獺皮袍。上面套着是緞坎肩。那上面掛着金表鏈和翠墜兒。他彷彿將穿好衣服，領扣還未繫好，上一邊的領子還擱在裏面，一隻手拿着雪茄，皺着眉却又忍不住笑。那樣尷尬的神氣迎着

白露。

潘：白露，我知道你會找我來的！我等了你一夜晚，幸虧李石清來了，跟我談談銀行的事，不然真不知道怎麼過，我叫人看看你，沒回來；叫人看看你，沒回來。你看我請你吃飯，你不去；我請你跳舞，你不去；我請你——可是（非常得意）我知道你早晚會找我的。

露：（晚視）你這麼相信你的魔力麼？

潘：（自負地）可惜，你沒有瞧見我年青的時候——（忽然向福）你沒有事，在這兒幹什麼，出去！

福：是，潘經理。

〔福下〕

潘：（低聲）我知道你想我，（自作多情）是不是你想我。你說，你想我，是不是？

（呵呵大笑）

露：嗯！我想你——

潘：是的，我知道，（指點着）你良心好。

露：嗯，我想你跟我辦一件事。

潘：（故意皺起眉頭）又是辦事，又是辦事。——你見着我，沒有別的，你專門好管

這些閑事。

露：你怎麼知道的？

潘：福升全告訴我了。

露：你管不管？

潘：（走近小東西）原來是這麼個小東西。

小東西：是，老爺。

露：你看她多麼可憐——她——

潘：得了，我都知道，反正總是那麼一套。

露：（要挾地）月亭，你管不管？

潘：我管！我管！

露：小東西，你還不謝謝潘經理。

（小東西正要跪下。

潘：（攔住她）得了，得了，白露，你真會跟我找麻煩。

露：你聽！（外面人聲）他們好像就在門口。小東西你到（指右面）那屋去。

〔小東四進右屋。〕

門外男（甲）聲：是這個門口麼？

門外男（乙）聲：是！

露：（向潘）他們大概指着我的這個門。

潘：
嗯！

門外男（甲）聲：別含糊，你是看見她進了這個門？

門外男（乙）聲：
嗯。

門外男（甲）聲：沒有出來？

門外女人聲：你看你，走到門口又猶疑什麼？

門外男（丙）聲：不，弄清楚，別走錯了門。

〔男人說話混雜聲。〕

露：月亭，你不能等他們進來，你打開門出去，叫他們滾蛋。

潘：這幫人他們大概都認識我，叫他們走還容易。

露：好，月亭，謝謝你，謝謝你，你真是個好人。

潘：（傻笑）自從我認識你，你第一次說謝謝我。

露：（挪揄地）因為你第一次當好人。

潘：怎麼你又挖苦我！白露，你——

露：不要吵了，你打發他們走吧。

潘：好。（轉門鈕正要開門）

露：可是月亭，你當然知道這個小東西是金八看上的。

潘：金八什麼？（手拿回來）

露：她把金八得罪了。

潘：什麼，這是金八看上的人？

露：福升沒有告訴你？

潘：沒有，沒有，你看你，險點做個錯事。（逡巡退回）

露：怎麼，月亭，你改主意了。

潘：白露，你不知道，金八這個傢伙不大講面子，這個東西有點太霸道。

露：那麼，你不管了？

潘：不是，我不管，是我不能管，並且這麼一個鄉下孩子，你又何必——

露：月亭，你不要攔我，你不管就不管，不要攔我。

潘：你看，你看，

門外男（丙）聲：（粗暴地）敲門，她一定在這兒，一定在這兒。

門外男（甲）聲：怎麼？

門外男（丙）聲：你看，這不是大媽的手絹？那孩子不是穿着大媽衣服跑的麼？

門外女人聲：可不是，就是我的手絹。

門外男（甲）聲：那一定是這個門，她一定在這裏。開門，開門。

露：（揶揄）你不要怕啊（正要開門迎出）

潘：（拉住露的手）你別理他們。

門外人聲：開門，開門，我們找人。

露：月亭，你先進到那屋去，省得你爲難，我要開門。

潘：別，白露。

露：你進去。（指左邊）你進去，——我生氣了。

潘：好，我進去。

露：快快。

〔潘進左門，白露立刻大開中門。〕

露：（對門外）你們進來吧！你們找誰？

門外男甲：（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帽子的）你管我找誰呢？（氣汹汹地對着後邊

的黨羽）進來，你們都進來，搜搜吧。

露：（忽然聲色俱厲的）站住，都進來？誰叫你們都進來？你們吃些什麼長大的？

們要是橫不講理，這個碼頭橫不講理的祖宗在這兒呢！（笑）你們是搜私貨麼？我這兒搜煙土有煙土，搜手槍有手槍。（挺起胸）不含糊你們！（指左屋）我這間屋裏有五百兩煙土。（指右屋）那間屋裏有八十桿手槍，你們說，要什麼吧？這點東西總夠你們大家玩的。（門口的人一時嚇住了。向門口）進來呀！諸位（很客氣地）你們怎麼不進來呀？怎麼那麼大的人，怕什麼呀！

男：（丙）（懵懵地）進來就進來！這算個什麼？

男：（甲）混蛋：誰叫你進來的？滾出去！

男：（丙）（顛頭地）滾就滾，這又算什麼！

男：（甲）（笑）您別，別多心。您這生的是那一家子氣！我們沒有事也不會到這兒來打攪。我們跑丟了一個小孩子，一個剛混事由的。我們到這兒來也是看看，怕她藏在什麼地方，回頭吓着您。

露： 哦，（恍然）你們這一大幫人趕到我這兒來，是爲找一個小姑娘呀！

男： （非常關心）那麼您大概一定是看見她進來了。

露： 對不起，我沒有看見。

男： 可是在您門口我們找着她丟一個手絹。

露： 那她要丟，我有什麼法子？

男： 您不知道，剛才還有人看見她進到您門裏來。

露： 到我的屋子來，那我可說在頭里：她要偷了我的東西，你們可得賠。

男： 您別打哈哈。我們說不定都是一家子的人。您也幫個忙，我看得出來，您跟金八

爺一定也是——

露： 金八爺？你們也是八爺的朋友？

男： （笑）夠不上朋友，常跟他老人家辦點小事。

露： 那麼好極了，金八爺方才叫我告訴門口的人，叫你們滾開。

男：怎麼？金八爺跟您會說——

露：（索性做到底）八爺就在這兒。

男：（疑惑）在這兒！我們剛送八爺出旅館。

露：可是你們沒看見，他又進來了。

男：又進來了？（停頓，看出她的謊）那我們得見見，我們得把這件事告訴他。（回

向門口）你們說，對不對？

門口人聲：對對，我們得見見。

露：（鎮靜）不成！八爺說不願見人。

男：他不會不見我。我要見他，我要見。

露：不成，你不能見。

男：不能見，我也得見。（看見露向着右邊小東西藏的屋子走）八爺大概就在這

個屋子。

露：（忽然跑到左邊潘藏匿的房屋門口。故意用兩手抵着門框）好，你進到那屋

子去吧，只要你不進這屋子來。

男：哦——八奶奶又要跟我們打哈哈，是不是？（向露走來猶笑。兇惡地）躲開！

開！

露：你大概要做死！（回頭向左門）八爺，八爺，你先出來教訓教訓他們這幫混賬東西。

〔門開，潘月亭披着一個睡衣出。〕

潘：（低聲指着門內）白露，吵什麼，八爺睡覺了。（望着男甲）咳，黑三？是你，你這

是幹什麼？

男：哦（想不到）潘四爺，你老人家也在這兒。

潘：我剛跟八爺進來，到這兒來歇歇腿，抽口烟，你們在這兒是要造反，怎麼啦？

男：（聳嘴）怎麼，八爺是在這兒，（笑）——呃呃，是在這兒睡覺了？

潘：怎麼。你要進來談談麼？那麼，請進來坐坐吧！（大開門）我燒一口烟，叫金八起來陪陪你好麼？

男：（陪着笑）潘四爺跟我們開什麼心？

潘：不坐坐麼？門口那幾位不進來歇歇？不麼？

男：不，您看我們也是有公事——

潘：好極了。你們要有事，那就請你們跟我滾蛋，少在這裏廢話！

男：（服從地）是，潘四爺您別生這麼大的氣！我們得罪的地方，您可得多擔戴着

點。（忽然回頭向門口的人們）你們看什麼，你們這些混蛋還不滾！他媽的這

些死人！（又轉過笑臉）沒有法子！這一羣人回頭，潘四爺，八爺醒了之後，您可

千萬別說我們到這兒胡鬧來啦。小姐，您得多替我們美言兩句。剛才的事，您可

萬一字不提。方才我對您算開的玩笑，是我該死！（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該死！

該死！

露：好好，快滾吧。

男：（讒媚）您出氣了吧？好，我們走了。

〔男甲下。〕

露：（關上門）完了，（自語）我第一次做這麼一件痛快事。

潘：完了，我第一次做這麼一件荒唐事。

露：好啦，走啦，請金八爺歸位吧。

潘：哼！請神容易送神難。用這個招牌把他們趕走了倒容易，回頭見着金八，我們說不定就有亂子，出麻煩。

露：今天不管明天事。反正這事好玩的很。

潘：好玩？

露：我看什麼事都「好玩」，你說是不是？（呵欠）我真有點累了，（忽然瞥見地上的日影）喂！你看，你看！

潘：什麼？什麼？

露：太陽，太陽，——太陽都出來了。（跑到窗前）

潘：（乾澀地）太陽出來就出來得了，這有什麼喊頭。

露：（對着日光，外面隱隱有雀噪聲。）你看，滿天的雲彩，滿天的亮——喂，你聽，麻

雀！（窗外吱吱雀噪聲）春天來了。（滿心歡悅，手舞足蹈地）哦！我喜歡太陽，

我喜歡春天，我喜歡年青，我喜歡我自己。哦，我喜歡（長長吸一口冷氣）

潘：（不感覺興趣地）喜歡就喜歡得了，說什麼！（忽然地）白露，這屋子太冷了，

你要凍着，我跟你關上窗戶。

露：（執拗地）不，我不關！我不關！

潘：好好，好好，不關就不關吧。你這孩子，我真沒有辦法，我對我的親生女兒也沒有這

麼體貼過。

露：（同過頭來）這有什麼稀奇，我要是你的親生女兒，你還會這麼體貼我？你說

是不是？

潘：說得好，說得透澈。（懇求）可是你關上窗戶吧，我要看……着……（張嘴翕鼻，要打噴嚏的樣子）着……着……阿提（大聲一個噴嚏）你看，我已經着涼了。

露：（忽從窗戶回來）這個傻孩子，你怎麼早不說？

潘：（得意地）那麼你可以關上窗戶吧。

露：（搖頭）不，我跟你多加衣服。來，你先坐下，你披上我的大衣，圍上我的圍巾，脚上蓋着皮袍子，你再拿着我這個熱水袋，你看，這不好了麼？（弄得老頭奇形怪狀地堆在沙發上）我真喜歡你，你真像我的父親，哦，我可憐的老爸爸！你儘在我這兒受委屈了。

潘：（推開她）白露，（要立起來）我不要再叫我老爸爸。

露：（推他跌在沙發裏）我喜歡叫你是我的老爸爸，我要叫你是我的老爸爸。

潘：（抗議地）我不老，你爲什麼叫我老爸爸。

露：（一面笑，一面把頭貓似地偎過來擦過去）我要叫，我偏要叫，老爸爸！老爸爸！

潘：（反而高興起來）你要叫，就隨你叫吧，也好，叫吧！叫得好，叫得好。（眉開眼笑地）

露：（忽然）月亭，你好好地坐着。（把他身上一堆衣服攏好，又塞一塞）你這樣就像我的小 baby，我跟你唱個搖籃歌吧。

潘：（莫明其妙）搖籃歌？（摸着自己的斑白鬍子）不，不好。

露：那我跟你唸一段小說聽，你聽着。（拿起一本很精緻的書）

潘：（讀着白露手裏的書的名字）日出，不好，不好，這個名字第一個就不好。

露：（撒嬌）不好你也得聽。

潘：我不聽，我不愛聽。

露：（又執拗起來）我要你聽，我偏要你聽！

潘：（望着白露，滿肚子委曲，嘆一口氣）唉，你唸吧！我聽，我聽。

露：（翻閱書本，唸）『……太陽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

潘：（欠伸）不通，不通，沒有一點道理。

露：（不理他，唸下去）『……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潘：（深深一個呵欠）也不通，不過後頭這一句話還有點意思。

露：（不耐煩地關上書）你真討厭。你再這樣多嘴，我就拿書……（正要舉書打

下去。）

〔右邊臥室內有個小巴兒狗汪汪着，夾雜着小東西驚號的聲音。〕

潘：你聽，這是什麼？（露立起。）

〔忽然小東西由臥室拖着褲，提着鞋跑出來，巴兒狗彷彿就在她身後追趕。她驚慌地關上門，巴兒

狗在門縫兒裏吠着。〕

小東西：（喘着氣，非常狼狽的樣子，幾乎跌倒。）小姐……小姐！

露： 怎麼？

小東西： 他……他在後面跟着我。他……他醒了。

露： （失色）什麼誰誰？

小東西： （驚喘）您的巴兒狗，您的巴兒狗醒了。（回頭望）他咬我，他不叫我在屋裏呆着。

露： （定下心）你這孩子！我真怕他們從臥室進來啦！

潘： 你看多麻煩！

〔外面有敲門的聲音。〕

小東西： 小姐，有人敲門。

潘： 別是他們又回來了？

露： （走近門）誰？

〔方達生推門進。〕

方：（穿着睡衣，拖着鞋。）是我，竹均。

露：（驚愕）你怎麼不睡，又回來了！

方：這個地方太吵，睡不着。方才福升告訴我，說你剛認一個乾女兒。

露：乾女兒？

方：嗯。

露：（明白了）哦，（指小東西）在這兒！你看，好麼？這就是我的乾女兒。

方：（有興味地）原來是這麼一個小東西。

潘：（從衣服堆裏立起來，紅紅綠綠的圍巾，大氅披滿一身。）喂，喂，白露，你們不要

談得這麼高興，這位先生是誰呀？

露：（故做驚惶狀）你不知道？讓我介紹介紹，這是我的表哥。

潘：（驚訝）表哥？

方：（這才發現還有一個男人在屋子裏）怎麼，竹均，這一會兒這屋子怎麼又——

露：（一本正經地）咦，你不認識，這是我的爸爸。

潘：（愉快地）爸爸！

方：（驚愕地）爸爸？

潘：（對露，玩笑地）哦，是一家人！（忽然，指着窗戶）可是快關……關……（張口翕鼻，手指指點點地）……關……啊提！（噴嚏）你看這一次我真遭涼了。

〔三人對視小東西，傻傻地立在那裏。〕

幕急落

第二卷

景同第一幕，還是××旅帝那間華麗的休息室。

天快黑了，由窗戶望出，外面反映着一片夕陽；屋內暗淡，幾乎需要燃起燈才看得清楚。窗外很整齊地傳進來小工們打地基的樁歌，由近漸遠，攪雜着漸移漸遠多少人的步伐和沉重的石塊落地的悶塞聲音。這些工人們在此處一共唱着兩種打樁的歌：（他們的專門名詞是「叫號」，一是「小海號」，一是「軸號」。現在他們正沉重地呼着「小海號」，一個高亢興奮的聲音領唱，二三十人以低重而悲哀的腔調接和着。中間夾雜，當着唱聲停頓時候，兩三排「木夯」（木夯也是一種砸地的工具，木做的，兩個人握着柄，一步一步移向前砸。一排多半是四個夯，八個人。）哼哼，嗵嗵，砸地的工作聲。這種聲音幾乎一直在這一幕從頭到尾，如一羣含着憤怒的冤魂，抑鬱暗塞地哼着，充滿了警戒和恐嚇。他們用一種原始的語言來唱出他們的憂鬱，痛苦，悲哀和奮鬥中的嚴肅，所以在下面這段夯歌——「小海號」——裏找不着一個字，因為用字來表達他們的想法和情感是笨拙而不可能的事。他們每句結尾的音梢帶着北方的粗悍。而他們是這樣唱的：

小海號

注音符號及
國語新文字符號

第一樂句：第一拍至第二拍，由第一樂句起，第二拍亦由第一樂句起。

第二樂句：第一拍至第二拍，由第一樂句起，第二拍亦由第一樂句起。

第三樂句：第一拍至第二拍，由第一樂句起，第二拍亦由第一樂句起。

第四樂句：第一拍至第二拍，由第一樂句起，第二拍亦由第一樂句起。

上列譜中每小節第一拍第一拍亦由第一樂句起 第二拍亦由第一樂句起

唱了一半，停頓時又聽見砸木秀的小工們哼哈哼哈地走過去。直到一點也聽不見的時候又走回來。這時福升一個人在房裏收拾桌上的烟具，非常不耐煩的樣子，頻頻向外望出，一面流着眼淚打着呵欠。但是外面的木秀聲益發有力地工作着，Heng-Heng-Hei. Heng-Hei 一排一排的木秀落在濕鬆的土壤上發出嚴肅而沉悶的聲音，彷彿是一隊木偶兵機械似地邁着不可思議的整齊的步伐。

福：（捺不住了，忽然對着窗口，一連吐了三口唾沫。）吓吓吓！Hei-Hei！總他媽的 Hei-Hei！這樓要是蓋好，還不把人吵死。（窗外又聽是遠遠舉着「石礮」打地基的工人們很沉重地唱着「小海號」他伸長耳朵對着窗外厭惡地聽一會。）聽聽沒完了！就靠白天睡會覺，這幫死不了的唱起來沒完啦！眼看着就要煞黑，還是幹了唱，唱了幹，真他媽的不嫌麻煩，天生吃窩窩頭就鹹菜的腦袋，哼，我有兒子，餓死也不幹這個吓！（又吐一口唾沫。然而「叫號」的小工們越唱越響了，並且也改了調門，這次他們高亢而興奮地唱和着「軸號」，用樂譜下一行的詞，即「老陽西落，砸的好心焦，不賣點命，誰也不饒。」）

車 號

注音符號及
國語羅馬字拼音

願 捧

： 似 ； 似 ；
九 九 ； 三 三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No. 9 9 No. 3 3

好 好 去 吧
好 好 去 吧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No. 9 9 No. 3 3 No. 9 9 No. 3 3

東 飛 了 呀 呀 又 飛 來 了
東 飛 了 呀 呀 又 飛 來 了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No. 9 9 No. 3 3 No. 9 9 No. 3 3

東 飛 了 呀 呀 又 飛 來 了
東 飛 了 呀 呀 又 飛 來 了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No. 9 9 No. 3 3 No. 9 9 No. 3 3

日 出 芒 芒 東 來 似 又
芒 芒 芒 芒 芒 芒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No. 9 9 No. 3 3 No. 9 9 No. 3 3

滿 天 叫 叫 似 似 吧 吧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No. 9 9 No. 3 3 No. 9 9 No. 3 3

休 一 要 一 得 吃 丫 飯 丫
休 一 不 費 一 點 命。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No. 9 9 No. 3 3 No. 9 9 No. 3 3

可 一 得 做 一 上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No. 9 9 No. 3 3 No. 9 9 No. 3 3

上列譜中每小節打二拍 每拍表示一輕一重

福：（聽了一半，他忽然坐下，把兩隻耳朵裏塞好了的紙團取出來，挖挖耳朵，挑戰地坐下來。）來吧！唱吧！你 hei-hei 吧！你放開嗓子唱吧！我跟你算泡上啦，我聽，你唱，他媽看誰耗過誰！（爽性閉着眼，靜聽起來。）看誰耗過誰！（當然外邊的人們越唱越有勁。）

〔方達生進。唱聲又漸遠。〕

福：（覺得背後有人，立起，回過頭。）哦，方先生，您早起來了？

達：（不明白他問的意思）自然——天快黑了。

福：（難得有一個人在面前讓他發發牢騷）不起？人怎麼睡得着！就憑這幫混帳，欠挨刀的小工子們——

達：（指窗外，叫他不要說話）噓，你聽！

福：（誤會了意思）不要緊，我才不怕他們呢，夜晚熬一宿，我就靠白天睡會覺，他們嚷嚷，嚷嚷，吵了一整天，這幫餓不死的東西——

達：（又指指窗外，非常感覺興趣，低聲）你聽，聽他們唱，不要說話。

福：（嘿然）哦，您叫我聽他們唱啊！

達：（不客氣地）對了。

〔外面正唱着。〕老陽西落……聽得好心焦……不賣點命……誰也不饒。唱完最後一句，不知爲什麼窗外哄然一陣笑聲，但立刻又聽見那木偶似地步伐，heng-heng-hei地遠去。

達：（扶窗，高興地往下望）唱得真好聽！

福：（莫名其妙）好聽？

達：（嘆一口氣，但是愉快地）他們真快活！你看他們滿臉的汗，唱的那麼高興！

福：（訕笑）天生的那份窮骨頭嚟。要不，一輩子就會跟人打奔，賣苦力蓋起洋樓

給人家住嚟？

達：這樓是誰蓋的？

福：誰蓋的，反正有錢的人蓋的吧。大豐銀行蓋的，潘四爺蓋的，大概連（指左邊屋

內)在屋裏的顧八奶奶也有份(無聊地)有錢末你看(隨手一指)就蓋大洋樓。(阿Q式地感慨繫之)越有錢的越有錢嚟!

達：顧八奶奶你說的是不是滿臉擦着胭脂粉的老東西?

福：對了，就是她!老來俏，人老心不老，人家有錢，您看，哪個不說她年青，好看不說旁的，連潘四爺還恭維着她呢。您看剛才潘四爺不是陪着小姐，顧八奶奶一同到屋裏(指左邊)打麻將去啦麼?顧八奶奶鬧着得呢!

達：怎麼我出去一會子啦，(厭惡)這幫人現在還在這屋子裏打牌，沒有走上哪兒去?天快黑了，客來多了，更不走了。

達：(來回走了兩遭)這地方真是悶氣得使人討厭，連屋子也這麼黑，

福：哼，這屋子除了早上見點日頭，整天見不着陽光，怎麼不黑?

達：(點頭)沒有太陽，對了，這塊地方太陽是不常照着的。

福：反正就是那麼一會子事，有老陽兒又怎麼樣，白天還是照樣得睡覺，到晚上才

活動起來。白天死睡，晚上才鬩鬩地跑，我們是小鬼，我們用不着太陽。

達：對了，太陽不是我們的，（沉吟）那麼，太陽是誰的呢？

福：（不懂）誰的？（傻笑）管它是誰的呢？

達：（替他接下）反正是這麼一回子事，是不是？

福：對了，就那麼一會子事，哈哈。

〔敲門聲。〕

達：有人敲門。

福：誰？（敲門聲，福正要開門。）

達：你等等，我不大願意見這些人，我先到那屋去。

〔進右邊睡房，福開中門。黃省三進。他很畏縮地走進，帶着慚愧和惶恐的神氣。慘白的臉沒有一絲

血色，嘴唇凍得發紫。他只穿了一件鷄黃色舊棉袍，上面染滿油污，底下只是一條黑夾褲，綁着腿帶，手裏

拿着一團絨線黑圍巾，一對乞憐的眼睛不安地四面張望着。人瘦如柴，額上的青筋像兩條小蛇似地隱

隱地跳動着，是一個非常神經質而胆小的人。他笑得那樣淒慘，有時令人疑惑究竟他是在笑還是在哭。他每說一句話前總要鼓起很多的氣力，才敢說出來，說完了，就不自主地嗽咳兩聲，但聲音很低。他這樣謙卑，不自信，他甚至於疑心自己的聲音都是爲人所不耐的。其實，他的年紀不算大，然而這些年的憂慮，勞碌，失眠，和營養缺乏使他衰弱有如一個老人。縱使還留着一些中年的模樣，但我們會驚訝一個將近四十的人，他的背怎麼會拱成一道橋，受點刺激，手便如風裏的枯葉不停地顫抖起來，而鬢角堆起那樣多白髮了。

〔他怯畏地立在房門口，四面望着。〕

福： 是你呀，你又來了！（見黃並不認識他，忽然板起臉來）你是幹什麼的？

黃省三： （不自信的樣子，顫聲）對不起！（很謙虛地笑出聲來）對……對不起！

（吃力地鞠着躬）我……我大概是走錯門了。（咳嗽，他轉過身要出去）

福： （一把拉住他）回來！回來！你上哪兒去？

黃： （「黃省三」簡稱）（被福強迫回來，紅了臉，額上青筋暴起來，自解地）先

生，我是走錯門了，您看，我，我不是……

福：你走錯了門，你也得回來。好，這門是你隨便走錯的麼？

黃：可是，可是，先生我已經走錯了，並且我，我已經道歉了。

福：你不知道，旅館裏面什麼樣的人都有。你爲什麼不敲門，一直就闖進來啦？

黃：（神經質地笑着）我，我敲了門了，先生……

福：（強詞奪理地）我怎麼沒有聽見哪？

黃：（實在爲難）先生，你要不聽見，你叫我怎麼辦？（可憐地）要不，我跟你再敲

幾下子門。

福：你混人！你究竟找誰？

黃：（不安地揉弄着黑圍巾）我，我找李先生。

福：（欺凌地）姓李的多的很，誰是李先生？

黃：不，（忙自解釋）不，我找的是五十二號。

福：這房子就是五十二號。

黃：（禁不住露出喜色）那，那我還是對了。（又向着福，有禮貌地）我找李石清

李先生。

福：沒有來。

黃：（猶疑半天，才掙出這一句話）要是潘經理有功夫的話，我倒想見見潘經理。

先生，請你說一聲。

福：（估量他）潘經理，倒是有一位，可是（酸溜溜地）你你想見潘經理（大笑）

黃：（無可奈何地）我，是大豐銀行的書記。

福：（冷淡地）書記？你祖宗也是白搭。潘四爺在這兒是串門，玩來的，向來是不見

客。

黃：可是（乞憐地）先生，您千萬去請他老人家一趟好吧？

福：不在這兒！（不耐煩）告訴你潘四爺不在這兒呢！去，去！別討厭，不知哪家哪

院的，開了門就找人，誰知道你是幹什麼的？

黃：（一再解白）先生，我，我是大豐銀行的書記，我姓黃——

福：（忽然對黃，指自己）你認識我不認識我？

黃：（看了半天）不敢說認識。

福：那，你就跟我「開路」！（推他）請走！

黃：可是先生，我姓黃……

福：（打開門，向外推黃）去去去！跟我添麻煩。你要再來，我就——

黃：（一面被他推着，一面回頭）先生，我姓黃，我叫黃省三，我從前是大豐銀行的——

福：（得意地）我知道，你從前是書記，你姓黃，你叫黃省三，你找李先生，潘經理，大豐銀行的人你都找。你到處裝孫子，要找事。你當我不知道，不認識你？

黃：（氣得手發抖）先生，你認識我，（陪着笑容）那就更好了。

福：（愉快地罵着他）我在這兒旅館看見你三次，你都不認識我，就憑你這點王

八記性，你還找事呢！（拉着黃，不由分說，用力向外一推，）去你個蛋吧！

黃：（跟踉摔在門框，幾乎癱在那兒，乾咳）你爲什麼罵人？我，我知道我窮，可是你不能罵我是王八，我不是王八，我跟你講，我不是你，你爲什麼——

福：（惡意的玩笑）那你問你家裏去，我哪兒知道？（拍着他的肩，猶笑）好好，你不是王八，你兒子是王八的蛋，好吧？

黃：（突然好像瘋狂起來，他立起來，彷彿要以全身的重量壓死面前這個禽獸，舉起手）你這個，你這個東西，我要……

福：（活脫脫一個流氓，豎起眉毛，挺起胸脯，抓着黃胸前的衣服，低沉而威嚇的聲音）你要敢罵我一句，敢動一下子手，我就打死你！

〔半响〕

黃：（瘋人似的眼睛，懼怕而憤怒地盯着他，他的頸子被衣服勒住擠成一道一道

的青筋，手不自主地顫抖着。半天——低聲，無力地）讓——我——走！讓——我——走！

〔福升放開手，黃垂頭走出門。外面的打夯聲又「哼哼」「哼哼」抑鬱暗塞地哼着，充滿了憤怒和不平。〕

〔福升施施地正向左而走，不知由那裏傳來一陣急道的鈴聲，他回過頭，走到沙發旁，由靠近一隻小桌几裏取出電話機，擎着耳機，先是暴躁地問答着。〕

福：

喂，你哪兒？你哪兒？你管我哪兒？我問你哪兒？你要哪兒？你管我哪兒？你哪兒？你說你哪兒！我不是哪兒！怎麼，你出口傷人！你怎麼罵人混蛋？

啊，你罵我王八蛋，你才什麼？你姓金啊？哪，您老人家

是金八爺！是是是。我就是五十二號。您別着急，我實在

看不見，我不知道是您老人家。（陪着笑）您儘管罵吧！（當然耳機裏面沒有客氣，福升聽一句點一次頭，彷彿很光榮地聽着對面刺耳的詬罵）是……

是……您罵的對！你罵的對！

〔潘月亭由左邊門進。〕

潘：

（向福升）誰誰來電話？是李石清先生麼？

福：

（狠狠地拿着耳機，不知應付那一面好，一面媚笑對着耳機）……是，我不敢。

……是，下次我再不敢。……是（一面搖頭擺手，指着不是李石清來的電話，

分明越罵越不成話了，他有些皺眉，但是——）唏……唏……我就是福升！我

就是那王八蛋的福升，……您千萬別生氣，別氣病您老人家。……（似乎對面

氣消了些。）是我混蛋，……是……是您找潘經理（望着潘）您等一下，他老

人家來了。（向潘）您的電話。（把耳機遞過去，但裏面又補上一句，他急忙又

拿起來。）是，您罵的一點也不錯，……是，是，是，我是王八蛋。不是人揍的。（嘆一

口氣，再把耳機遞給潘經理。）

潘：

（手按着耳機上的喇叭口，低聲）你這個糊塗蛋是誰打來的？

福：（氣得忘了是誰在罵他。）誰誰？……哦，是金八，金八爺。

潘：（向福）李石清，李先生還沒有來麼？

福：沒有來。李先生沒有來。

潘：那麼，你進去問問李太太他先生說什麼時候到這兒來？

福：是。（福下。）

潘：（咳嗽兩聲）是金八爺麼？……我是月亭。……是……是，你的存款不會有錯

的。你先維持三天，三天之後，你來提，我一定撥過去。……是……是……現在

大豐銀行營業還不錯，我做的公債鹽稅，裁兵，都賺了點，你放心，三天，你在大豐

存的款項一定完全歸清。……什麼？……笑話！……沒有的事，銀行並沒有人大

宗提款！……誰說的？……呃，呃，這都是謠言，不要信他們，你看，八爺，銀行現在不

是在旅館旁邊又蓋大豐大樓麼？……爲什麼蓋？……自然，也是繁榮市面，叫錢

多活動活動的意思。你放心，現在銀行的準備是鞏固的。……三天，看多少年的

交情，你只維持三天，一切還清……對了（笑）八爺……公債有什麼特別的
息消麼？……哦，是……也這麼聽說，看漲，看漲……你沒有買點麼？……是，
是……

福：（由左門進）李太太說李先生就來。（回頭看）顧八奶奶，四爺在這兒。

〔顧八奶奶進——一個俗不可耐的肥胖女人。穿一件花旗袍鑲着燦爛的金邊，顏色鮮豔奪目，緊
緊地箍在她的身上。走起路來，小鯨魚似地；肥碩的臀峯，一起一伏，惹得人眼花撩亂，叫人想起有這一層
衣服所包裹的除了肉和粗惡以外，不知還有些什麼。她臉上的皺紋很多，但是她將脂粉砌成一道牆，把
這些許多深深的紋路遮藏着。她總是興高采烈地笑。笑有種種好處，一則顯得年青些，二則自己以為笑
的時候彷彿很美，三則那耀眼的金牙只有在笑的當兒才完全地顯露出來。於是嘴，眼睛，鼻子擠在一起，
笑笑，以致於笑得令人想哭，想嘔吐，想去自殺。她的眉毛是一條綫，耳垂釘鑰地懸着珠光寶氣的鑽石耳
環，說起話來總是指手畫腳，搖頭擺尾，於是小棒錘似的指頭上的寶石以及耳環，光彩四射，惹得人心發
慌。由上量到下，她着實是心廣體胖，結實得像一條小牛，却不知為什麼，她的病很多，動不動便暈的，吐的，

痛的，鬧個不休。但有時也彷彿「慙慙可掬」，自己以為不減舊日的風韻，那種活潑，「嬌小可喜」之態，委實令人佩服胡四，她的新「面首」的耐性——有時甚至於胡四，也要厭惡地掉轉頭去，在牆角裏裝瘋弄傻。然而顧八奶奶是超然的，她永遠分不清白人家對她的訕笑，她活着，她永遠那麼快樂地，那麼年青地活着，因為前年據她自己說她才三十，而今年忽然地二十八了，——然而她還有一個大學畢業的女兒，胡四高興起來，也很捧場，總說她還看不到有那樣大的年紀，於是，她在男人面前益發地「天真」起來。

〔門內有一陣說笑聲，顧八奶奶推開左面的門，廊簾聲和吵鬧的聲音更響，她彷彿由裏面逃出來，步伐極力地放做輕盈，笑着，喘着。

顧八奶奶：（對着裏面）不可累死我了，我說什麼也不打了。（回過頭，似乎才看見潘月亭，妖媚地）四爺呀！怎麼你一個人在這兒？

潘：（鞠躬）顧八奶奶。（指着電話，表示就說完的意思。福升由中門下。）

顧：（「顧八奶奶」簡稱。）（點點頭，又轉向門內）不，不，王科長，我累了，不，白露，我

心裏真不好受，再打，我的老病就要犯了。（又回轉身，一陣風似地來到潘的面
前，向門內。）你們讓我歇歇，我心痛。

潘：……好，好，再見吧，再見。（放下電話）顧八奶奶，……

顧：（滔滔地）四爺，你呀，真不是個規矩人，放着牌不打，烟不抽，一個人在這裏打
電話！（低聲，故意地大驚小怪，做出極端關心的機密的樣子指着左邊。）你小
心點，白露就在那邊陪朋友打牌呢。（點點潘的頭）你呀，又偷偷地找誰啦？你
好好地告訴我，這個女人是誰？她爲什麼找到這裏跟你打電話？你們男人什麼
都好，又能賺錢，又能花錢的，可是就是一樣，不懂得愛情，愛情的偉大，偉大的愛
情，——

潘：顧八奶奶是天下最多情的女人！

顧：（很自負地）所以我頂悲觀，頂痛苦，頂熱烈，頂沒有法子辦。

潘：咳，你怎麼打着打着不打啦？打牌就有法子辦了。

顧：（提醒了她）哎呀，對不起，四爺，你跟我倒一杯水。我得吃藥。（坐下，由手提包取藥。）

潘：（倒着水）你怎麼啦？你要別的藥不要？

顧：你先別問我，快快，給我水，等我喝完藥再說。（摸着心，自己捶自己。）

潘：（遞給她水）怎麼樣？白露這兒什麼樣的藥都有。

顧：（喝下去藥）好一點！

潘：（站在她旁邊）要不，你吃一點白露的安眠藥，你睡睡覺好不好？

顧：（像煞有介事）不用不着，我心痛！我剛才不打牌，就因為我忽然想起胡四這個沒良心的東西，我的心又痛起來。你不信，你摸摸我的心！

潘：（怕動她）我信，我信。

顧：（堅執）你摸摸呢！

潘：（不得已地把手伸出去）是，是。（應卯的樣子）還好，還好。

顧：（不高興的神氣？）還好我都快死了我的心都要跳出來了我找過多少醫生，都說我沒有病，我就不相信！我化二百塊錢叫法國的杜大夫檢查一下，他立刻說我有心臟病，我才覺我的心常痛，我有心病，你不相信，你再摸摸我的心，你聽，牠跳得撲騰撲騰的。（拉着潘的手）

潘：（只好把頭也伸過去聽。）是，是，是（幾乎倒在顧八奶奶的懷裏，頻頻點頭）是撲騰撲騰的。

〔陳白露由左門進，興致勃勃的。〕

露：（不意地見着他們，不知說什麼好。）咳！月亭，你也在這兒？

〔潘立起來，走到桌前點烟捲。〕

顧：（搭訕着）你看四爺跟我治病呢。

露：治的是你的心病麼？（回過頭向着敞開的門，門內依然是說話聲與麻將聲。）劉先生，三番讓你和吧。李太太，我少陪了。要什麼東西，儘管跟他們要，千萬不要

客氣，我得陪陪我的新朋友了。

潘： 新朋友！

顧： 哪兒來的新朋友？

露： 我以為達生在這兒？

潘： 你說你那位姓方的表哥？

露： 嗯，剛才我還看見他在這兒。

顧： 白露，不就是那位一見人先直皺眉頭的那位先生麼？決不要再請他來！我怕他。

（向窗走。）

露： 他就住在這兒。

顧： 就在這兒？

露： 嗯，——達生！達生！

〔方達生由右門進。〕

達：（立門口）哦，你！你叫我幹什麼？

露：你在幹什麼？你出來跟大家玩玩好不好？

達：我正跟小東西，你的乾女兒談話呢。（很愉快地）這個小孩很有點意思。

露：你到這裏來跟我們談談好吧。（走近達）你來一起玩玩，不要這樣不近人情。

達：（故意地向潘和顧左右打量，彷彿與自己說話。）哦，這兒有你的爸爸，（停，又看看顧）彷彿還有你的媽媽！（忽然對露）不，不，還是讓我跟你的乾女兒談談吧。

〔達回轉身，把門關上。〕

露：這個人簡直是沒有一點辦法。

潘：顧太太，你看胡四這兩天又不到銀行辦事來了。

顧：我說過他，他就生氣。四爺，您千萬別放在心上，他他呀——

潘：好，我們不要提他吧。（與顧共立在窗前）你看，大豐大樓已經動了工，砸地基

之後，眼看着就可以蓋起來。地勢好，房子只要租出去，最低總可以打一分五的利息。市面要略微好一點，兩分多三分利也說不定。

顧：白露，你聽，四爺想得多有道理，四爺，你怎麼說來着？市面一不怎麼樣，經濟一怎麼樣，就應該怎麼樣？

潘：我說市面一恐慌，經濟一不鞏固，就應該買房產。

顧：對呀，白露，你看，我現在要不出錢蓋大樓，我的市面不就不鞏固了麼？所以，四爺，你這次想法子蓋大豐大樓是一點也不錯的。有二分利，每月有三兩千塊錢進款，爲着貼補點零用就差不多了。

〔福升上。〕

福：四爺報館的張先生來了。

露：他忽然來找你幹什麼？

潘：我約他來的，我想問問這兩天的消息。

福：就請進來吧？

潘：不，你請他到三十四號，先不要請他到這兒來。

福：小姐，董太太來了，劉小姐也來了。

露：都請到那邊去。她們是打牌來的，說我一會兒就過來。

福：是。

〔福下。〕

潘：顧八奶奶好，就這麼說定了，在銀行那筆款子我就替你調派了。

顧：我完全放心，交給你是不會有錯的。

潘：好，回來談。

露：月亭，你回來，你記得我說的事？

潘：什麼？

露：那個小東西，我要把她當我的乾女兒看。請你跟金八說說，給我們一點面子。

潘：好好，我想是可以的。

露：謝謝你。

潘：不用謝謝，少叫我幾聲「爸爸」，我就很滿意了。（潘月亭由中門下。）

顧：（望着潘月亭施施走出，回過頭。又滔滔地。）白露，我真佩服你！我真不知道怎

麼誇你好。你真是個傑作！又香豔，又美麗，又浪漫，又肉感。一個人在這麼個地方，到處都是朋友。就說潘四爺吧，他誰都不贊成，他說他就贊成你，潘四爺是個頂能幹的好人，用個文明的詞，那簡直是空前絕後的頭等出品：地產，股票，公債，那樣不數他第一？我的錢就交他調派。可是你看，你一眼就看中了他，抓着他，你說個「是」，他不敢說「不」字，所以我說你是中國頂有希望的女人。

露：（燃烟）我並沒有抓潘四，是他自己願意來，我有什麼法子？

顧：（想逢迎她）反正是一句話：「王八看綠豆……」哦，不，這點意思不大對，

——（而又很驕傲地極力掩飾）你不知道這半年我很交些新派朋友，有時

新名詞肚子放得多一點，常常不知道先說哪一句話好……我剛才呀是說，你們一個彷彿是薛發黎，一個就是麥唐納，真是半斤八兩，沒有比你們再合適的。

露：（故意地）你現在真是一天比一天會說話，我一見你就不知話該打哪頭兒說，因為好聽的話都叫你說盡了。

顧：（飄飄然）真的嗎？（不自主地把腿翹起來，一蕩一蕩的。）

露：可不是。

顧：是，我自己也這麼覺得。自從我的丈夫死了之後，我的話匣子就像打開了一樣，忽然地我就聰明起來，什麼話都能講了。（自負而又自憐地）可是會說話又有什麼用，反正也管不住男人的心。現在，白露，我才知道，男人是真沒有良心。你待他怎麼好也是枉然的。

露：（很幽默地望着她）怎麼，胡四又跟你怎麼樣了？

顧：（多情地嘆一口長氣）誰知他怎麼樣了！這兩天就一直看不見他的影子。我

叫他來，打電話，寄信，我親自去找他，他都是不在家。你說這個人，我爲他用了這麼多的錢，我待他的情份也不算薄，你看，他一不高興，就幾天不管我。

露：那你當然不必再管他，這不是省你許多事。

顧：可是……可是這也不能這麼說。我覺得一個女人儘管維新，這「三從四德」的意思也應該講究着點。所以胡四儘管待我不好，我對他總得有相當的情份。

露：恭禧，恭禧八姐。

顧：（愕然）怎麼？

露：恭禧你一天比一天地活得有道理，現在你跟胡四居然要講起「三從四德」了！

顧：（翻着眼）咦，你當我是那不三不四，不規矩的壞女人？

露：可是，我的顧八奶奶，談「三從四德」你總得再坐一次花轎，跟胡四龍呀鳳呀地規規矩矩地再配配才成呀！

願 (不大明白) 你是說我跟胡四結婚 (大搖頭) 啊呀快別提結婚吧結婚以前他待我都這樣結婚以後那我不是破鞋更提不上了麼現在這文明結婚壓根兒就沒有什麼用他要變心他就會找律師不要我不像以前我嫁我那死了的老東西的時候說什麼我也是他的太太花轎娶來的太太他就得乖乖地高高在上養着我供着我你說離婚不要自己花轎娶來的老婆那是白天做大夢哼美得你可是現在…… (感慨系之) 咳……白露你是個聰明人你想想結婚有什麼意思有什麼意思?

露: (嘆一口氣) 結婚不結婚都沒有什麼意思。(思慮地) 不過我常常是這麼想好好地吧一個情人逼成了自己的丈夫總覺得怪可惜似的。

願: (固然不大懂白露的話但猜得出大概是那樣的意思於是——) 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啊! 你想吃吃飯跳跳舞兩個人只要不結婚總是親親熱熱的一結了婚—— (彷彿看見了胡四做沒有良心的丈夫的神氣而不由自主地

——說到大天！這件事辦不到，胡四說什麼都可以，所以，他跟我求婚，我總是不依的。再，我也怕他，結了婚，現原形，而且我那位大女兒，你也是知道的——

露：你說你那位大學畢業的小姐嗎？

顧：就是她！

露：她怎麼？

顧：（又有了道理）你不知道我這個人頂爽快，我頂不像我的女兒。我的女兒好咬文嚼字，信耶穌，好辦個慈善事業，有點假門假事的。我就不然，我從前看上老邱，我滿心眼裏儘是老邱；現在我看中了胡四，我一肚子儘是胡四。你看，我的女兒那樣，我偏偏兒這樣，你看這不是有點遺傳！（很得意自己又用了一個新名詞，不自主地咳嗽起來。）

露：可是，八姐，你那位大學小姐跟你結婚又有什麼關係呀？

顧：哦，說着說着我忘了。（忽然非常機密樣子，低聲對着白露的耳朵，指手畫脚）

地）我告訴你，我的女兒頂反對胡四——其實我也明白，自然是因爲怕胡四花完了我的錢，你想我嫁給胡四，我那女兒的年紀跟他，……跟他，……呢，呢，看着差不多。你說將來叫我的女兒怎麼稱呼他，這不有點叫做媽的難以爲情。（打着呵欠，自然聽得有點厭煩了）然而胡四這樣成天地對不起你，你何必永遠忘不了他。

顧：（很自負地）那就是愛情囉！其實我也知道他懶，死不長進，我好說歹說托潘四爺跟他找事。潘四爺說市面緊，可是爲着我在銀行裁去十五個人——不對，大概是二十個人，不，十五個？二十個？咳，反正是十來個人吧——你看裁了那麼些個人才跟他擠出一個事。你看他不是嫌錢少，就是說沒意思，去了兩天，現在又不常去了。懶，沒出息，沒有辦法——唉，天生是這麼一個可憐的人！我不管他，誰管他？（發現了宇宙真理一般）哼，愛情！從前我不懂，現在我才真明白了。

露：（諷刺地）哦，你明白了愛情，就無怪你這麼聰明了。

顧 我告訴你，愛情是你甘心情願地拿出錢來叫他花，他怎麼胡花你也不必心痛。

——那就是愛情！——愛情！

露： 怪不得人家老跟我說愛情是要有代價的，現在我才完全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顧： 是啊，所以我想還跟胡四再加點「代價」。我想找潘四爺替他在電影公司找個事。白露，我們是好姊妹，你在四爺面前替我跟他說說，我真有點不好意思再多麻煩他啦。

露： 哦，你說你要他當電影明星？

顧： （熱烈地）嗯，他當明星，進紅！你看他哪一點不像個電影明星身材，像貌，鼻子，眼睛，我看都不錯。

露： 可是，你不怕旁的女人追他麼？

顧： 不，這一點我最放心他。他什麼都不好，就是對我死心眼，總像個小狗似地跟着我。（忽然覺得有點不大符事實）呃，……呃，……自然這兩天他沒有見我，可

是這也難怪他，他要用三百塊錢，我沒有給他，他勸我換一輛小雪佛蘭的汽車，我一時沒有那麼多的錢，也沒買。後來，他就跟我求婚——我告訴你，這是第十二遍了——我又沒有答應他，難怪他氣了。

露：所以你想，你要跟他做個好事，叫他平平氣。

顧：我這次可許了他了，只要他當了電影明星，我就想法子嫁給他。我跟你痛痛快快地說吧，我都想過，畫報上一定登那麼老大的照片，我的，胡四的，我們倆個的，報紙每天登着我們蜜月的新聞。並且——

露：恭禧，恭禧，恭禧你現在又覺得結婚有意思了，我得好好吃你一杯喜酒。不過，你的大學小姐呢？你怎麼辦？

顧：（不以爲然的口氣）噫！胡四當了電影明星就大不同了。我叫胡四在她的什麼慈善遊藝會，以電影明星的資格，唱個浪漫歌（手勢）跳個胡拉舞，你看，她不樂得飛飛的。

露：八姐，我一定替你辦，你真聰明，想得真週到，我答應你，我一定找潘四爺，明天就設法叫他入電影公司，好吧？

顧：（感激莫名）謝謝你！謝謝你！你看，我說過你是個「空前絕後」的傑作，那是一點也不錯的。

（福升由中門上，拿着許多賬單。

福：哦，八奶奶在這兒？

顧：你幹什麼？

福：我找小姐。

露：是爲你手裏拿來那些賬條麼？

福：是，小姐。潘四爺已經把昨天那些應該付的錢都替你付了，他叫我把這些賬條交給您。

露：你把牠燒了吧。

福：是……是可是這裏（正要由口袋取出）還有一把——

露：還有？

福：要不，您聽着——（正要唸下去）

露：你沒有看見這兒有客麼？

福：是，是。

喬：〔張喬治由左門上，他穿一身大禮服，持着禮帽，白手套，象牙手杖，還帶着一束花，得意揚揚地走進來。〕
（滿腔熱誠）Hello！Hello！我一猜你們就在這間屋子！（拉手）Hello！

Hello！（那樣緊緊地握着兩個女人的手。）

顧：哦，博士來了！

喬：顧太太！（打量上下）你真是越過越漂亮了。

顧：（眉飛色舞）真的麼？博士？

喬：（望着露）oh, my！我的小露露，你今天這身衣服——

露：（效他那神經的樣子，替他說）Simply Beautiful!

喬：一點也不錯！還是你聰明，你總知道我要說什麼。（轉過身，向着福升）By the

way, 哦，Boy!

福：也斯，(Yes) 死阿(sir)!

喬：你跟裏面的人說，說我不去陪他們打牌了。

福：也斯，死阿!

〔福升由左門下。〕

露：你不要這麼猴兒似的，你坐下好吧。

喬：哦，Please, Please, excuse me, my dear Lulu.

顧：喂，你們倆個不要這麼噤哩瓜啦地翻洋話好不好?

喬：Oh, I'm sorry, I'm exceedingly sorry! 我是真對不起你，說外國話總

好像方便一點，你不知道我現在的中國話忘了多少。現在還好呢。總算記起來

了，我剛回來的時候，我幾乎連一句完全中國話都說不出來，你看外國話多麼厲害。

顧：博士，還是你真有福氣，到過外國，唉，外國話再怎麼王道，可憐我這中國話一輩子也忘不了啦。

露：George，今天你爲什麼穿得這麼整齊？

喬：你不知道，在衙門裏做事是真麻煩。今天要參加什麼典禮，明天要當什麼證婚。今天部裏劉司長結婚，我跟他當伴郎，忽然我想到你，我簡直等不了換衣服，我就要來。哦，這一束花是我送給你的，我祝你永遠像今天這麼美，並且也讓他代表我的歉意。昨天晚上，我原來的意思，跑到你房裏是——

顧：昨天晚上，你們怎麼了？

露：（以目示意）沒有什麼。

喬：沒有什麼！那好極了，我知道你向來是大量的。

顧：博士，你這兩天沒跟胡四一起玩麼？

喬：胡四？前兩天我在俱樂部看見他很親熱地跟一個——

顧：（急躁地）一個什麼？

喬：跟一個狗一塊走進來走進去。

顧：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他情願跟一條狗走，不跟我在一起。

喬：怎麼，你們又鬧翻了麼？那他在門口坐在汽車裏做什麼？

顧：什麼！他在樓底下門口？

喬：奇怪！你不知道？

顧：博士，你真不像唸書的人，你怎麼早不告訴我？

喬：唸了書不見得一定算得出來。顧八奶奶想見胡四呀。

顧：好了，我不跟你說了。我要走了。（忽忽忙忙地走到中門，回身。）可是白露，你得

記住我剛才託你的事。見着四爺，別忘了替我說一聲。

露： 好吧。

顧： 博士，「古得拜！」「拜——拜！」（顧入奶奶下。）

喬： （噓出一口氣）好容易這個寶貝走了。（很熱烈地轉向白露）白露，我告訴

你一件好消息。

露： 什麼好消息？是你太太又替你生了少爺了？

喬： （又是他那最得意的一甩手）Pat！豈有此理。

露： 那麼你一定又是陞了官了。

喬： 這個喜信跟陞了官也差不多。我告訴你（拉着白露的手，親密而愉快地。）

昨天下午我跟我太太離婚了，正式離婚了！

露： 離婚？怎麼，你太太替你生了三個小孩，你忽然不要了她辛辛苦苦替你扶養着

孩子，叫你好好上學，你回了國幾年就跟她離婚？

喬： 噢，我給她錢；我有錢，我給她錢啦。你這個人，我沒想到你這樣不通人情。

露：是啊，所以我現在要跟你學學，「人情」這兩個字究竟怎麼講。

喬：不，露露，我們不談她，忘了她。讓我跟你談談第二個好消息。

露：Georgy，今天你的好消息真多呀！

喬：（忽然非常溫存地盯着她）露露，你知道昨天晚上我爲什麼到你這裏來？

露：（訕笑着他）難道你也是要跟我去求婚來的？

喬：（驚愕）oh, my! my good gracious! 你簡直是上帝，你怎麼把我心裏的事都猜透了？

露：（驚怪）什麼？——

喬：不，露露，你應該可憐可憐一個剛離過婚，沒有人疼的男人，你必須答應我。

露：怎麼，你昨天晚上鬧成那個樣子，（非常厭惡地）吐了我一床，你原來是要我

嫁給你？

喬：那是因爲我喝醉了。

露：我當然知道你是喝醉了。

喬：那是因爲我太喜歡了我，我一刻也忘不了我就要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知道你一定會嫁給我。

露：奇怪，爲什麼你們男人們自信心都那麼強？

喬：露，我現在在廣東路有一所房子，大興煤礦公司我也有些股票，在大豐銀行還存着幾萬塊錢現款，自然你知道我現在還在衙門做事。將來只要我聰明一點，三四千塊錢一月的收入是一點也不費事的，並且我在外國也很不壞，我是哲學博士，經濟學士，政治碩士，還有……

露：（喊起來）達生，達生，你快出來。

〔方達生由右面寢室走出。〕

達：（看見他們倆個坐在一起。）哦，你們兩個在這兒，對不起，我大概聽錯了。（回身。）

露：我是叫你，你來！你趕快把窗戶打開。

喬：幹什麼？

露：我要吸一點新鮮空氣。這屋子忽然酸得厲害。

達：酸？

露：可不是，你聞不出來？（轉過話頭）小東西呢？

達：在屋子裏。這孩子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歡她。

露：你帶她走，好吧？

達：自然好，我正少這麼一個小妹妹。

露：那我把她送給你了。

達：謝謝你！就這麼定規了。

喬：喂，白露，你……你請你也跟我介紹介紹，不要這樣不客氣。

露：咳，你們不認識？

喬：（看了看）很面熟，彷彿在那兒見過似的。

達：可是張先生，我可認識你，你洋名喬治張，中名張喬治，你曾經得過什麼碩士博

士一類的東西，你當過幾任科長，……

喬：（楞住，忽然）哦，我想起來了。我們見過，我們是老朋友了！

露：（忍住笑）真的在哪兒？

喬：啊，我們是老朋友了。我想起來了，五年前，我們同船一塊從歐洲回來。（忽然走

到達生面前，用力地握着他的手，非常熱烈地）啊，這多少年了，你看這多少年

了。好極了，好極了，請坐，請坐。（回頭取呂宋煙。）

露：（低聲）這是怎麼一回事？

達：（微笑）誰知道他是怎麼回事！

〔李石清由左門上。他原來是大豐銀行一個小職員，他的狡黠和逢迎的本領使他目前陞為潘月

亭的祕書。他很萎縮，極力地做出他心目中大人物的氣魄，却始終掩飾不住自己的窮酸相，他永遠偷偷

望着人的顏色，順從而譏媚地笑着。他嘴角的笑紋呆板板地如木刻上的綫條，雕在那卑猥而又不甘於賤賤的面形上。當他正言厲色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他額上有許多經歷的皺紋，一條一條的細溝，蓄滿了他在人生所遭受的羞辱，窮困和酸辛。在這許多他所羨慕「既富且貴」的人物裏，他是時有「自慚形穢」之感的，所以在人前，爲怕人的藐視，他時爾也扭捏做態無中生有地誇耀一下，然而一想起家裏的老小，便不由得低下頭，忍氣吞聲受着屈辱。他恨那些在上的人，他又不得不逢迎他們。於是憤恨倒嚥在肚裏，只有在回家以後一起發洩在自己可憐的妻兒身上。他是這麼一個討厭而又可憐的性格——他有一對老鼠似的小眼睛，頭髮稀稀拉拉的，眉毛淡得看不出，嘴邊如野地上的散兵似地只佈着幾根毛，扁鼻子，短下巴，張開嘴露着幾顆黑牙齒，聲音總是很尖銳的。他很瘦，很小，穿一件褪了顏色的碎花黃緞袍。外面套上一件嶄新的黑緞子馬褂。他格登登地走進來，腳下的漆皮鞋，是不用鞋帶的那一種，雖然舊破，也刷得很亮，腿上綁着腿帶。

李石清： 陳小姐（向着喬）博士（鞠躬）

喬： 你來得正好！李先生，我得跟你介紹介紹我的一個老朋友。

李：（「李石清」簡稱。）是，是，是。

喬：（向着達生）這是李石清，李先生，大豐銀行的秘書，潘四爺面前頂紅的人。

李：不敢，不敢。這位貴姓是——

喬：這是我從歐洲一塊回來的老同學，他姓這個，姓這個——

達：我姓方。

喬：（打着腦袋）對了，你看我這個記性，姓方，方先生！

李：久仰！久仰！

露：李先生，你小心點，李太太正找着你，說有話跟你講。

李：是嗎？（笑）她哪有工夫跟我說話，她正打着牌呢。

露：還在打麼？她早就說不肯打了。怎麼輸了贏了？

李：我的內人打的不好，自然是輸的不過輸的很有限，只三四百塊錢，不——

露：（替李說出）不算多。

李：陳小姐頂聰明了，專門會學人的口頭語。（不自然地笑。）其實，到陳小姐這兒

打牌，輸了也是快活的。

露：謝謝，謝謝，不要恭維了，我担不起。

喬：沒有見着潘經理麼？

李：我正是找他來的。

露：他大概在三十四號，你問福升就知道了。

李：是。陳小姐，那麼我先跟您告一會假。失陪，失陪，博士，失陪，方先生。

〔李鞠躬點頭地正要走出，顧八奶奶推着胡四由中門上。胡四畢竟是胡四，蒼白的臉，高高的鼻樑，削滿的嘴唇，一口整齊的白牙齒，頭髮梳得光光的，嘴邊上有兩條極細的小鬍子，偶爾笑起來那樣地誘惑，尤其他那一對永遠在做着「黯然消魂」之態的眼睛，看你又不看你，瞟人一眼又似乎怕人瞧見，那態度無論誰都要稱爲妖媚的。他不大愛笑，彷彿是很憂戚的，話也不多，但偶爾冒出一兩句，便可嚇得舉座失色，因爲人再也想不出在這樣一副美麗的面形下面會藏着這麼許多醜陋粗惡的思想和情感。但他

并不掩飾自己，因為他不覺得自己是醜陋的，反之他很自負地以為自己——如許多人那樣當面地稱讚他——是「中國第一美男子」。他時常照鏡子，理頭髮，整整衣服；衣服是他的第二個生命，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寶物。現在他穿着西服：黑襯衫，白絲領帶，藕荷色帶着雜色斑點的衣服，裁得奇形怪樣的時髦。手裏持着一隻很短很精緻的小藤杖和銀亮亮的鏈子。

——他帶着一副從容不迫的神氣，臉上向來沒有一絲表情，不驚愕，不客氣，見人也並不招呼，那樣「神祕」——這是顧八奶奶對他的評語——地走進來。

李：顧八奶奶（很熟稔地）胡四爺。

顧：（對李）你跟我拉他進來。

李：又怎麼了？

胡四：（看了顧一會，回過頭對李說，若無其事的样子）別管她。

李：對不起，我要見潘經理，失陪，失陪。

〔李下。〕

顧：

（一個天真未鑿的女孩子似的，撒着嬌。當然看得出來她在模仿着白露。）你跟我來！我不讓你看，我不讓你看囉！（一手推進胡四，驕傲地立在自己的俘虜和朋友前面，一半對着胡四，一半對着其餘的人，勝利地）我不許你看，你就不能看！你聽着不聽着？

胡：

（「胡四」簡稱。）（厭惡而又毫無辦法）好好！好好！我聽着。可是你瞧你！（皺起眉，甩開她的手，指着袖管，已經被顧八奶奶饅頭似的手握成許多皺紋。她放下手，故意做不在意地的笑。）好好的衣服！（用手擰了擰衣服，整理自己的領帶。）

顧：

（似笑非笑。急於把這點難堪掩飾過，但在人面前又不得不生着氣。）你瞧你！你們這是怎麼會事？

胡：

沒什麼。（乖覺地覺出事態可以鬧得很無趣，便一手拉起顧八奶奶的手，嫣然地笑出來。）你瞧你！（下面的話自然是「你急什麼？」但他沒有說，却一手理起油亮亮的頭髮，兩個人不得已地互相笑了，顧八奶奶當時平了氣。）

顧：（又好地對白露）你看我們成天打架，我們好玩不？

露：當着人就這麼鬧，你們簡直成了小孩子了。

顧：我們本來就是一對小孩子嚟！（向胡四）你說是不是？我問你，你剛才爲什麼偏要看那個女人有什麼美？又粗，又胖，又俗氣，又沒有一點教育，又沒有一點聰明伶俐勁兒，又沒有……

胡：得了，得了，你老說什麼？（自己先坐下，取出手帕擦擦臉，又拿出一面小鏡子照照。）你看，我不是聽你的話進來了麼？（忽然看見張喬治，欠欠身。）咳，博士，你早來了。

喬：胡四，好久沒見，你這兩天滾到什麼地方去了？

胡：沒有什麼新鮮玩意。到俱樂部泡泡，舞場裏「贈」「贈」（跟女人混混的意思。）沒有意思，沒勁兒。

顧：哼，你多半又叫什麼壞女人把你迷住了。

胡：你瞧你！（毫不在意，慢吞吞地）你要說有就有。

顧：（急了）我可並沒說你一定有。

胡：（還是那副不在乎的表情）那不就得得了。

〔福由左門上〕

福：小姐，點心預備好了，擺在五十一號，您先看看，好麼？

露：（正和方達生談話，轉身）好，我就去。

福：是。（復由左門下。）

露：胡四，你見過我的新客人麼？（胡四懶懶地探起身。）方先生，新到這兒來，我的

表哥。（向方）這是胡四，中國第一美男子。

顧：（正和喬治談話，回過頭，非常高興地）你不要這麼誇他，他更要跟我要脾氣了。

露：好，你們好好地談吧！我要到那屋子去看看就回來。（由左下）

胡：（不知不覺地又理理頭髮，回頭向穿衣鏡照照，對着方達生半天，忽然冒出一

句）久仰，久仰，您多照顧着點。

達：（不知答些什麼好）哦，哦。

胡：您很面熟。

達：是麼？

胡：您多大？

達：（沒想到）什麼？

胡：你很漂亮，很拿得出去，在這個地方一定行得通。博士，你看，方二爺像不像我那

位朋友黃韻秋？（上下打量方達生）

喬：黃韻秋？

胡：大舞台唱青衣的。

達：（厭惡）我看你大概是個唱花旦的。

胡：好眼力，不敢會一點。顧八奶奶就是我的徒弟，白露也跟我學過。
達：（自語）這個東西！

牛响。

胡：（莫名其妙，忽然很正經地）博士，你餓不餓？

喬：（愕然）我——不餓！

顧：（也奇怪胡為什麼忽然冒出這一句）你——餓了？

胡：我。（看看達生）不（搖頭）——也不餓。

〔牛响。〕

達：（望望這三個人，嘆氣）對不起，我想在外邊走走。

喬：不過，方先生，你——

達：我不陪了。

〔達由中門下，三人望他下場，三個人互遞眼色。〕

胡：這個傢伙怎麼一腦門子的官司？

顧：白露大概是玩膩了，所以不知在哪兒叫來這麼一個小瘋子來開開心。

喬：奇怪，這個人我又好像不大認識似的。

胡：（燃紙煙）博士，我現在會開汽車了。

顧：對了，博士，你沒有看見他開汽車，開得快着得呢。

胡：博士，現在有人邀我進電影公司，要我當小生。你看我現在騎馬，游水，跳舞，穿洋服，一點一點地學起來，博士，你看我這一身的洋服穿得怎麼樣，很有點意思啦吧？

喬：還將就，還將就。不過洋服最低限度要在香港做，價錢至少也要一百七十元一套。

胡：（望着顧八奶奶）你聽見沒有？你要我到大豐銀行做事，幹一個月還不夠我一套西服錢呢！

顧：你不要不知足，李石清一天忙到黑，一個月才二百塊，那還是白露的情份，跟潘四爺說好了才成的。

胡：那是他賤骨頭，誰也不能賣得這麼賤。（白露由左上）

露：（立在門口）點心預備好了。來吧！你們都進來吃吧。今天都是熟朋友。（回頭看）劉小姐，你看Georgy來了。

喬：（遠遠望見左門裏面的劉小姐，老遠就伸出手，一邊走着，高聲嚷着。Bonjour, Bonjour, Mademoiselle搖着手）——哦，我的劉小姐。你不必起來。我來就你……我來就你！（嚷喝着走進去，裏面歡呼聲。）

胡：（慢吞吞地，提一下褲帶，摸摸衣服，又是他那滿不在乎，無精打彩的樣子，對着顧八奶奶）起來吧！我進門就餓了。

顧：（瞪他一眼）餓了不早說！還不快點走！（蹬蹬地走上前。）

胡：（瞟他一眼，更慢了）你瞧你！

顧：（已走到左門口，回頭看胡四還立在那裏，於是伸出手招他，笑着）快點來，胡

四。

胡：（翻翻白眼，勝利似地）喲！

〔胡四穩穩當當地走入左門，對白露很嫵媚地笑了笑。〕

露：（四面望望）咦，達生呢？（回頭，忽然見李太太在背後，）哦，李太太，您不吃點

東西麼？……哦，那麼，您請進來吧。

〔李太太上，一個十分瘦弱的女人，舉止端重，衣服不甚華麗。神色溫良，但罩滿了憂戚，她薄薄敷一層粉，幾乎沒有怎麼修飾，彷彿很勉強地來到這裏，客氣而很不自在地和白露說話。〕

露：（和藹地）是您要找李先生說話？

李太太：是，陳小姐。

露：（按電鈴）你們夫婦兩人感情真好，這一會兒都離不開。我真羨慕你們。

〔福升上。〕

露：福升，你去請李先生來！說李太太等他有話說。

福：是。

露：喂！方先生在外頭麼？

福：沒有，沒有看見。

露：你去吧！（福升下）

露：李太太，請您等一下，我有一點事。（向右門走）達生，達生！

〔小東西由白露的臥室走出來。她已和十二小時前的模樣大改了，她穿着白露的玫瑰紫的舊旗袍，還是肥大，一望而知不是她自己的衣服。烏黑的頭髮垂下來，白淨的臉抹上兩塊喜餅大的紅胭脂，眼睛凸成金魚的那樣大。一半因為這幾天哭多了，一半因為四週的新奇使她有些迷惑。她望着白露和李太太一聲也不響，如同塗彩的泥娃娃立在那裏。〕

露：方先生在屋裏麼？

小東西：方先生？

露：就是方才跟你說話那位先生。

小東西：他呀！他不在屋。

露：他又跑了。（忽然對小東西）咦，誰叫你跑出來的？

小東西：（惶恐地）我！我聽見您叫喚我就出來了。

露：（笑問她）那麼，你忘記昨天晚上那些人啦？

小東西：（立刻往裏跑）是，小姐。

露：回來，（小東西退回來）屋裏有一個通過道的窗戶，你記得關好，聽見了沒有？

小東西：嗯，（又跑回）

〔李石清由中門進。〕

露：站住！走過來點！（小東西就走過來。她用手帕把她的胭脂塗勻，揩去她的淚痕，

仁慈地笑着）去吧！（小東西又回到右屋。露回頭）哦，李先生，你可來了！你看

你太太非要找你不可，你們真親熱。

李：（笑）您不知道，陳小姐，我們也是一對老情人，我的太太要是一點鐘不跟我

說一次情話是過不得的。

露：真的麼？那你們儘管在這兒談吧，我不打攪了。

〔白露由左門下。〕

李：（鞠躬，望着白露出了門，半晌，四面看看，放下心，拉下臉，嚴重地）打得怎麼樣？

輸了？贏了？

李太太：（哀聲地）石清，你讓我回去吧？

李：（疑懼地）你輸了？

李太太：（低頭）嗯。

李：（有些慌）我給你一百五十塊錢都輸了？

李太太：（低聲）還沒有都輸——也差不多。

李：（半天，想不出辦法。）可是怎麼能輸這麼些！

李太太：我心裏着急，我怕輸，牌更打不好了。

李：（不覺地氣起來）着急都是一樣地打牌，你着什麼急？你真，你真不見世面。

李太太：（受不了這樣的委屈，落下眼淚）我不去打牌，你偏要我打牌。我不願意來，你偏逼我到這兒來。我聽你的話，我來了，陪着這幫有錢的人們打大牌——

輸了錢，你又——（泣出聲）

李：（看着她，反而更氣起來）哭！哭！哭！你就會哭！這個地方是你哭的麼？這成什麼樣子？不用哭了。（不耐煩地）我這兒有的是錢，得了，得了。

李太太：我不要錢。

李：你要什麼？

李太太：（怯弱地）我要回家。

李：少說廢話，這兒有錢。（取出皮篋來安慰她）你看，我這兒有一百塊錢，你看，先分給你八十，好不好？

李太太：你在哪兒弄來的錢？

李：你不用管。

李太太：（忽然）你的皮大氅呢？

李：在家裏，沒有穿來。

李太太：（瞥見李手內一捲鈔票內夾着的一張紙）石清，你這是什麼？

李：（搶說）這是……（但已被李太太搶去）

李太太：（望望那張紙，又交還李）你又把你的皮大衣當——

李：你不要這麼大聲嚷嚷！

李太太：唉，石清，你這是何苦！

李：（不高興）你不用管，我跟你說，你不用管。

李太太：石清，我實在受不了啦。石清，你叫我回家去吧，好不好？這不是我們玩的地

方，沒有一個正經人，沒有一句正經話——

李：誰說沒有正經人，潘經理不就是個正經人麼！你看他辦學校，蓋濟貧院，開工廠，這還不是好人做的事？

李太太：可是你沒有看見他跟這位陳小姐——

李：我怎麼沒看見。那是經理喜歡她，他有的是鈔票，他愛花這樣的錢，這有什麼正經不正經？

李太太：好了，這都不是我們的事。（哀求地）你難道不明白，我們的進款這樣少，我們不配到這個地方來陪着這位陳小姐陪着這些有錢的人們玩麼？

李：我跟你說過多少遍，這樣的話你要說，在家裏說。不要在這兒講。省得人家聽見笑話你。

李太太：（委屈地）石清，真地我的確覺得他們都有點笑話我們。

李：（憤恨地）誰敢笑話我們？我們一樣有錢，一樣地打着牌，不是百兒八十地應酬着麼？

李太太：可是這是做什麼呀！我們家裏有一大堆孩子！小英兒正在上學，芳兒都要說人家，小五兒又在不舒服。媽媽連一件像樣過冬的衣服都沒有。放着這許多事情都不做，拿着我們這樣造孽的錢陪他們打牌，百兒八十地應酬，你……你叫我怎麼打得下去？

李：（低頭）不用提了，不用提了。

李太太：你想，在銀行當個小職員，一天累到死，月底領了薪水還是不夠家用，也就夠苦了。完了事還得陪着這些上司們玩，打牌，應酬；孩子沒有上學的錢，也得應酬；到月底沒有房租的錢，還得應酬；孩子生了病，沒有錢找好醫生治，還是得應酬；

李：（爆發）你不要說了！你不要，再說下去了！（沉痛地）你難道看不出來我心

裏整天難過？你看不出我自己總覺得我是個窮漢子嗎？我恨，我恨我自己爲什麼沒有一個好父親，生來就有錢，叫我少低頭，少受氣嗎？我不比他們壞，這幫東

西你是知道的，並不比我好，沒有腦筋，沒有胆量，沒有一點心肝。他們跟我不同的地方是他們生來有錢，有地位，我生來沒錢沒地位就是了。我告訴你，這個社會沒有公理，沒有平等。什麼道德，服務，那是他們騙人。你按步就班地幹，做到老也是窮死。只有大胆地破釜沉舟地跟他們拼，還許有翻身的那一天！

李太太：石清，你只顧拼，你怎麼不想想我們自己的兒子，他們將來怎麼了？

李：（嘆一口氣）孩子！要不是爲我們這幾個可憐的孩子，我肯這麼厚着臉皮拉着你跑到這個地方來？陳白露是個什麼東西？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這麼一個賤貨！這個老混蛋看上了她，老混蛋有錢，我就得叫她小姐；她說什麼，我也說什麼；可是你只看見我把他們當做我的祖宗來奉承。素貞，你沒有覺出有時我是怎麼討厭我自己，我這麼不要臉來巴結他們，我什麼人格都不要來巴結他們。我這麼四十多的人，我要天天鞠着躬跟這幫王八蛋，以至於賤種像胡四這個東西混，我一個一個地都要奉承，聯絡我，李石

清，一個男子漢，我——（低頭不語）

李太太：石清，你不要難過，不要喪氣，我明白你，你在外面受了許多委曲。

李：不，我決不難過。（忽然慢慢抬起頭來，憤恨地）哼，我要起來，我要翻過身來。我要硬得成一塊石頭，我要不講一點人情。我以後不可憐人，不同情人；我只要自私，我要報仇。

李太太：報仇？誰欺負了你，你恨誰？

李：誰都欺負我，誰我都恨，我在這兒二十年，幹到現在，受了多少骯髒氣？我早晚要起來的，我要狠狠地出口氣，你看，我就要起來了。

（潘月亭由中門進）

潘：石清！你回來了。

李：（恭謹地）早來了。我聽說您正跟報館的人談天，所以沒敢叫人請您去。

潘：李太太有事麼？

李：沒有事，沒有事。（對李太太）你還是進去打牌去吧。

〔李太太由左門下。〕

李：報館有什麼特別關於時局的消息麼？

潘：你不用管，叫你買的公債都買好了麼？

李：買了，一共二百萬，本月份。

潘：成交是怎麼個行市？

李：七七五。

潘：買了之後，情形怎麼樣？

李：我怕不大好。外面有謠言，市面很緊，行市只往下落，有公債的都拋出，可是您反

爾——

潘：我反而買進。

李：您自然是在看漲。

潘：我買進，難道我會看落？

李：（表示慇懃）經理，平常做存貨沒什麼大危險，再沒辦法，我們收現，買回來就得了。可現在情形特別，行市一個勁兒往下跌。要是平定一點，行市還有翻回來的那一天，那您就大賺了。不過這可是由不得我們的事。

潘：（拿呂宋煙）你怎麼知道謠言一定可靠？

李：（卑屈地笑）是，是，您說這是空氣？這是空戶們要買進，故意造出的空氣？空氣不空氣？我想我幹公債這麼些年，總可以知道一點真消息。

潘：（討好地）不過金八的消息最靈通，我聽說他老人家一點也沒有買，並且——（不愉快）石清先生，一個人頂好自己管自己的事，在行裏，叫你做的你做，不叫你做的就少多事，少問。這是行裏做事的規矩。

李：（被這樣頂撞，自然不悅，但極力壓制着自己）是，經理，我不過是說說，跟您提個醒。

潘：銀行裏面的事情，不是說說講講的事，並且我用不着你提醒。

李：是經理。

潘：你到金八爺那兒去了麼？

李：去過了。我跟他提過這回蓋大豐大樓的事情。他說銀行現在怎麼會有錢蓋房

子？後來他又講市面太壞，地價落，他說這樓既然剛蓋，最好立刻停工。

潘：你沒有說這房子已經訂了合同，定款已經付了麼？

李：我自然說了，我說包給一個外國公司，錢決不能退，所以金八爺在銀行的存款

一時實在週轉不過來，請緩一兩天提。

潘：他怎麼樣？

李：他想了想，他說「再看吧，」看神氣彷彿還免不了有變故。

潘：這個流氓！一點交情也不講！

李：（偷看他）哦，他還問我現在銀行所有的房地產是不是已經都抵押出去了？

潘：怎麼，他會問你這些事情？

李：是，我也奇怪呢，可是我也沒怎麼說。

潘：你對他說什麼？

李：我說銀行的房地產並沒有抵押出去。（停一下。又偷看潘的臉，胆子大起來。）固然我知道銀行的產業早已全部押給人了。

潘：（楞住）你——誰跟你說押給人了？

李：（抬起頭）經理，您不是在前幾個月把最後的一片房產由長興里到黃仁里都給押出去了麼？

潘：笑話。這是誰說的？

李：經理，您不是全部都押給友華公司了麼？

潘：哦，哦，（走了兩步）哦，石清，你從哪兒得來這個消息？（坐下）怎麼，這件事會有人知道麼？

李：（明白已抓住了潘月亭的短處）您放心放心，沒有人知道。就是我自己看見您簽字的合同。

潘：你在哪兒看見這個合同？

李：在您的抽屜裏。

潘：你怎麼敢——

李：不瞞您說，（猶笑）因為我在行裏覺得很奇怪，經理忽而又蓋大樓，又是買公債的，我就有一天趁您見客的那一會工夫，開了你的抽屜看看。（笑）可是，我知道我這一舉是有點多事。

潘：（呆了半天）石清，不不——這不算什麼。不算多事。（不安地笑着）互相監督也是好的。你請坐，你請坐，我們可以談談。

李：經理。您何必這麼客氣？

潘：不，你坐坐，不要再拘束了。（坐下）你既然知道了這件事，你自然明白這件事

的秘密性，這是決不可洩漏出去，弄得銀行本身有些不便當。

李：是，我知道最近銀行大宗提款的不算少。

潘：好了，我們是一個船上的人啦。我們應該互相幫助，團結起來，這些日子關於銀行的謠言很多，他們都疑惑行裏準備金是不夠的。

李：（故意再頂一句）的確確行裏不但準備金不足，而且有點週轉不靈。金八爺這次提款不就是個例子麼？

潘：（不安地）可是，石清——

李：（搶一句）可是，經理，自從您宣佈銀行賺了錢，把銀行又要蓋大豐大樓的計劃宣佈出去，大家提款的又平穩了些。

潘：你很聰明，你明白我的用意。所以現在的大樓必須蓋。那一天蓋齊不管他，這一期的建築費拿得出去，那就是銀行準備金充足，是鞏固的。

李：然而不賺錢，行裏的人是知道的。

潘：所以抵押房產，同金八提款這兩個消息千萬不要叫人知道。這個時候，隨便一個消息可以造成風波，你要小心。

李：我自然會小心，伺候經理我一向是謹慎，這件事我不會做錯的。

潘：我現在正想旁的方法。這一次公債只要買得順當，目前我們就可以平平安安地渡過去。這關渡過去，你這點功勞我要充分酬報的。

李：我總是爲經理服務的。呃，最近我聽說襄理張先生要調到旁的地方去。

潘：（沉吟）是，襄理——是啊，只要你不嫌地位小，那件事我總可以幫忙。

李：謝謝，謝謝，經理，您放心，我總是盡我的全力爲您做事。

潘：好好——哦，那張裁員單子你帶來了麼？

李：帶來了。

潘：人裁了之後，大概可以省出多少錢？

李：一個月只省出五百塊錢左右。

潘：省一點是一點。上次修理房子的工錢，你扣下了麼？

李：扣下了，二百塊錢，就在身上。

潘：怎麼會這麼多？

李：多並不算多，扣到每個小工也不過才一毛錢。

潘：好的，再談吧。（向左門走了兩步，忽然回過頭來）哦，我想起來了，你見着金八，提到昨天晚上那個小東西的事麼？

李：我說了，我說陳小姐很喜歡那孩子，請他講講面子給我們。

潘：他怎麼樣？

李：他搖搖頭，說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件事。

潘：這個混蛋，他裝不知道，簡直一點交情也不講。——好，讓他去吧，反正不過是個鄉下孩子。

李：是，經理。

〔潘下。〕

李：

（走了兩步，聽着外面工人哼哼唧唧工作聲，忽然憤憤地）你們哼哼吧，你們哼哼吧，你們就這樣幹一輩子吧，你們這一羣傻王八蛋們。我恨，你們怎麼這麼老實！

〔忽然電話鈴響。〕

李：

（拿起耳機）喂，你哪兒？哦，你是報館張先生。你找潘四爺，他不在這兒，……我是石清。跟我說，一樣的是，什麼金八也買了這門公債了，多少！三百萬！奇怪，哦，……哦，怪不得我們經理也買了呢！……是，是，本來公債等於金八自己家裏的東西，操縱完全在他手裏……是，是，那麼要看漲了……好……我就告訴經理去，再見，張先生！再見！

〔放下耳機。沉吟一下，正預備向左門走。〕

〔黃香三由中門進。〕

黃：（胆小地）李……李先生。

李：怎麼？（吃了一驚）是你！

黃：是，是，李先生。

李：又是你，誰叫你到這兒來找我的？

黃：（無力地）餓，家裏的孩子大人沒有飯吃。

李：（冷冷地）你到這兒就有飯吃麼？這是旅館，不是粥廠。

黃：李先生，可當的都當乾淨了。我實在沒有法子，不然，我決不敢再找到這兒來

麻煩您。

李：（煩惡地）味，我跟你？是親戚？是老朋友？或者我欠你的，我從前佔過你的便宜？

你這一蹶一蹶地，我走哪兒？你跟哪兒？你這算怎麼會事？

黃：（苦笑，很淒涼地）您說哪兒的話，我都配不上。李先生，我在銀行裏一個月才用您十三塊來錢，我這兒實在是無親無故，您辭了我之後，我在哪兒找事去？銀

行現在不要我等於不叫我活着。

李：

（煩厭地）照你這麼說，銀行就不能辭人啦。銀行用了你，就算跟你保了險，你一輩子就可以吃上銀行啦，李！

黃：

（又捲弄他的圍巾）不，不是，李先生，我……我，我知道銀行待我不錯；我不是不領情。可是……您是沒有瞅見我家裏那一堆孩子，活蹦蹦亂跳的孩子，我得每天找東西給他們吃。銀行辭了我，沒有進款，沒有米，他們都餓得只叫。並且房錢有一個半月沒有付，眼看着就沒有房子住。（噙嚙地）李先生，您沒有瞅見我那一堆孩子，我實在沒有路走，我只好對他們——哭。

李：

可是誰叫你們一大堆一大堆養呢？

黃：

李先生，我在銀行沒做過一件錯事。我總天亮就云上班，夜晚才回來，我一天幹

到晚，李先生——

李：

（不耐煩）得了，得了，我知道你是個好人，你是安分守己的。可是難道不知道

現在市面蕭條，經濟恐慌？我跟你說過多少遍，銀行要裁員減薪，我並不是沒有預先警告你！

黃：（躊躇地）李先生，銀行現在不是還蓋着大樓，銀行裏面還添人，添了新人。

李：那你管不着！那是銀行的政策，要繁榮市面。至於裁了你，又添了新人，我想你做了這些年的事，你難道這點世故還不明白？

黃：我……我明白，李先生。（很淒楚地）我知道我身後沒有人挺住腰。

李：那就得了。

黃：不過我當初想：上天不負苦心人，苦幹也許能補救我這個缺點。

李：所以銀行才留你四五年，不然你會等到現在？

黃：（乞求）可是，李先生，我求求您，您行行好。我求您跟潘經理說說，只求他老人家再讓我回去。就是再累一點，再加點工作，就是累死我，我也心甘情願的。

李：你這個人真麻煩。經理會管你這樣的事？你們這樣的人，就是這點毛病。總把自

已看得太重，換句話，就是太自私。你想潘經理這樣忙，會管你這樣小的事？不過，奇怪，你幹了三四年，就一點存蓄也沒有？

黃：（苦笑）存蓄一個月十三塊來錢，養一大家子人存蓄？

李：我不是說你的薪水。從薪水裏，自然是擠不出油水來。可是——在別的地方，你難道沒有得到一點的好處？

黃：沒有，我做事憑心，李先生。

李：我說——你沒有從筆墨紙張裏找出點好處？

黃：天地良心，我沒有，您可以問庶務劉去。

李：哼，你這個傻子，這時候你還講良心！怪不得你現在這麼可憐了。好吧，你走吧。

黃：（着慌）可是，李先生——

李：有機會，再說吧。（揮揮手）現在是毫無辦法。你走吧。

黃：李先生，您不能——

李：並且，我告訴你，你以後再要狗似地老跟着我，我到哪兒，你到哪兒，我就不跟你這麼客氣了。

黃：李先生，那麼，事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李：快走！快走！回頭，一大堆太太小姐們進來，看見你跑到這兒找我，這算是怎麼回事？好啦！（淚汪汪的，低下頭）李先生，真對不起您老人家。（苦笑）一蹶一蹶地來麻煩您，我走啦。

李：你看你這個麻煩勁兒，走就走得啦。

黃：（長長地嘆一口氣，走了兩步，忽然跑回來，沉痛地）可是，您叫我到哪兒去？您叫我到哪兒去？我沒有家，我拉下臉跟你說吧，我的女人都跟我散了，沒有飯吃，她一個人受不了這樣的苦，他跟人跑了。家裏有三個孩子，等着我要飯吃。我現在口袋裏只有兩毛錢，我身上又有病，（咳嗽）我整天地咳嗽！李先生，您叫我回到哪兒去？您叫我回到哪兒去？

李：（可憐他，又厭惡他的軟弱）你願意上哪兒去，就上哪兒去吧。我跟你講，我不是不想周濟你，但是這個善門不能開，我不能爲你先開了例。

黃：我沒有求您周濟我，我只求您賞給我點事情做。我爲着我這羣孩子，我得活着！

李：（想了想，翻着白眼）其實，事情很多，就看你願意不願意做。

黃：（燃着了一線希望）真的？

李：第一，你可以出去拉洋車去。

黃：（失望）我……我拉不動（咳嗽）您知道我有病。醫生說我這邊的肺已經

（咳）——靠不住了。

李：哦，那你還可以到街上要——

黃：（臉紅，不安）李先生，我也是個唸過書的人，我實在有點——

李：你還有點叫不出口，是麼？那麼你還有一條路走，這條路最容易，最痛快——你

可以到人家裏去（看見黃的嘴喃喃着）——對，你猜的對。

黃：哦，您說，（嘴唇顫動）您說，要我去——（只見唇動，聽不見聲音。）

李：你大聲說出來，這怕什麼？「偷！」「偷！」這有什麼做不得，有錢的人的錢可以從人家手裏大把地搶，你沒有膽子，你怎麼不能偷？

黃：李先生，真地我急的時候也這麼想過。

李：哦，你也想過去偷？

黃：（懼怕地）可是，我怕，我怕，我下不了手。

李：（憤慨地）怎麼你連偷的膽量都沒有，那你叫我怎麼辦？你既沒有好親戚，又沒有好朋友，又沒有了不得的本領。好啦，叫你要飯，你要顧臉，你不肯做；叫你拉洋車，你沒有氣力，你不能做；叫你偷，你又膽小，你不敢做。你滿肚子的天地良心，仁義道德，你只想憑着老實安分，養活你的妻兒老小，可是你連自己一個老婆都養不住，你簡直就是個大廢物，你還配養一大堆孩子！我告訴你，這個世界不是替你這樣的人預備的。（指窗外）你看見窗戶外面那所高樓麼？那是新華

百貨公司十三層高樓我看你走這一條路是最穩當的。

黃：（不明白）怎麼走，李先生？

李：（走到黃面前）怎麼走？（魔鬼般地猶笑着）我告訴你，你一層一層地爬上

去。到了頂高的一層，你可以邁過欄杆，站在邊上。你只再向空，向外多走一步，那時候你也許有點心跳，但是你只要過一秒鐘，就一秒鐘，你就再也不可憐了，你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

黃：（呆若木雞，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李先生，您說頂好我「自——」（忽然爆發地悲聲）不，不，我不能死，李先生，我要活着！我爲着我的孩子們，爲我那沒了媽的孩子們我得活着！我的望望，我的小雲，我的——哦，這些事，我想過。可是，李先生，您得叫我活着！（拉着李的手）您得幫幫我，幫我一下！我不能死，活着再苦我也死不得，拚命我也得活下去啊！（咳嗽）

〔左門大開。裏面有顧八奶奶，胡四，張喬治……等的笑聲。潘月亭露出半身，面向裏面，說「你們先

打着我就來。」

李：（甩開黃的手）你放開我。有人進來，不要這樣沒規矩。

〔黃只得立起，倚着牆，潘月亭進。〕

潘：啊？

黃：經理！

潘：石清，這是誰？他是幹什麼的？

黃：經理，我姓黃，我是大豐的書記。

李：他是這次被裁的書記。

潘：你怎麼跑到這裏來。（對李）誰叫他進來的？

李：不知道他怎麼找進來的。

黃：（走到潘面前，哀痛地）經理，您行行好，您要裁人也不能裁我，我有三個小孩子，我不能沒有事。經理，我跟你跪下，您得叫我活下去。

潘：豈有此理！這個傢伙，怎麼能跑到這兒來找我求事。（厲聲）滾開！

黃：可是，經理——

李：起來！起來！走走走！（把他一推倒在地）你要再這樣麻煩，我就叫人把你打出去。

（黃望望李，又望望潘。）

潘：滾，滾，快滾！真豈有此理！

黃：好，我起來，我起來，你們不用打我！（慢慢立起來）那麼，你們不讓我再活下去了！你（指潘）你（指李）你們兩個說什麼也不叫我再活下去了。（瘋狂似地又哭又笑地抽咽起來）哦，我太冤了。你們好狠的心哪！你們給我一個月不過十三塊來錢，可是你們左扣右扣的，一個月我實在領下的才十塊二毛五。我爲着這辛辛苦苦的十塊二毛五，我整天地寫，整天給你們伏在書桌上寫；我抬不起頭，喘不出一口氣地寫；我從早到晚地寫；我背上出着冷汗，眼睛發着花，還

在寫：刮風下雨，我跑到銀行也來寫（做勢）五年哪！我的潘經理！五年的工夫，你看看，這是我（兩手捶着胸）幾根骨頭，一個快死的人！我告訴你們，我的左肺已經壞了，哦，醫生說都爛了！（尖銳的聲音，不顧一切地）我跟你說，我是快死的人，我爲着我的可憐的孩子，跪着來求你們。叫我還能夠跟你們寫，寫，寫——再給我一碗飯吃。把我這個不值錢的命再換幾個十塊二毛五。可是你們不答應我！你們不答應我！你們自己要弄錢，你們要裁員，你們一定要裁我！（更沉痛地）可是你們要這十塊二毛五幹什麼呀！我不是白拿你們的錢，我是拿命跟你們換哪！（苦笑）並且我也拿不了你們幾個十塊二毛五，我就會死的。（憤恨地）你們真是沒有良心哪，你們這樣對待我——是賊，是強盜，是鬼呀！你們的心簡直比禽獸還不如——

潘：這個混蛋，還不跟我滾出去！

黃：（哭着）我現在不怕你們啦！我不怕你們啦！（抓着潘經理的衣服）我太冤

了，我非要殺了——

潘：（很敏捷地對着黃的胸口一拳）什麼！（黃立刻倒在地下。）

〔半晌。〕

李：經理，他是說他要殺他自己——他這樣的人是不會動手害人的。

潘：（擦擦手）沒有關係，他這是暈過去了。福升！福升！

〔福升上。〕

潘：把他拉下去。放在別的屋子裏面，叫金八爺的人跟他拍拍捏捏，等他緩過來，拿

三塊錢給他，叫他滾蛋！

福：是！

〔福升把黃省三拖下去。〕

李：張先生來電話了。

潘：說什麼？

李：您買的公債金八買了三百萬。

潘：（喜形於色）我早就知道，那麼，一定看漲了。

李：只要這個消息是確實，金八真買了，那自然是看漲。

潘：（來回走）不會不確實的，不會的。

〔左門大開，張喬治，胡四，顧八奶奶，白露上，在門口立着，其他的女客在談笑着〕

喬：（興高彩烈，捏着雪茄）——所以我說在中國活着不容易，到處沒有一塊舒

服的地方，不必說別的，連我的Jacky（對胡四）就是我從美國帶來的那條獵狗，他吃的牛肉都成了我每天的大問題。髒，不乾淨，沒有養分，五毛錢一磅的牛肉簡直是不能吃。你看，每天四磅生牛肉擱在它面前，（伸出鼻子嗅嗅）他聞聞，連看都不看，夾着尾巴就走了。你們想，連禽獸在中國都這樣感受着痛苦，又何況乎人！又何況乎像我們這樣的人！（搖頭擺尾，大家哄笑起來。）

〔外面方達生在喊「小東西！小東西！」〕

露： 咳，你們聽，達生在喊什麼？

〔方達生慌忙進來。〕

達： 小東西！竹均，你瞧見小東西了嗎？

露： 咳，在屋子裏？

達： （不信地）在屋子裏？（跑進右屋，喊）小東西！小東西！

顧： 這個小瘋子！（達生跑出）

達： 沒有，她不見了。我剛才在樓梯上走，我就看見她跟着兩三個男人一起坐電梯下去，在我眼前一幌，就不見了。我不相信，你看，跑到這兒，她果然叫人弄走了。

（拿起帽子）再見！我要找她去。（達生跑下。）

露： （走至潘面前。）月亭，這是我求你辦一點事！（忽然）達生，你等等我！我跟你

一同去！

〔露披起大氅就走。〕

潘：
白露！

（露不顧，跑下。）

喬：（擲掄地）哼！又是一個——

胡四：

（同時）瘋子！

顧八奶奶：

大家哄然笑。

幕急落

—
第三幕

登場人物：

梁喜——一個三十左右的老妓女。

小順子——寶和下處的夥計。

小東西——小翠，一個纔混事三天的女孩子。

寶報的——一個啞吧。

王福升——××旅館的侍役。

胡四——遊手好閒的面首。

黑三——小東西的養父。

方達生——一個青年。

後台的人們：

胖子和胖子的朋友們。

租唱話匣子的。

賣報的。

賣水果的，賣其他各種食物的。

嬰兒的哭聲。

賣唱的，拉絲絃的。

報花名的夥計。

唱數來寶的乞丐二人。

唱二簧的漂泊漢。

敲椰子的。

各種男女歡笑聲……

寶硬面餅餅的。

閉幕前唱叫聲「小親親」的嫖客。

低聲哭泣的女人。

這是在一星期後的夜晚，約莫有十二點鐘的光景，在各種叫賣，喧囂，詬罵女人，打情賣笑的聲浪沸油似地賁成一鍋地獄的寶和下處。

那大門口常貼着什麼「南國生就美佳人，北地天然紅胭脂」一類的春聯，中門框總是「情郎豔鄉」或「桃源佳境」的橫幅。門前兩三個玉美人指指點點擠弄眉眼，輕薄的男人們走過時常故意望着牆上的烏光紅油紙（上面歪歪塗了四行字：「趕早×角，住客×元×，大鋪×角，隨便×角。」）對着那些厚施脂粉的女人們亂耍個贊嘴，待到女人以為是生意經向前拉去，又一哄而散。這一條胡同螞蟻窩似地住滿了所謂「人類的渣滓」，她們都在飢餓繃上奮鬥着，與其他癩着肚皮的人們不同的地方是別的可以苦眉愁眼地空着肚子，她們却必須笑着的。

進到院內，是一排一排的鴿籠似的小屋子，在生意好的時光，從這個洞到那個洞川流不息來往着各色各樣的人：小商人，電機匠，小職員，輪船茶房，洋行侍役，和一些短打扮敞開胸前一條密密的紐絆，大模大樣的大漢子。院子裏可以隨隨便便走來走去，進了大門，一個跛了腿的男人喊，「前邊！來客！」用繩子拉的銅鈴也響起來，從各個小鴿籠走出來一個一個沒有一絲血色的動物，機械般地立刻簇聚起

來，有時也笑着，囁着，騷動着。客人們自然早已讓到房子裏。眼珠子東溜溜，西看看。於是由夥計用尖銳得刺痛人的耳鼓的聲音喊：「見客啦！見客！」那些肥的，瘦的，依次走上前去，隨着夥計叫出她的花名的聲音，在「客人」面前眯眯眼笑着閃過去。站在後面的便交頭接耳地吱吱喳喳起來，直到有一個動物似乎很歡喜地被某一個客人挑中了，其餘的才各歸各的地方。

很令人驚奇的是儘管小鴿籠裏面講情話或者做出各種醜惡的勾當，院子外面始終在叫囂着；唱曲的姑娘，沿門唱「數來寶」的乞丐，或者哼一兩段二簧的漂泊漢，租唱話匣子的，賣水果花生栗子的，抽着簽子賭贏東西的，啞着聲音嘶喊的賣報的，拉着絲絃逗人來唱的，賣熱茶雞蛋的……各式各色最低的賣藝人，小買賣都兜攬生意，每個人都放開喉嚨沿着每個小窗戶喊，有時甚至於掀開簾子進去，硬要「客人」們替他們做點生意。

但是觀衆只能看見一個小鴿籠——一間長隘黑穢的小房子。

屋子正面有兩個門，一左一右，都通外院，各有一藍布簾子來遮風，破敝不堪。兩門之中是個幔帳，掛

在與牆成直角的鐵絲上拉起來，可以把一間屋子隔成兩間。客人多了，不相識的便各據一面，一樣能喝茶說話，各不相擾，於是一個可憐的動物可以同時招待兩幫客人，這樣經濟地方，又省得走路，也省電燈同爐火。現在那布幔子——上面黃斑點點，并且下面裂成犬牙狀，——只堆在牆邊，沒有拉起。屋子裏當然沒有多少客人。

屋子右面放一張木床，鋪着單薄的舊床單，堆疊着棉被。靠床的右中牆貼滿「豬八戒招親」，「大過年」，「胖娃娃採蓮花」，和一些煙捲公司的美人畫，依門倒貼一個紅「福」字，說是「福倒（到）了」的意思。這床有一張破舊梳妝台，上面放一只破臉盆，一兩個花碗。床下橫七豎八有幾雙花鞋，床前擺幾把椅子。

左面牆邊立一張方棹，一邊一隻椅子，上面排置着不全的茶具和一個裝烟捲的破鐵筒。右面還懸着一副滿染黑污的對聯，左聯：「貌比西施重出世」，右聯：「容似貂蟬又臨凡」，兩條對子正嵌住一個照得人凹鼻子凸眼的穿衣鏡，上面橫掛着四個字「千金一笑」。還有一兩張帆布躺椅歪歪地睡在那裏。

靠左右都有窗戶，用個小紅布幔遮着，左窗下有一個鐵爐子，燃着就要熄滅的火。靠桌立一張煤球

爐子，那煤就堆在方桌下面。在左邊小門上懸一個鏡框，嵌着「花翠喜」三個字，那大概是這個屋子的姑娘的花名。

開幕時，翠喜立在左門口，背向觀眾，掀起門簾向外望。——翠喜大約有三十歲左右，一個已經為人欺凌蹂躪到幾乎完全麻木的動物。她並不好看，人有些胖，滿臉塗着粉，一雙眼皮暈暈地撲一層紅胭脂，頭髮披在肩上，前額一塊塊地故意招成的紫痕，排列整齊如一串花瓣，兩個太陽穴，更紅紫得嚇人。她穿一件絳紅色的棉袍，套上一件絨坎肩，棉鞋棉褲，黑緞帶札住腿。她右手裏一隻烟蒂頭，時而吹一下灰放在口邊，時而就用那手指搔弄自己的頭髮。

她彷彿在招呼誰，笑着，叫着。

外面的聲音揉成一團嘈雜。

甲聲：（尖銳地）橘子大香蕉啊！人果栗子啊！

乙聲：（有氣無力地）唱話匣子！

丙聲：（一個小姑娘，隨着抑揚頓挫的絲弦）唱個小曲兒吧！

男女的笑聲打罵聲……

翠喜：（向門外招手）明兒見，胖子明兒見，張二爺明兒見，陳二爺！

胖子和他的朋友的聲音：（不清楚地）明兒見，翠喜。

翠喜：（驀地墊起腳，高起聲音）胖子，大冷天，穿好衣裳，別凍着。

胖子的聲音：（彷彿她又走回來，拉着翠喜的手，親親熱熱而又嘻嘻哈哈地）我

的喜兒，哎喲，你比我的媳婦還痛我，來，我的喜兒！（隨着語氣似乎把翠喜驀地

一拉。）

翠喜：（幾乎倒在簾子外那胖子的懷裏，扶着門框直立起來，推開那胖子的手，又

笑又喘地）缺了德的，胖子，你放開手。你回家找你媳婦吃「啫兒」●去吧少

跟我起膩！

胖子的一個朋友：（連連啞着嘴，故意地做出羨慕的聲調）喲……喲……喲……喲這

●「奶頭」的意思

兩小口子看勁頭兒吧。胖子，你看，娘兒們直跟你上勁，你住在這兒吧。

胖子的聲音：（故意奚里糊塗地）「嗯，我的喜兒，我不走了。」

翠喜：（知道他們是拿她打趣，推着他們）「去去去！別打哈哈。胖子，你明兒來一回頭，」準來呀！兩位二爺一起陪來玩呀！

男人們含糊糊糊的聲音：「好好，喜兒。」

一個賣報的低啞的聲音：「看報，看晚報！看一家子喝鴉片烟的新聞，看報，看晚報，看小書記跳大河的新聞。」

翠喜：（望着賣報的，轉過眼來才知道胖子一幫人已經快走出門外。忽然嚷起來）「胖子，你明兒準來！你明兒要不來，你養出孩子可沒有屁眼兒，你聽見了沒有？」（笑着）

在桌子上。

〔翠喜一扭身，扔下煙捲頭，唾一口痰，走至左面方桌前，拿起胖子放下的角票，數一數，嘆口氣，又放

翠喜：（在方桌旁的椅子上）媽，（語助詞）一天不如一天，這事由簡直混不下

去了。（由桌上拾起一根烟頭，點上。外面吆喚各種叫賣聲，她回頭向左面那間

小屋子）小翠！小翠！（她走到左門口，掀起簾子）小翠，你還不起來？你再不聽

話——（忽然）這死心眼的孩子，我沒有那麼大工夫理你。

「進來一個小矮子，短打扮，提着水壺，厚嘴唇向上翻，兩個大門牙支出來，說話有些關不住風，還有點結巴，他走到方桌面前，放下水壺，數數角票，翻着白眼望翠喜。」

翠喜：你看嘛？小順子？

小順子：這是那胖……胖……胖……胖子二爺給的？

翠：你嫌少人家留着洋錢「治」（買）墳地呢。

小順子：（搖搖頭）都……都交櫃麼？

翠：不都交櫃，掌班的印子錢一天就一塊，你給？

小順子：可你……你……你吃嘛？

翠：還用着吃？天天喝西北風就飽了。（走到煤球爐子前烤火。）

小順子：（回轉身子，彷彿不大肯說）你的老……老……老頭子又……又……又來了。

翠：來了也不是白搭，打死我我也沒有錢給他。我要是事由混的好，誰不願意往家裏捎個塊兒八角，三塊兩塊的家裏孩子大人都喜歡！要他一趟一趟地來找我？（低頭沉思，忽然）媽的，我剛在班子混事的時候，事由兒「多火棒」，一天二十幾幫客，小順子，連你不一天也從我的屋裏拿個塊兒八角的哼。（搖搖頭）不成了，人過時了。

（在窗下有一個唱數來寶的乞丐，打着「七塊板」，右手是「五甩子」，左手甩起兩塊大竹板，（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用很輕快的聲音唱起來。

乞丐：（咳一聲）『嘿，緊板打，慢板量，眼前來到美人堂。美人堂前一付對，能人提

筆寫的詳。上寫白天推杯來換盞，天天晚上換新郎。（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一步兩步連三步，多要賣茶少賣舖，黑臉的喝茶白臉的住，老板陪客也在行，又有瓜子又有糖，小白臉，小寶貝，攬在懷裏上洋勁兒。（用原來那樣蒼老的腔調）掌班的，老板們，可憐可憐我瞎子吧。

翠：去，去，去。別在這門口吵殃子，沒有錢！（把嘴上的烟蒂頭扔到門外）去，賞你一個烟捲頭抽。（看見乞丐拿起煙頭）咦，你看年頭改良啦，瞎子看見烟捲頭就伸手啦。

乞丐：（笑嘻嘻地）我一個眼兒瞎，回見大老板。

小順子：你爺……爺兒們要你帶着孩子回家住。

翠：（啐一口痰）回家這大冷天回家找凍死去？孩子攔在這兒死不了。你跟癩子

說我這兒有客，回頭我就出去。癩子在門口站着不是麼？

小順子：讓他進來，他不進來，癩子說他……嫌寒儉。

翠：哼，自己養不起自己的娘兒們，活王八也當那麼些年了，臉上還有什麼掛不住的！

小順子：（擦桌子）新搬來的那孩子呢？

翠：你說小翠在屋裏。

小順子：（低聲）我看一會兒黑三又要來。

翠：（嘆一口氣）你看吧！這一晚上她一個盤兒也沒有賣，你看黑三來了，還不把她揍死。

（由左面慢慢走出來小翠。

小東西：（與從前大不相同，狠了心，慢慢地，不哼一聲地）揍死就揍死，反正是一條命。

翠：（驚異地）喲，小翠，怎麼啦？

小順子：小翠改……改……改了詞了。不怕黑三了？

小東西：（擦擦眼淚）這三天我也受夠了，怕有什麼用！

〔小東西神氣改了，她穿着藍布夾衫，黑褲子，前三天的舊旗袍不知被人剝到那兒去了。從前她臉上一團孩子氣爲一層嚴肅沉鬱的神色遮蓋着，她現在像一個成年的婦人。〕

小順子：你這孩子也「格澀」！●放着生意不做，一天就懂得哭。娘兒們不擦個粉，不抹個胭脂，你……你想，你怎麼掛得上客？

小東西：（坐在方桌旁，低頭摩弄自己的衣裾，不理他。）

翠：（對小順子）你別理她，這孩子天生「刺兒頭」！你跟她說一百句：她是土地廟裏泥胎，是個死啞吧。

〔小順子提水壺由正左門下，半晌〕

小東西：黑三就快來了吧？

●「與人不同」的意思

翠：還怕他不來？我跟你說，你到這兒三天啦，一天也沒掛上個客人，可哪一天黑三又讓你好好地過啦？你別想你是從大旅館搬來，看過好客人。到這兒來，就得說這兒的規矩，你今天一天又沒有好生意，你看黑三那個狗雜種會饒過你？

小東西：罪也有受夠的時候。

翠：受夠？這個罪沒個夠。我跟你說，咱們姐妹不是什麼親的熱的，東來西往地你在老姐姐我的屋子搭住這三天也是咱們姐兒們的緣分。我不是跟你小妹妹瞎「白貨」，●我從前在班子的時候也是數一數二的紅唱手，●白花花的千兒八百的洋錢也見過。可是人老珠黃不值錢，歲數大了點，熬不出來，落到這個地方，不耐心煩受着，有什麼法子？我告訴你，親妹子，你到了這個地方來了，你就不用打算再講臉。媽那個×，四面叫人樓着三面，無論誰來，管他生的熟的，說拉鋪

● 誇口的意思

● 「妓女」

就拉鋪，就得把褲子拉下來，人家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叫他媽的哪兒講臉去？

小東西：（又想哭）可——可是——

翠：可是什麼？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到這兒來的，哪個不是色催的？打打鬧鬧說說笑笑，有錢的大爺們玩夠了，取了樂了，走了，可是誰心裏委曲誰知道，半夜裏想想，哪個不是父母養活的？哪個小的時候不是親的熱的媽媽的小寶貝？哪個大了不是也得生兒育女，在家裏當老的？哼，都是人，誰生下就這麼賤骨肉，願意吃這碗老虎嘴裏的飯？（低頭，似乎要落淚。）

小東西：（拿出手帕，給她）你——你擦擦眼淚。

翠：我沒有哭。（噓出一口氣）我好些年沒有眼淚了。我跟你說，人心都是肉長的，我這是老了，早晚替家裏大的小的累死了，用蘆席一捲，往野地一埋就完事。你年青，你還有的是指望。熬幾年，看上個本分人，從了良，養個大小子就快活一輩子。你現在跟黑三用不着彆扭，順着他點，少受多少眼前的罪。咱們到這兒來，出

不去，頂不濟是死，還說到哪兒去？憑什麼受這兔崽子一頓一頓的打咱們娘兒們一惱在心裏，喜在面上，「心裏分就得了。他說得好聽的，聽着；說得不好聽的，就給他一個「實棒槌灌米湯，」來個寸水不進，我算是滿沒有聽提，這才能過日子。

小東西：我……我實在過不去了。

翠：這叫什麼話，有什麼過不去的。太陽今兒格西邊落了，明兒格東邊還是出來。沒出息的人才嚷嚷過不去呢。媽的，（嘆氣）人是賤骨頭，什麼苦都怕挨，到了還是得過，你能說一天不過麼？

賣報的聲音：看報，看晚報，看看小書記跳大河的新聞。看報來，看小晚報，看看全家子喝鴉片烟的新聞。

小東西：你聽！

賣報的聲音：（漸遠）看報，看看小書記跳大河的新聞。

翠：別聽這個，「儘聽拉拉蜞叫，別種莊傢了。」打扮打扮回頭好見客。

〔左邊小門傳出小孩子哭醒了的聲音。〕

小東西：你的孩子醒了。你進去喂喂他吧。

翠：
嗯。

〔外面叫賣聲，在門內小兒的哭聲和翠喜唔唔地拍着孩子睡覺的聲音。〕

〔小東西一聲不響地坐在床上。〕

〔隔壁散出一個女人淫蕩地隨着四胡唱小曲的聲音。〕

叫聲小親、哪 眼瞧看到五更 五更打過哥、就起身哪
親人呵 小妹、捨不得呀 一夜呀 夫妻叫百日的恩哪

小妹、坐房中呵 越坐越冷清 思想哥、熱上旁的人兒啊
親人呵 小妹、捨不得呀 狠心的哥、以大去情啊 (讀全前)

唱了幾句，忽然停住，男女歡笑聲喧然。

〔小東西撲在床上抽咽起來。小順子由正左門走進來，走到小東西面前。

小順子： (望着小東西) 我……我說，小翠……你這樣……是自己……

小東西： (望了他一眼) ……

小順子： (嘆一口氣) 小翠，你……打算怎麼樣？

小東西： 我，沒有打算。

小順子：（厚嘴唇翻上翻下地）你怎麼這麼個死心眼呢？這兒不是咱們莊家地，賣點苦力就一樣吃窩窩頭過好日子。到了這個地方，你還有……有個什麼講究。你看，你看這三天叫……叫黑三打……打……打成什麼樣？

小東西：（忽然）爲什麼我爸爸就會叫鐵樁子砸死呢？

小順子：你爸爸活着，不也是臭屎顆螂，沒人理；一個破砸夯的，他能怎麼樣？

小東西：（追思地）我也許不會苦到這一步。他比黑三有勁多了，又高又大，他要看見黑三把我下了窩子，他一拳就會把黑三打死。我爸爸是個規矩人。

小順子：（往左右稜一稜眼）可是……這不是已就已就……他不是也死了。

小東西：（低沉地）嗯，他死了。我眼瞅着一個大鐵樁子把他……把他砸死的。（忽然撲在床上）哦，爸爸！（抽咽起來）爸爸呀！

小順子：你這孩子，你有叫爸爸的工夫，你爲什麼不想法掛個客？

小東西：（哭着）誰說我不想去掛……掛客？可我去見客，客……客們都……都

——都嫌我小，嫌我小，挑不上我，我有什麼法子？

〔小順子坐方桌旁，在窗外有一個人敲着破碗片按板，很有韻味地唱秦瓊發配（流水）將身兒來至在大街口，尊一聲列位聽從頭。一非是響馬兵賊寇，二非是強盜把誠投。楊林他道我私通賊寇，因此上發配到登州。捨不得大老爺待我的恩情厚，捨不得衙門衆班頭，捨不得街坊四隣好朋友，實難捨老母白了頭。兒是娘身一塊肉，兒行千里毋擔憂。眼望着紅日墜落在西山後，尊一聲公差把店投。〕

那聲音：（唱完重重地將碗片鏗然一擊，又恢復本有的淒涼的嗓音）有錢的老

爺們，可憐可憐吧。我是出門在外，困在這個地方了。大冷天的，賞個店錢吧，有錢的老爺們！

小東西：幾點了？

小順子：十二點多了。

小東西：快完事了吧？

小順子：倒也該落燈了。可也說不定，客人也許這時候哄哄地來一大幫子。

小東西：（看了看小順子，嘆一口氣）熬吧，再熬一會就完了。

小順子：（不懂）哼，不熬得客人都走了，你能睡覺？可也說不定，說不定一會來個住客，看上你，住這兒，你不就可以早點睡了麼？

外面尖銳的聲音：前邊！請這邊走，騰屋子。

小順子：有客。（向裏面）三姑娘，有客來了。（小順子提着水壺走出去，翠喜由左屋出來）

翠：你一個坐着發楞幹嘛？

小東西：沒有什麼。你孩子睡着了？

翠：睡着了。

外面尖銳的聲音：見客啦！

翠：（對小東西）去吧，看看去吧。掛上一個好住客，你也省得今天再受罪。

小東西：（機械地立起來）去吧。

外面尖銳的聲音！見客啦，前院後院的都出來呀！見客啦！

〔小東西被翠喜推出去。〕

外面尖銳的聲音：（每一個花名都停頓一下）寶蘭，金桂，翠玉，海棠，黛玉，……

〔鈴聲響。〕

另一個聲音：讓屋子，讓屋子。二爺這邊坐。請這邊坐。

〔小順子掀開簾子，讓進來福升和胡四。胡四穿着皮大衣，琵琶襟紫呢坎肩，高領碎花灰緞夾袍，花絲襪子，黑緞鞋，歪戴着西瓜帽，白襪衫袖子有寸來長甩在外邊，風流瀟灑地走進來。福升也是興高采烈的，油光滿面，他穿一件舊羊皮袍子，裏面看得見他的號衣底襟，猜得出他是很忙地抄上衣服就跑出旅館來的。進門來，胡四四面望望，拿出手帕掩住鼻子。〕

福：怎麼？

胡：這屋子好大味。（一壁倚着桌角斜坐一去。）

福：（用手在桌上一抹）瞧衣服。

胡：（忙站起，擲大斃）他媽的，這缺德地方。

福：（油嘴滑舌的）四爺，我可把您送到這個地方來了。我得回旅館去了。

胡：（一把拉住他）不，不成。你得陪着我，你不能走。

福：我的爺爺，旅館正忙，潘經理正請客，我得回去照應。

胡：你不是托別的夥友照應了麼？

福：您叫我陪您到這兒來，這可是誰都不知道。回頭叫顧八奶奶知道了，我可把話描在頭裏，這可是您一個人來的。

胡：我哪一次玩的時候連累過你？

福：好，那我呆一會，一會我就回去。

胡：我一會兒也回去。

小順子：（對福升）二爺，您好久沒來了。您招呼那五姑娘都挪了地方了。您另招

呼個人吧。

福：不，不是我是四爺。（指胡）我們胡四爺要到這兒來開開眼，玩玩。

小順子：那麼，叫幾個您看看？

胡：（非常在行地）嗯，見見，先叫幾個來見見。

小順子：是，四爺。（出去）見客來，見客啦。

福：那麼，您費半天的勁叫我陪您看看這小東西，到這兒您不要了。

胡：（翻翻白眼）爲什麼不大爺化了錢，不多看幾個不有點冤的慌，傻子，反正回頭我們挑那孩子玩玩就得了。

〔小順子撩開正右門的簾子，自己立在外邊。〕

小順子：（對着那些生物們）向裏邊站。（胡四和福升立在門口向外看。）

另一個聲音：見客啦！前院後院都來見客啦，玉蘭！（便有個小生物在他們眼前晃晃。）

胡：（吐舌頭）老窩瓜啦。

另一個聲音：（很快地接下去）翠玉！金桂！海棠！黛玉！（隨着名字一個個的小生

物在門口晃一下，各種各樣的笑聲。）

胡：（彷彿檢查牲畜一般，隨着每個生物的出進作各種姿態的評斷。）不好，簡直地不好，這個不錯，可惜瘦點！（向福升丟眼色）好肥母豬！越看越不濟——這個名字倒不錯，哼，可惜模樣有點看不下去。（福升也在隨和着。）

另一個聲音：翠喜！

胡：（望見翠喜）勁頭不小。

另一個聲音：小翠。

福：（低聲對胡四）就是她，就是這孩子。

另一個聲音：鳳娥！小小月！

小順子：（對胡四）都齊了，四爺。有告假的，有病的，都齊了。

胡：（對小順子）翠喜，小翠，這是姐兒倆。

小順子： 嗯，都是一屋子的姐妹。

胡： 招呼這姐兒倆！

小順子： 三姑娘，八姑娘。（翠喜和小東西進了門。小順子出去。）

翠： （非常老練地）侍候哪位？

胡： （指自己）我。

翠： 我這妹子呢？（指小東西。）

胡： （指自己）也是我。

翠： （笑嘻嘻地）這合適麼？

福： 這有什麼不合適的。

〔小東西認出××旅館的福升。〕

翠： （對胡四）二爺貴姓？

胡： 胡，胡四。

翠：（朝胡四）胡四爺。（指福升）四爺，您引見引見。

胡：這是王八爺。

福：王倒姓王，可還沒有八。

〔小順子提茶壺進。由口袋拿出一包瓜子，打開放在方桌上一個鐵盤裏，等一個夥計奉手巾。〕

翠：（奉瓜子）四爺，八爺，四爺您不寬寬大衣。

胡：不，我有點怕冷。（用手帕大擰床上的被單才坐下。）

翠：（向小東西）你這麼楞着幹嘛，（對着胡四）四爺，您得多包涵着點，這孩子是
是個「雛」，剛混事沒有幾天。

福：（替胡四說）沒有說的。

胡：（拉着小東西的手）我得瞧瞧你。這孩子倒是不错，難怪金八看上她啦。

福：（指自己）你認識我不認識我？

小東西：（低而慢地）你磨成灰我也認識你。

福：（高了興）喝，這小丫頭在這兒三天，嘴頭子就學這麼硬了。

胡：（賞鑒）這孩子真是頭是頭，腦是腦。穿幾件好衣服，不用旁人，叫我胡四跟她

出個衣服樣子，我帶她到馬場俱樂部走走，這碼頭不出三天她準行開了。

福：那趕子好。可是您問她有這麼大福氣麼？

胡：可是……（忽然對小東西）是你把金八爺打了麼？

小東西：（狠狠地向福升身上投一眼，又低下頭，一語不發。）

翠：四爺跟你說話啦，傻丫頭。

〔小東西石頭似地站在那兒。〕

福：瞧瞧，這塊木頭。

胡：（點着烟捲）奇怪，這麼一點小東西怎麼敢把金八打了？

福：要不莊家人一輩子沒出息呢？天生的那麼一股子邪行勁兒。你想，金八爺看上她，這不是運氣來了？吃，喝，玩，穿，樂，哪一樣不是要什麼有什麼。他媽的，（回過頭

對小東西）這孩子偏偏一心要守着黃花閨女，貴賤她算是不賣了。（指着小

東西）可你爸爸是銀行大經理，還是開個大金鑽大洋錢來了，她向外推，你說

（對翠喜）這不是莊家人的邪行勁兒？

翠：咳，「是兒不死，是財不散。」這都是罷着，該她沒有那份財喜。

福：（對小東西越看越有氣）媽的，這一下子玩完了，這碼頭你以後還想呆得住？他媽的，我要有這麼一個女兒，她也跟我裝這份兒算，把這麼一個活財神爺都打走了，我就囚了了她，宰了她，活吃了她。（指指小東西）真他媽的「點煤油的副路」。（非常得意地說出這句洋文。）

胡：福生，你這是幹什麼？

福：我……笑我這是越說越有氣，替這混孩子盤扭得慌。

小東西：（走到那一頭對福升）你到這邊來。

福：怎麼啦（望望胡四，丟個眼色，自得地走過去。）你說什麼？

小東西：（硬冷地）那天在旅館裏，你把我騙出來。

福：怎麼？

小東西：現在黑三死看着我，我一輩子回不去啦。

福升：人家旅館陳小姐也沒有要你回去呀。

小東西：（混身發抖）我好不容易逃出來。你把我又扔在黑三手裏。

福：小東西，媽的，我們送你到這兒來，跟你找婆家，你他媽的還不知情。還埋怨人？

翠：（對小東西）你這孩子又犯了病了？

小東西：（不理她）我，我恨死你。

胡四：（走到小東西面前，故意打趣）別恨啦，痛還痛不過來呢。

〔又拉小東西的手，叫她坐在他的膝上。〕

小東西：（甩開胡四的手跑到福升面前。）我要……（連着打他兩個嘴巴，糾着福

升拼命。

福：這東西（福升想法脫開她的手。）

翠：（拉着小東西）你發瘋了。

〔小順子進來。〕

小順子：怎麼啦？

〔正在開門，黑三——翻穿皮袍，滿面鬚髭，兇惡的眼睛——進。〕

翠：（對小東西）黑三來了！

小東西：（立刻放下手，老鼠見了貓，她彷彿癱在那裏）啊！

黑三：（猶笑，很客氣地向小東西招手）過來！

〔小東西望着房裏每個人的臉，不敢走到黑三面前。寂靜。〕

福：去吧！孩子（把小東西一推）

黑：（更和氣地）過來呀！

〔小東西慢慢走過去。〕

黑：（一把抓住小東西的小手，對胡四）您受驚。四爺！這孩子有點不大懂規矩。

（對翠喜）三姑娘，你先好好陪陪四爺，跟他老人家多多上點勁。八兄弟，今天可委曲你了。（小東西出來）

〔狼咬着小雞子似地黑三把小東西拉出房門，門一關上就聽見：〕

黑三的聲音：（狠狠地）媽的！在小東西臉上一巴掌）媽的！（又一巴掌，小東

西倒吸口氣迎着他的粗重的手，「啊！啊！」叫出來。以後聽不見什麼，只有）

黑三的聲音：（對小東西）到那屋去走走！

〔外面彷彿小東西又哭又不敢哭地跟着他走。〕

翠：這是怎麼說的？這孩子的脾氣也是太「格澀」，八爺，您剛才沒有撞破那兒這

真怪過意不去的。

福：沒有說的，沒有說的。

小順子：（笑）可不是，孩子小，小孩子脾氣，二位多包涵着點。

胡：去你的，誰問你啦？

小順子：是，沒問我，就算我沒說。（搭訕着出去）

胡：福升，怎麼樣？剛才那兩下痛不痛？

福：沒什麼！這孩子連金八爺都劈拍兩耳括子，我王八爺挨這兩下子打，算什麼委曲。

〔外面鈴聲。〕

外面的聲音：讓屋子來客啦。

胡：人就是那麼一回子事，活着不玩玩就是個大混蛋，挨兩下子打算個什麼？

福：走吧，四爺我看您也該回旅館了。

翠：誰說的？（對福升）去去去！你看你這個忙勁兒。

福：挨了打，還在這兒死賴皮做什麼？

翠：八爺混事由的，都不易得原諒着點，就原諒着點。

〔小順子進屋。〕

小順子：二爺，遷就遷就，拉拉帳子。

〔他把左邊方桌的東西移到右邊，將中間的帳子拉起，於是一間屋子隔成兩間。小順子走到左邊，打開門，讓進來方達生。方達生穿一件毛藍布大褂，很疲乏地走進。〕

小順子：（對方達生）二爺，請您這邊落落。

達：嗯。

小順子：您有熟人提一聲。

達：（四面望望，忍不住，用手帕掩住鼻子，搖頭。）

小順子：（不信地）二爺，有熟人提一聲吧。

達：沒，沒有。（咳嗽）

小順子：這屋子冷點，二爺！

〔同時：在屋子的右半，胡四把翠喜拉在一旁。〕

胡：（低頭）我跟你說一句話。

翠：（笑着）幹嘛呀！

胡：（拉住她的手）你過來呢！（低語）

翠：（格格地笑）去你的吧。

胡：真的？（又低語）

翠：（擰了胡四一把，胡四哎喲叫一聲。）看你餓不餓？

胡：（對翠喜擠眼）饑！（又低語）

翠：（故作怒狀）去你的！喜歡浪，坐飛艇去。

胡：怎麼？

翠：美得你好上天哪！

〔胡四大笑，又擰了翠喜一下，翠喜叫一聲，兩個人對笑起來。這時福升漸漸注意到左面的客人。〕

〔在左面呢，戲還同時繼續着的。達生傻傻地立在那裏，很窘迫的樣子。最後——〕

小順子：我跟您叫來見見。

達：我走了好些家了。

小順子：（搭訕着）二爺閒着沒事逛逛玩玩。

達：（自語的樣子）我沒有找着。

小順子：您是——

達：我要找一個人。

小順子：（莫名其妙）找人？

達：嗯，一個剛到這一帶來不久的姑娘。

小順子：這一帶百十來家娼戶……可您說出個名兒。

達：（爲難）她，她叫，呃，呃——這個，她沒有名字。

小順子：那可就難了。那麼，多大歲數？

達：十五六歲。

小順子：那倒有幾個，我叫幾個給你瞧瞧。

〔同時在右面，福升偷偷拉開縫由布幔帳向左一望，忽

福：（低聲）四爺，四爺！方先生來了。

胡：（離開那女人）誰？

福：方達生。

胡：什麼？（他跑去偷看）可不是小瘋子？小瘋子也會跑到這兒來啦！

〔福升忽然由右正門跑出去。胡四便立在幔帳右邊偷看，翠喜走到胡四面前，彷彿問他那是誰

……一些事，但他只笑着搖搖手，好奇地在那裏等待左面的人說話。翠喜看見不得要領，便癡然地走到

鏡台旁，點起一枝煙，踱到正右門，斜倚着門框閉着。

〔在左邊，外面是黑三的聲音叫：「小順子！小順子！」〕

小順子：（答聲，向達生）二爺，我跟你找找去。

達： 嗯。（很疲倦地坐在方桌旁。）

〔一會兒，小順子回來。〕

小順子： 二爺，這兒大概沒有您找的人。

達： 我沒有看見，你怎麼說沒有？

小順子： 要不，我叫幾個歲數相仿的您瞧瞧，好不好？

達： 你去吧。

〔小順子又出去，半晌。〕

〔這時在右邊，由正右門又傳進一個乞丐的聲音，打着帶鈴的牛膝骨唱數來竄。

乞丐：

（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噠，提噠。）『喂，毛竹打，響連聲，看見頭子站在門口拉走鈴。拉上走鈴更不錯，未曾來人好見客；有翠喜，和小達，和寶蘭，各的各個賽貂蟬，拉一個鋪開一個盤，拉鋪還得一塊錢？』（又恢復原來的蒼老的聲調）有錢的老爺們，老板們，賞一個大，湊個店錢吧。

翠：

（立在門口）討厭，又是你。

乞丐：

老板，可憐可憐吧，您行好，明天就從良，養個胖小子。

翠：

去你的，今天晚上就凍死你兔崽子。

〔在左面，黑三進來了。

黑三：

二爺！找着兩個，您瞧瞧。（掀起門簾，達生立起向外望）對不對？

達：

（看了一時）不對，不是她們，這個小孩歲數不大，圓圓的臉，大眼睛，說話楞裏

楞氣的。

黑三：哦，您是說剛來不幾天哪個？

達：對了，不幾天才我想也就四五天吧。

黑三：（手勢）這麼高，這麼瘦，圓臉盤，大脚板鴨子，小圓眼，剪髮。

達：對了，對了。

黑三：我跟你找找去，您候候。

〔黑三出去。〕

〔在右邊繼續着：〕

乞丐：（打着牛膀骨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毛竹打，更不離兒，老板

本是個大美人兒！曲青頭髮大辮子兒，尖尖下頰紅嘴唇兒，未曾說話愛死人兒。（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毛竹打，更不錯，老板身穿華絲葛，人才好，

穿的闊，未曾說話抿嘴樂，哪天都有回頭客！——老板，可憐一個大吧。

翠：（故意地）我還是不給你！

乞丐：（嘻皮笑臉地）您不給，我還唱。

翠：唱吧，誰攔你啦？

乞丐：（提提噠，提提噠，提噠提噠，提噠，）……

（同時，在左邊屋子，門開了，進來一個賣報的，單褲子，上面穿一件破棉襖，一臉鬍子，規規矩矩地抽出一份報，放在書桌上，打手勢要錢，行外國禮，立正，打恭，口裏「呀呀」地叫着。

達：我，我沒有零錢。

（啞吧賣報的指指報裏的文章，用手勢告訴那裏面有最新鮮的新聞，於是他用另外一種語言指手畫腳地道出一個書記怎麼沒有飯吃，怎樣走頭無路，只得買鴉片煙，把一家的小孩子自己親手毒死。小孩子不肯吃，怎樣買紅糖攪在一起，逼小孩子喝下去。全家都死了，但是鴉片煙沒有了，他自己就跑出

去跳大河，但是不幸被警察捉住，把他帶到局子裏去，說他有罪，謀殺罪，不知是死是活。同時方達生：

達：我看過，我看過。（但是啞吧把報塞在他手裏，他只好拿起看，望着他做手勢）

你說一個書記……哦，你說沒有飯吃，（啞吧點頭）什麼？哦，你說他家裏還有

一大堆孩子，（啞吧點頭）什麼？什麼？（不明白，啞吧指報，叫他看他所指的字。）

哦，這個書記「失業」了。（啞吧點頭）哦……哦，（一面看報，一面讀他的手

勢）他就買了鴉片烟……嗯，小孩子不肯喝，……什麼？（看看報）哦，他攙進

紅糖把鴉片烟灌給他們吃了。（嘆一口氣）嗯，孩子都死了……哦，鴉片烟沒

有了……（啞吧點頭）哦，他自己就跑出跳大河。什麼……（看報）哦，正在

跳河的時候，就叫警察抓住了，（忙着看完報，對啞吧）你不要講了，我已經讀

完了，警察把他帶到局子裏，說他有罪，有謀殺直系親屬罪，要把他監禁起來。

啞吧：（大點頭，伸出手）啊……呵……

達：（喃喃地）大豐的書記，潘經理的書記，——這太不公平了。（起來。）

啞吧：（伸手要錢）啊……啊……

〔達生給他一張角票，不讓他找，啞吧又作揖，又行禮，他千恩萬謝地走出去。〕

達：（拿起報讀，扔在桌上，靠在椅背，望着天，嘆出一口悶氣）啊！

〔同時在右邊：〕

胡：（一個獨語）小瘋子的精神病真不輕。

乞丐：（還是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喂，好話說了老半天，還是老板

不給咱。別瞧要飯低了頭。要飯不在下九流，將門底子佛門後，聖人門口把你求。

唸過詩書開過講，懂得三綱併五常，唸過書識過字兒，懂得仁義禮智信兒。』

——怎麼着，老板還不賞一個大麼？

翠：大冷天，挺難的，有錢也不給你！

乞丐：（接得快）『要說難，儘說難，你難我難不一般。老板難的事由兒小，我難沒

有路盤纏，傻子要有二百錢，不在這兒告艱難。」（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提提噠）

提噠）喂——

胡：去，去，去！（扔出一個銅元）少在這兒麻煩。

乞丐：費心，老爺。（脚步聲，又在旁處打着牛膀骨，唱起來。）

〔福升走進來。〕

胡：（指左邊）怎麼樣啦？

福：（猶笑）您看哪。（二人立帳幔旁偷看。）

〔在左邊：黑三同小順子走進來。〕

黑三：您看，二爺這一定就是您的相好的。

達：（到門口看，大失所望）不，不是，不是她。

小順子：可您總得說出個名字啊。

達：（突然）你們這兒有個叫小東西的有麼？

小順子：小東西？

達：嗯。

小順子：沒有。

黑三：（猜笑）這名字就「格澀」。

達：（拿起帽子）對不起，打攪你們了。（低頭正要出門。）

黑三：（攔住他的去路伸出手）——

達：你這是幹什麼？

黑三：您叫我們跑了半天，您不賞點嘛麼！

達：（驚愕）這也要錢？

黑三：您聽麼來的是什麼地方；我們是喝西北風長大的？

達：（看看他那亡命的樣子，可憐地笑笑，拿出錢來）你拿去吧！

小順子：（忙着伸手）謝謝。

黑三：（打開小順子的手）您這是打哈哈，您這一點是給要飯的？

〔左面小屋內孩子哭起來，翠喜拉開中間的幔帳，走到左面，她看見達生，停下來眼盯着他。達生厭惡地回過頭去，咳嗽起來，一隻手掩住鼻子，一隻手扔在桌上一些錢，他立刻跑出去。〕

〔翠喜莫明其妙地跑進左面的小屋子，又唔唔地哄着小孩睡覺。〕

〔黑三魔鬼般地大笑起來。〕

〔小順子拉開幔帳。〕

黑三：四爺！您先歇着，我給您叫小翠來陪您。

福：不用啦，黑三，我們該走啦。

胡：我們待的時候不少了。

黑三：別截，您先玩會兒。

〔忙走出去，叫小翠。〕

福：快回去吧，您這身新衣服也該在八奶奶面前顯派顯派。

胡：（又想起他的「第一美男子」的渾號，很高興地）你說，這身衣服我穿着不

錯吧？

福：「趕子，」我看您這身比哪一身都好。

胡：（不自主地又開始搔首弄姿，擇擇衣服，自滿地）我看也不大離。

〔黑三進，後隨小東西。〕

黑三：好好地侍候四爺一會。四爺好多照應你，叫聲四爺。

小東西：（一字一抽噎）四……四……四爺。

黑三：跟王八爺賠個罪。

小東西：（望着福升）——

黑三：說說，下次不敢了，王八爺。

小東西：（一字一抽噎地）下……下……下次不敢。王……王……王八爺。

福：沒有說的。沒有說的。

黑三：（得意揚揚）跟四爺倒杯茶，求八爺明兒陪着四爺來回頭來。

胡：明兒是。（起身）得了，別客氣啦，沒有什麼說的。

〔翠喜由屋內出來。〕

翠：誰說走誰也不許走，四爺，您剛才怎麼說的？（耳語）

胡：（頻頻點頭）對對——（壞笑）可我實在有事，今兒個不成，明兒見。

福：（笑）有事，明兒見吧！

黑三：別，小孩子也得學點規矩。這是碰着四爺，好說話的好，要碰着個刺兒頭，這不

連窩子都砸了。

翠：（拉着胡四）那明兒你一定來？（胡四嘻嘻哈哈地點頭。）

〔這時小東西已斟好茶，正向胡四送過去。〕

福：（開玩笑）小心點，別燙着手，小姐。

小東西：（低頭，走到胡四面前，眼淚汪汪地）

福：四爺，你瞧，小翠跟你飛眼呢。（小東西氣得回首向福升望一眼）

胡：（高興）是麼？（想擰小東西的臉蛋）小東西看上了我麼？

小東西：（驀地回過頭來，沒想到胡四這樣近靠着她，茶碗碰着胡四的手，茶水濺

濕他的衣服。）啊！

胡：你看！

黑三：（大吼）媽的，你看你！

小東西：（嚇破了胆，失手，一碗茶整個地倒在胡四的新衣服上。）啊！

胡：（急青了臉）這個不是人揍的孩子！（連忙用手帕揩。）

黑三：（跳到小東西面前，舉手就要打）你他媽的——（小東西躲在翠喜背

後。）

翠：（攔住黑三）你先別打！

福：（也攥住黑三）黑三，先別急，人家衣服要緊。

黑三：（忙）小順子，趕快拿手巾來。

〔小順子拿手巾跳進。大家一起擦衣服。只有小東西嚇得立在一旁。〕

胡：（惱怒）去，去，去，別擦了！（將衣服拿在燈下看看）哼，這一身新衣服算毀了。

媽的，（對福升）走走走！（忽然跑到小東西面前）你這賤骨頭，我——（彷彿

就要動手，小東西後退，他一扭身）死貨！（忽然從袋裏取出一束鈔票，對小

東西）你瞧見這個麼？大爺有的是洋錢。可就憑你這孩子，（向黑三）一個子

也不值！（對小順子）把這個拿給三姑娘盤子（一張鈔票給小順子）這個

給外邊。（又一張鈔票）

小順子：謝謝。

胡：（點點頭）走！（對福升）回旅館。（揚長走出。福升後面跟着，小順子也隨出

去。）

翠：（送到門外）明兒來呀，四爺明兒來呀！（忙回屋內）

黑三：（野獸似地盯着小東西，低低地）過來，你跟我到這屋子來！（指左面小屋）

小東西：（走了一半，兩腿無力，撲騰跪下）

黑三：（走到小東西面前，拉她）走！

翠：（抱住小東西）黑三，你別打她！（哀求）這不怨她，你別打她！（黑三在方桌

下面，抽出一條鞭子。）

黑三：你別管！

翠：黑三，這孩子再挨不得打了。

黑三：（一手推倒她）你他媽的，去你個妹子的吧。（翠喜叫一聲，摸着她受了傷

的手）走！（拉着小東西進屋）

（進去，黑三把門關上。）

翠：（忽然想起自己的孩子，跑到左小門前，敲門）開門，黑三，我的孩子在裏面，開

門，開門。

〔裏面不應，黑三咀咒着，鞭子抽在小東西的身上，小東西彷彿咬緊了牙挨着一下一下的鞭打。〕

翠：（慌急，亂打着門）開門，開門！你要吓着我的孩子。我的兒！（孩子開始哭起來。）

翠喜：（不顧一切地喊着）開門，開門，黑三，我的寶貝，你別怕！媽就來！

〔小東西忍不住痛，開始嚎叫，和小兒哭聲鬧成一片，外面有許多人看熱鬧，小順子跑進來。〕

翠：（瘋狂的樣子）你開門！（亂打着門）你開門！黑三！你再不開。我就要喊巡警了。

小順子：黑三，外邊有人找你。

〔黑三開了門，提着鞭子出來，一臉的汗。〕

黑三：（回頭向左小門）這次先便宜你小雜種。

〔翠喜立刻跑進房裏，屋裏一片啼聲和抽噎聲。〕

黑三：（向小順子）誰，誰來找我？

小順子：旅館來的人。

〔外邊有小鈴聲，半响〕

黑三：幹麼？

小順子：說金八爺有事找您。

另一個聲音：見住客沒有住客的見住客！

黑三：走！（向左旁小門）你出來出來！

〔小東西很艱難地走出來。〕

黑三：（用鞭子指）這一次先饒了你，外面有住客，你去見客去。他媽的，你今天晚上要是再沒有客，你明日早上甭見我。聽見了沒有？

小東西：（抽咽着）嗯。

黑三：去！把眼淚擦擦，見客去。

〔小東西低頭出了門。〕

黑三：小順子，我去了。明兒見。

小順子：您走吧，明兒見。

〔黑三走出去。〕

小順子：三姑娘，出來吧，癩子可等急了。你快出去見見他吧。

翠：（由左小門走出。）唉！這是什麼日子！

〔翠喜和小順子一同出門，屋內無人。〕

外面夥計的聲音：落燈啦！落燈啦！

外面叫賣的聲音：（寂寞地）硬面餡餡？硬面餡餡！

〔木梆一聲一聲地響過去。〕

另一個聲音：（低聲地叫出花名，因為客人們都睡了。）寶蘭，翠玉，海棠，小翠。

〔小順子進來把燈滅熄，由抽屜拿出洋燭頭點上，屋子暗上來。〕

〔小順子正要出去，小東西緩緩地走進來。〕

〔隔壁和對面有低低的男女笑語聲。〕

小順子： 怎麼樣，掛上了麼？

小東西： 〔搖頭〕沒有。

小順子： 怎麼？

小東西： 〔抽噎〕那個人嫌我太小。

小順子： 〔嘆一口氣〕那你一個人先睡吧。

小東西： 嗯。

小順子： 〔安慰她〕去他的！明天是明天的，先別想它。

〔老遠翠喜哭着囔着。〕

一個男人的聲音：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

翠喜的聲音： 你打吧！你打吧！你今天要不打死我，你不是你爸爸揍的。

小東西： 〔立起來〕這是誰？

小順子：三姑娘——翠喜。她男人打她呢。（由窗戶望外看）可憐！這個人也是苦命，丈夫娶了她就招上了髒病癩了，兒子兩個生下來就瞎了眼，還有個老婆婆，癱在床上，就靠着這兒弄來幾個錢養一大家子人。

小東西：（又坐在那裏發呆）嗯，嗯，

小順子：她來了，（往外叫）三姑娘。

（翠喜哭哭啼啼地走進門。）

小順子：怎麼啦？

翠：（自言自語）媽的，我跟你回去！今天我跟你回去！回去！咱們就散，這日子還有什麼過頭？（叨叨地進了左小門。）

小順子：（望她進門）唉。

（翠喜抱着孩子由左小門走進來。）

小東西：孩子睡着了？

翠：（抽噎地）嗯，妹……妹……妹子，（一字一噎地）剛才，剛才，那個住客……
你……你，你掛上了麼？

小東西：（低頭）——

小順子：（搖頭）沒有。

翠：怎……怎麼？

小順子：又是那句話，還是嫌她人小。

翠喜：（一手摸着小東西的臉）苦……苦命的孩子也……也好，你今天一個人在我
這個床睡吧。省得我在這兒擠。半……半……半夜裏冷，多……多……多蓋着點被。別
別凍着。明天再說明天的。你……你……你自己先別病了。落在這個地方，
病……病……病了更沒有人痛……痛……痛了。

小東西：（忍不住，忽然抱着翠喜大哭起來）我……我的……

翠：（也忍不住抱着她）妹……妹子，你……你，你別哭。我……我走了。我明天……

大清早，我……我就來看你。

小東西： 嗯。

翠： 我……我走了。

小東西： 你走吧。

小順子： 你睡吧。

小東西： 嗯。

〔翠喜和小順子同下〕

外面一個人 落燈啦！落燈啦！

〔木梆聲，舞台更暗。〕

外面叫賣聲： （淒涼地）硬面餠餠！硬面餠餠！

〔小東西忽然立起，很沉靜地走進左面小屋內。〕

〔屋內無人。〕

〔對面屋子裏男女笑聲。〕

女人聲：去，去，去——七十多里地多的是小媳婦，你找我幹嘛？

男人含糊的聲音：——我……

女人聲：去，去，去，（笑）頭上磨下的，好意思的麼？

男人含糊的聲音：……嗯……

〔小東西由左屋覷着鞋出來，手裏拿着一根麻繩，她彷彿聽見什麼似地在方桌前睜着大眼，點點頭。她失了魂一般走到兩個門的前面，一一闔好，鎖上。她抖擻起來，鼓起勇氣到了左邊小門停住。她移一把椅子，站在上面，將麻繩拴在門框上，成一個小套。又走下來。呆呆地走……走，走了兩步。忽然她停住。〕

小東西：（低聲，咽出兩個字）唉，爸爸！

〔她向那麻繩套跪下，深深地磕了三個頭，立起。嘆一口氣，爬上椅子，將頭頸伸進套裏，把椅子踢倒——那樣小，那樣柔弱，一個可憐的小生命便懸在那門框下面。〕

外面叫賣聲：（荒涼地）硬面餠！硬面餠！

〔同時外面聽見木梆聲之外還有〕

一個男人淫蕩地唱：（曲調見前）『叫聲小親親，眼恁着到五更，五更打過哥哥就起身。親人啊，小妹妹捨不得呀，一夜呀夫妻呀百日的恩。』

一個女人隱泣的聲音：（如在遠處）唔……唔……

〔小東西掛在那裏，燭影幌幌照着她的脚，鞞着的鞋悄然落下一隻，屋裏沒有一個人。〕

舞台漸暗。幕落。

附記：

也許末尾的刺激太重了些，我爲着上演的方便，曾經把收場這樣改過，現在一併記在下面——

（接二百三十四頁五行）

〔小東西由左屋轍着鞋出來，手裏拿一根麻繩，她彷彿瞧見什麼似地在方桌前睜着大眼，點點頭。她失了魂一般走到兩個門的前面，一一關好，鎖上。她的全身發抖，攙住眼淚，驚恐地走到左邊小門停住。外面叫賣聲：（荒涼地）硬面餠餠！硬面餠餠！

〔遠遠的木梆聲。

〔她將一把椅子移在門下，站在上面，把麻繩拴在門框上，成一個小套，她穩一穩心，正要——但一

個恐怖的寒戰，她又走下來，呆呆地立在那裏。

一個男人淫蕩地唱：（低聲——曲調見前）『叫聲小親親，眼瞇着到五更，五更

打過哥哥就起身。親人啊，小妹妹捨不得呀，一夜呀夫妻呀百日的恩。』

一個女人隱泣的聲音：（如在遠處）唔……唔……

〔恍恍惚惚地，小東西隨着那哭聲，跟跄了兩步，她實在忍呆不下去了，忽然撲在地上，哀哀地哭泣起來。〕

外面叫賣聲：（荒涼地）硬面饅饅！硬面饅饅！

〔遠遠地木梆聲。〕

舞台漸暗。幕落。

第四幕

與第三幕在同一個夜晚。

半夜後，大約有四點鐘的光景，在××大旅館那間華麗的休息室內。

屋內簾幕都深深垂下來，在強烈的燈光下，那些奇形怪狀的陳設刺激人的眼發昏。滿屋籠罩着濃厚的煙氳和惡劣的香粉氣，酒瓶歪在地上，和金子一般貴重的流質任意地倒溼了地氈，染黃了沙發的絲絨，流滿了大理石的茶几。在中間，一張小沙發的腳下，香檳酒杯的碎玻璃堆在那裏。牆上的銀耀耀的鏤正指着四時許。

左面的屋子裏，面還是稀哩嘩啦地打着牌，有時靜下來，只聽見一兩下清脆的牌聲，有時說話的，笑的，罵的，叫的，憤憤然擊着牌桌的，冷笑的……和洗牌的聲音攪成一片。

開幕時，白露一個人站在窗前，背向觀眾，正撩開帷幕向下望。她穿着黑絲絨的旗袍，周圍沿鑲灑滿小黑點的深黃花邊，態度嚴肅，通身都是黑色。

她獨自立在窗前，屋內沒有一絲動靜。

半晌。

左面的門大開，立刻傳出人們打牌喧笑的声音。

裏面的男女聲音：露露露露！

〔白露沒有理他們，還是那樣孤獨着。〕

喬治的聲音：露露露露！（他的背影露出來，臂膊靠着門鈕，對裏面的人們說話。）

不，不，我就來。（自負地）你看我叫她，我來！

〔喬治走出來，穿着最講究的西服，然而領帶散着，背心的鈕子沒有扣好。他一手抓住香檳酒瓶，一手是酒杯，興高采烈地向白露走過來。〕

喬：
（一步三搖地走近白露，靈感忽然附了體。）哦！我的小露露。（看上看下，指手畫

脚，彷彿吟詩一樣。）So beautiful! So charming! and so melancholic!

（於是翻江倒海，更來得凶猛。）So beautifully bewitching! and so

bewitchingly beautiful!

露：
（依然看着窗外，不動，彷彿沒有聽見他的話。）嗯，你說的是什麼？

喬：

（走到她又一邊）我說你真美。你今天晚上簡直是美！（搖頭擺尾閉起眼說）美美極了！你真會穿衣服，你穿得這麼憂鬱，穿得這麼誘惑，並且你真會用香水，聞起來（用他的敏銳的鼻子連連嗅着，讚美地由鼻孔衝出一聲長長的由高而低的『嗯！』）這麼清淡，而又這麼幽遠（活靈活現演作他的戲，感動地長長吐出一口氣。）啊！我一聞着那香水的香味，oh no，你的美麗的身體所發出的那種清香，就叫我想當初我在巴黎的時候，（飄飄然神往）哦，那巴黎的夜晚，那夜晚的巴黎（又讚美地由鼻孔衝出那一聲『嗯！』）*Simplely beautiful!*

露：

（依然沒有回頭）你喝醉了吧。

喬：

喝醉了？今天我太高興了！你剛才瞧見劉小姐麼？她說她要嫁給我，她一定要嫁給我，可是我跟她說了（趾高氣揚的樣子。）我說『你（藐視）你要嫁給我！你居然想嫁給我！』她低着頭，挺可憐的樣子，說『（哭聲）*Georgy!*』要

你願意，我這方面總是沒有問題的。」說着，說着，眼淚就要掉下來。可是（拉一下白露，但她並沒有轉過身來，）你看我，我就這麼看着她。（斜着眼睛昂着頭向下望）我說：『你你居然想嫁給 George Chang! Pah!（又是他的——甩手）這世界上只有陳白露才配嫁給 George Chang 呢！』（他等白露的笑，但是——）露露，你爲什麼不笑？

露：（態度依然）這有什麼可笑的（低沉地）你還有酒麼？

喬：（奇怪）你還想喝？

露：
嗯。

喬：你看我多麼會伺候你，這兒早就預備好了。（他倒酒的時候，由右屋聽見顧八奶奶叫白露的聲音。他把酒倒好，遞給白露，她一口灌下，看也不看就把酒仔交給喬治。）

〔顧八奶奶由右門出，她穿戴仍然鮮豔奪目，氣勢瀟灑地走進來。〕

顧：（在門口）白露，究竟你的安眠藥在哪兒？（忽然看見喬治）喲！博士，原來是

你們倆偷偷地躲在這屋子說話呢。

喬：兩個人那我大概是喝醉了。

怎麼？

奇怪，我怎麼剛才只覺得我是一個人在這屋子發瘋呢？

顧：得了，我不懂你這一套博士話。白露，快點，你的安眠藥在哪兒？

露：在我床邊那個小櫃子裏。

喬：怎麼啦，八奶奶？

顧：（摸心）我心痛，我難過。

喬：又爲什麼？

顧：還不是那個沒良心的東西氣的我。我這個人頂嬌嫩了，你看這一氣，三天我也睡不着。我非得拿點安眠藥回家吃不可得了，你們倆個好好談話吧。（翻身就

要進門。)

喬：別，別走。你先坐一坐跟我們談談。

顧：不，不，我心痛得利害，我先得吃點杜大夫的藥。

喬：你看，你在這裏吃不一樣？

顧：可是你聽聽我的心，又是撲騰撲騰撲騰的，（捧着自己的心，痛苦的樣子。）喲！我得進去躺躺。

（忽然右門大開，又傳進種種喧笑聲。

劉小姐的聲音：Georgy~~~~~

顧：（望着立在右門口的劉小姐，眉開眼笑地）劉小姐，你還沒有走，還在打着牌麼？（對喬治）好啦，劉小姐來了，你們三個人玩吧。

（顧八奶奶仍由左門下。

劉小姐：Georgy!

喬：（以手抵唇）噓！（指白露，做勢叫劉小姐進來，來一同談談。不過——）

劉小姐的聲音：（嚴厲地）Georgy!!

喬：（做勢叫她不要喊，彷彿說白露大概心裏不知爲什麼不痛快，並且像是一個人在流眼淚，勸她還是進來一起玩玩。但是——）

劉小姐的聲音：（毫不是他所說的那付可憐的樣子。）我不進去，我偏不進去。

喬：（聳聳肩表示沒有辦法，却還在做勢勸她進來。然而——）

劉小姐的聲音：（更嚴厲地）Georgy!!!你進來不進來！你來不來！

喬：（大概門裏面的人下了很嚴重的哀的美頓書，裏面不知做些什麼表示，但是他已經誠惶誠恐地——）No, please don't! I'm coming! 我來，我來，我就來。

〔喬治慌慌張張地笑着走進右門。〕

劉小姐的聲音：（很低而急促的聲音）我要走了，你一個人在這兒，少跟她們胡

扯，聽見了沒有？

喬治的聲音： 可我沒有怎麼跟誰胡扯呀。

〔牛响。〕

〔白露緩緩回過身來。神色是憂傷的，酒喝多了。暈紅泛滿了臉。不自主地她的頭倒在深藍色的幕帷裏，她輕輕捶着胸，然而捶了兩下，彷彿絕了望似地把手又甩下來。〕

〔靜靜地淚珠由眼邊流出來，她取出手帕，却又不肯擦掉，只呆呆地凝視自己的手帕。〕

露： （深長而低微嘆一口氣） 嗯！（她仰起頭，淚水由眼角流下來，她把手帕鋪在眼上。）

〔外面敲門聲。〕

露： （把手帕忙取下來，擦擦眼睛） 誰？

福升聲： 我，小姐。

露： 進來。

〔福升進。他早已回到旅館，現在又穿着他的號衣施施地走進來。〕

福： 小姐。

露： 你來幹什麼？

福： 〔看見白露哭了〕哦，您沒有叫我？

露： 沒有。

福： 哦，是，是，……〔望着白露〕小姐，您今天晚上喝多了。

露： 嗯，我今天想喝酒。

福： 〔四面望望〕方先生不在這兒？

露： 他還沒有回來。有事麼？

福：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剛才又來了一個電報。是給方先生的。

露： 跟早上打來的一個地方麼？

福： 嗯。

露： 在哪兒？

福： (由口袋取出來。)您要麼？

露： 回頭我自己交給他吧。(福升把電報交給白露。)反正還早。

福： (看看自己的手表)早已經四點來鐘了！

露： (失神地)那些人沒有走。

福： (望左面的房門)客人們在這兒又是吃，又是喝，有的是玩的，誰肯走？

露： (悲戚地點頭)哦，我這兒是他們玩的地方。

福： (不懂)怎麼？

露： 可是他們玩夠了呢？

福： 呃！ 呃！ 自然是回家去。各人有各人的家，誰還能一輩子住旅館？

露： 那他們爲什麼不走？

福： 小姐，您說…… 呃…… 呃…… 那自然是因爲他們沒有玩夠。

露：（還是不動聲色地）那麼他們爲什麼沒有玩夠？

福：（莫名其妙，不得已地笑）那……那……那他們是沒有玩夠囉，沒有玩夠囉。

露：（忽然走到福升面前進發）我問你，他們爲什麼沒有玩夠！（高聲）他們爲

什麼不玩夠？（更高聲）他們爲什麼不玩夠了，走，回自己的家裏去。滾滾滾

（憤怒）他們爲什麼不——（忽然她覺出自己失了常態，她被自己嚇住了，

說不完，便斷在那裏，低下頭。）

〔福升望望白露的臉，彷彿很了解的樣子。他倒了一杯白水端到白露面前。〕

福：小姐。

露：（看着他手裏的杯子）幹什麼？

福：您大概是真喝多了。

露：（接下杯子）不，不。（搖搖頭低聲）我大概是真玩夠了。（坐下）玩夠了！

（沉思）我想回家去，回到我的老家去。

福：（驚奇）小姐，您這兒也有家？

露：嗯，你的話對的。（嘆一口氣）各人有各人的家，誰還一輩子住旅館？

福：小姐，您真有這個意思？

露：嗯，我常常這麼想。

福：（趕緊）小姐，您要是真想回老家，那您在這兒欠的那些賬，那您——

露：對了，我還欠了許多債。（有意義地）不過這些年難道我還沒有還清？

福：（很事實地）小姐，您剛還了八百，您又欠了兩千，您這樣花法，一輩子也是還不清的。今天下午他們又來了，您看，這些賬單（又從自己口袋往外拿）這一

共是——

露：不，不用拿，我不要用，我不要用。

福：可是他們說您明天下午是非還清不可的，我跟他們說好話，叫他們——

露：誰叫你跟他們說好話？冤有頭，債有主，我自己沒求過他們，要你去求？

福：可是小姐——

露：我知道，我知道了。你不要再提了，錢錢錢！爲什麼你老這樣子來逼我。

〔電話鈴響。〕

福：（拿起耳機）喂……你哪兒！哦……我這兒是五十二號陳小姐的房間。

露：誰？

福：（掩住喇叭）李太太，（又對耳機）哦，是是。李先生他不在這兒。他今天下午來過，可是早走了。……是……是……不過李先生剛才跟這兒潘四爺打過電話，說請他老人家候候，說一會兒還要來這兒的。要不，您一會兒再來個電話吧。再見。（放下耳機）

露：什麼事？

福：李先生的少爺病得很重，李太太催李先生趕快回去。

露：嗯，好，你去吧！

〔潘四爺由中門走進來，油光滿面，心裏充滿了喜信，眯着一對小眼睛，一張大嘴呵呵地簡直擺不住，一隻手舉着雪茄，那一隻手不住地搓弄兩撇小鬍子。福升讓進潘月亭，由中門下。〕

潘：露露，露露，客沒有走吧。

露：沒有。

潘：好極了。來，大家都玩一會，今天讓大家玩個痛快。

露：怎麼？

潘：我現在大概才真正走了好運，我得着喜信了。

露：什麼？喜信是金八答應你提款緩一星期了。

潘：不是，這個金八前兩天就答應我了。我告訴你，公債到底還要漲，漲，大漲特漲。

這一下子真把我救了！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忽然聽說公債漲是金八在市面故意放空氣，鬧玄虛，故意造出謠言說他買了不少，叫大家也好買，其實他是自己在向外拋，造出好行市向外甩。那時候我真急了！我眼看我上了他的當，我買的

公債眼看着要大落特落，我整個的錢都叫他這一下子弄得簡直沒有法子週轉，你看我這一大堆事業，我一大家子的人，你看我這麼大年紀，我要破產，我怎麼不急？我告訴你，露露，我連手槍都預備好了，我放在身上，我——（咳嗽）

（給他手帕）哦，可憐！可憐的老爸爸。

（高起興）你現在真不應該再叫我老爸爸了。我現在一點不老，我聽見這個消息，我年青了二十年，我跟你說人不能沒有錢，沒有錢就不要活着，窮了就是犯罪，不如死。可是，露露，我現在真真有錢了，我過兩天要有很多很多的錢，再過些天，說不定我還要有更多更多的錢。（忽然慷慨地）哦，我從此以後要做點慈善事業，積積德，彌補彌補。

不過，你們輕輕把小東西又送回到金八手裏，這件事是很難彌補的。

（忽然想起來）哦，小東西怎麼樣了？你難道還沒有把她找回來？

找回來？她等於掉在海裏了，我找，達生找，都沒有有一點影子。

潘：不要緊，有錢，我有錢。我一定可以把小東西還是活蹦亂跳地找回來。叫你高興高興。

露：（絕望地）好好吧！哦，你知道李石清要這時候來見你麼？

潘：知道。他說他有好消息告訴我。可是這個東西太混帳，他以為我好惹，這次我要好好地給他一點厲害看。

露：怎麼？

（顧八奶奶由右門上。）

顧：露露露露！——喲，潘四爺，這一晚上你上哪兒去了。（撒嬌地）真是的，把我們甩在這兒，不理我們，你們男人們，真是的！——對了，四爺，您看胡四進了電影公司正經幹多了吧。還是四爺對，四爺出了主意，薦的事總是沒有錯兒的。（不等潘月亭回答，就跑到左面立櫃穿衣鏡前照自己，忽轉向露。）露露，你看我現在氣色怎麼樣，不難看吧？

潘：（沒有辦法）露露，你陪八奶奶談吧，我去到那屋看看客人去。

〔潘由左門下。〕

顧：四爺，您走了。（又忙忙地）白露，我睡不着。（自憐）我越躺越難過。

露：你怎麼啦？

顧：（冒然）你說他還來不來？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他叫我在你這兒等着他，他要跟我說戲，說「坐樓殺惜」，你看快天亮了，他的魂也沒有見一個。唉，（指她的紅鼻頭。）你看兩條手絹都哭濕了，（其實她在乾咽。）我真我……我，我真想叫福升問問他……

露：（厭煩，不等她說完便叫）福升！福升！

〔福升由中門進。〕

露：你知道胡四爺上哪兒去了？

福：不，不知道。

顧：（撇着嘴氣沖沖地）他就會說不知道。

福：實……（譏笑）實在是不知道。不過彷彿胡四爺說他先去——

顧八奶奶：（暴躁地）

福：（假笑地）

（同時說）換衣服去了。

顧：（急躁）換衣服換衣服！你就會說換衣服。

露：怎麼？（對顧）你知道胡四幹什麼去了？

福：（謙遜地）顧八奶奶剛才問了我四五遍，怪不得她老人家聽膩了。您想，她老

人家脾氣也是躁一點，再者她老人家……

顧：（忽然變色）福升，我不喜歡你這麼胡說亂道的什麼「老人家」「她老人

家」的。我不願意人家這麼稱呼我，我不愛聽。

福：是，顧八奶奶。

顧：去去去！我聽你就生氣，誰叫你進來跟我添病的。

福：是，是。（福升由中門下。）

顧：（捶自己的心）你看我的心又痛起來了，胡四進了電影公司兩天，越學越不正經幹。我非死了不可！露露！你的安眠藥我都拿去了。

露：（略驚）怎麼，你要吃安眠藥？

顧：嗯，我非吃了不可。

露：（勸她）那你又何必呢？你還給我。（伸手）

顧：（不明白）不，我非吃了不可，我得回家睡覺去。我睡一場好覺，氣就消了。杜大夫說睡一點鐘好覺，就像多吃兩碗飯。我要多吃兩碗飯，氣氣他。

露：哦！（放下心）不過我先警告你，這個安眠藥是很厲害的。你要吃了十片，第二天就會回老家的，你要小心點。

顧：（拿着安眠藥看）哦！吃十片就會死。

露：十片就成。

顧：那……那，我就……我就吃一片；不，半片；不好，三分之一，我看，對我就很可以了。
露：那纔好，我剛才聽你的話，我以爲——

顧：哦，（忽然明白）你說我吃安眠藥尋死？我才不呢。我不傻，我還得樂兩年呢！哼，我剛剛懂一點事，我爲他……哼，胡四有一天要跟我散了，我們就散。我再找一個，我……我非氣死他不可！（太費力氣，顫巍巍地搖着頭。）

露：（冷冷地望着她）你說得不累麼？

顧：可不是，我是有點累了。我得打幾付牌休息休息我的腦筋。你跟我一塊來吧。
露：不，你先去吧！我想一個人坐一坐。

（顧由左門下。）

（中門敲門聲。）

露：誰？

方達生：我。（推開門進來，他還穿着他的毛藍布大褂，神色沉鬱，見着白露，微現喜

色。

露：你剛回來？

達：我回來一會，我走到你門口，我聽見顧太太在裏面，我就沒進來。

露：（望着他）怎麼樣？小東西找着了麼？

達：（搖頭）沒有。那種地方我都一個一個去看了。但是，沒有她。

露：（失望）這是我早料到的。（半晌，扶他坐下）你累了麼？

達：有一點，不過我很興奮，我很興奮。我在想，這兩天我不斷地想着個問題。

露：（笑）怎麼，你又想，想起來了。

達：沒有辦法，我是這麼一個人，我又想起來了。尤其是今天一夜晚，叫我覺得

——（忽然）我問你，人與人之間爲什麼要這麼殘忍呢？

露：（笑）這就是你所想的問題麼？

達：不，不盡然。我想的比這個問題要大，要實際得多。我奇怪，爲什麼你們允許金八

這麼一個禽獸活着？

露：你這傻孩子，你還沒有看清楚，現在，我告訴你，不是我們允許不允許金八活着的問題。而是金八允許我們活着不允許我們活着的問題。

達：我不相信金八有這麼大的勢力。他不過是一個人。

露：你怎麼知道他是一個人？

達：（沉思）嗯……（忽然）你見過金八麼？

露：我沒有那麼大福氣。你想見他麼？

達：（有意義地）嗯，我想見見他。

露：那還不容易，金八多得很大的，小的，不大不小的，在這個地方有時像臭蟲一樣，到處都是。

達：（沉思）對了，臭蟲！金八！這兩個東西都是一樣的，不過臭蟲的可厭，外面看得見，而金八的可怕外面是看不見的，所以他更凶更狠。

露：（眼盯着達生）你彷彿有點變了。

達：嗯，我似乎也這麼覺得。不過我應該謝謝你。

露：（不懂）爲什麼？

達：（嚴重地）是你給我這麼一個機會。

露：我不大明白你的話，你的口氣似乎有點後悔。

達：（肯定地）不！我不後悔，我毫不後悔。多在這裏住幾天。你的話是對的。我應該多觀察觀察這一幫東西。現在我看清楚他們了，不過我還沒有看清楚你，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跟他們混？你難道看不出他們是鬼，是一羣禽獸。竹均，我看你的眼，我就知道你厭惡他們，而你故意天天裝出滿不在意的樣子，天天自己騙着自己。

露：（深遠地望着他）你——

達：你這樣看我做什麼？

露：（忽然——倔強地嘲諷着。）你很相信你自己的聰明。

達：竹均，你又來了。不，我不聰明。但是我相信你的聰明。你不要瞞我，你心裏痛苦，請你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我求你不要再跟我倔強，我知道你嘴頭上硬，故意說着謊，叫人相信你快樂，可是你眼神兒軟，你的眼睛不住你的恐慌，你的猶疑，不滿。竹均，一個人可以欺騙別人，但欺騙不了自己，你這樣會把你悶死的。

露：（嘆一口氣）不過你叫我幹什麼好呢？

達：很簡單你跟我走，先離開這兒。

露：離開這兒？

達：嗯，遠遠地離開他們。

露：（仰頭想）可……可……可是上哪裏去呢？我這個人在熱鬧的時候總想着

達：寂寞，寂寞了又常想起熱鬧。整天不知道自己怎麼樣才好。你叫我到哪裏去呢？那有一個辦法：你應該結婚！你需要嫁人！你該跟我走。

露：（忽然笑起來）你的拿手好戲又來了。

達：不，不，你不要誤會，我不是跟你求婚。我並沒有說我要娶你。我說我帶你走，這一次我要替你找個丈夫。

露：你替我找丈夫？

達：嗯，我替你找。你們女人只懂得嫁人，可是總不懂得嫁哪一類人。這一次，我帶你去找，我要替你找一個真正的男人。你跟我走。

露：（笑着）你是說一手拉着我一手敲着鑼，到處去找我的男人麼？

達：那怕什麼？竹均，你應該嫁一個真正的男人。他一定很結實，很傻氣，整天地苦幹，像這兩天那些打夯的人一樣。

露：哦，你說要我嫁給一個打夯的？

達：那不也很好。你看他們哪一點不像個男人？竹均，你應該結婚。你應該立刻離開這兒。

露：（思慮地）離開——是的。不過，結婚？（噓出一口氣。）

達：竹均，你正年青，爲什麼不試試呢？活着原來就是不斷的冒險，結婚是裏面最險的一段。

露：（頓，忽然，把頭轉過去，緩緩一字一字地）可是這個險我冒過了。

達：（吃了一驚）什麼？你試過？

露：（乏味地）嗯，我試過。但是（嘆一口氣）一點也不險。——平淡無聊，並且想起來很可笑。

達：竹均，……你……你已經結過婚？

露：咦，你爲什麼這麼驚訝？難道必須等你替我去找，我才可以冒這個險麼？

達：（低聲）這個人是誰？

露：（神秘地）這個人有點像你。

達：（起了興趣）像我？

露： 嗯，——他是個傻子。

達： （失望）哦。

露： 因為他是個詩人。（追想）這個人哪……這個人思想起來很聰明，做起事就很糊塗。讓他一個人說話他最可愛，多一個人談天他簡直驚扯得叫人頭痛。他是個最忠心的朋友，可是個最不體貼的情人。他罵過我，而且他還打過我。

達： 但是（怕說的樣子）你愛他？

露： （肯定）嗯，我愛他！他叫我離開這兒跟他結婚，我就離開這兒跟他結婚。他到我到鄉下去，我就陪他到鄉下去。他說『你應該生個小孩！』我就為他生個小孩。結婚以後幾個月，我們過的是天堂似的日子。他最喜歡看日出，每天早上他一天亮就爬起來，叫我陪他看太陽。他真像個小孩子，那麼天真！那麼高興！有時樂得在我面前直翻跟頭，他總是說『太陽出來了，黑暗就會過去的。』他永遠是那麼樂觀，他寫一本小說也叫日出，因為他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

達：不過——以後呢？

露：以後？——（低頭）這有什麼提頭！

達：爲什麼不叫我也分一點他的希望呢。

露：（望着前面）以後他就一個人追他的希望去了。

達：怎麼講？

露：你不懂？後來，新鮮的漸漸不新鮮了。兩個人處久了，漸漸就覺得平淡了，無聊了。但是都還忍着；不過有一天……他忽然說我是他的累贅，我也忍不住說他簡直是討厭！從那天以後我們漸漸就不打架了，不吵嘴了，他也不罵我，也不打我了。

達：那不是很好麼？

露：不，你不懂。我告訴你結婚後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窮，不是嫉妬，不是打架，而是平淡，無聊，厭煩。兩個人互相覺得是個累贅。懶得再吵嘴打架，直盼望哪一天天

塌了，等死。於是我們先只見面拉長臉，皺眉頭，不說話。最後他怎麼想法子叫我頭痛，我也怎麼想法子叫他頭痛。他要走一步，我不讓他走；我要動一動，他也不許我動。兩個人彷彿網在一起扔到水裏，向下沉，……沉，……沉，……

達：不過你們逃出來了。

露：那是因為那根繩子斷了。

達：什麼？

露：孩子死了。

達：你們就分開了？

露：嗯，他也去追他的希望去了。

達：那麼，他在哪裏？

露：不知道。

達：那他有一天也許回來看你。

露：不，他決不會回來的。他現在一定工作得高興。（低頭）他會認爲我現在簡直已經墮落到沒有法子挽救的地步。（悲痛地）哼！他早把我忘記了。

達：（忽然）你似乎還沒有忘記他？

露：嗯，我忘不了他。我到死也忘不了他。喂，你喜歡這兩句話麼？『太陽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你喜歡麼？

達：我不大懂。

露：這是他的小說裏一個快死的老人說的。

達：你爲什麼忽然要提起這一句？

露：因爲我……我……我時常想着這樣的人。

達：（忽然）我看你現在還愛他。

露：（低頭）嗯。

達：你很愛他。

露：（望）嗯。——但是你爲什麼這麼問我？

達：沒有什麼，也許我問清楚了，可以放心。這樣，我可以不必時常惦念着你了。謝

謝你，竹均，你真是個爽快人。（立起來）竹均，我要去收拾東西去了。

露：你就要走？這裏還有你一封電報。（拿出來交給他。）

達：（拆開看）嗯。（把電報揉成一團。）

露：是催你回去麼？

達：嗯，是的。（停頓）再見吧！竹均！（伸出來。）

露：爲什麼這麼忙？難道你天亮就走麼？

達：我想天亮就離開旅館。

露：你坐哪一蹬車？

達：不，我不回去。我只是想搬開。

露：你不走？

達：不，我不回去。不過我也許不能常來看你了。

露：（奇怪）爲什麼？這句話很神秘。

達：我在這裏要多住些天，也許我在這裏要做一點事情。

露：你在這裏找事做？

達：事情自然很多，我也許要跟金八打打交待，也許要爲着小東西跑跑，也許爲那

小書記那一類人做點事，都難說。我只是想有許多事可做的。

露：這麼說，你跟他要走一條路了。

達：誰？

露：他——我那個詩人。

達：不，我不會成詩人。但是我也許真會變成一個傻子。

露：（嘆一口氣）去吧！你們去吧！我知道我會被你們都忘記的。

達：（忽然）不過，竹均，你爲什麼不跟我走？（拉起她的手，熱烈地）你跟我走還

是跟我走吧。

露：可是——（空虛地望着前面）上哪兒去呢？我告訴過你，我是賣給這個地方的。

達：（放下手，憐恤地望着她）好吧，你——唉，……你……你這個人太驕傲，太倔強。

（敲門聲。）

露：誰？

〔李石清推中門進。李石清忽然氣派不同了，挺着胸脯走進來，馬褂換了坎肩，前額的頭髮也賊亮賊亮的梳成了好幾緒，眼神固然依舊那樣東張西望地提防着，却來得氣勢汹汹，見着人客氣裏含着敵視，他不像以前那樣對白露低聲下氣，他有些故爲傲慢。〕

露：哦，李先生。（福升隨進。）

李：（看看方達生和白露）陳小姐，（回頭對門前的福升）福升，你下去叫我的

汽車等着我，我也許一會兒跟潘經理談完話就回公館的。

福：是，李先——（忽然）是，襄理。不過您太太方才打電話，說——

李：（厭煩地）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露：李先生，你的少爺好一點了麼？

李：好好，還好。月亭在屋裏麼？

露：月亭大概在那兒吧。

李：我要跟他談一點機密的事。

露：（不愉快）是要我們出去躲躲麼？

李：（知道自己有點過份）不，不，那倒不必。我進去找他談也是可以的。少陪！少陪！

（李石清揚長地走入左門。）

露：（看他走進去，嗤笑）唉！

達：這個人忽然——是怎麼回事？

露：你不知道，他當了襄理了。

達：（恍然）哦！（笑了笑）可憐！

露：嗯。好玩的很。

〔胡四由中門進。他又換了一套衣服，更「標緻」了，他一邊拿着大衣，一邊挾着煙捲，嘴里哼着流行調，開了中門。〕

胡：（彷彿到了自己的家，把帽子扔在沙發上，大氅也擱在那裏，口裏不住地吹着哨，他似乎一個人也沒有看見，穩穩當當地放好衣服，走到左面立櫃穿衣鏡前，照照自己，打着呵欠對白露說話。）白露，她呢？

露：誰？

胡：（還是那一付不動情感的嘴臉。）老妖精！

露：不知道。

胡：（又打了一個呵欠）眼麼？

達：（嫌惡）你問誰？

胡：哦，方——方先生。您剛回來？我們總算投緣。今天晚上見了兩面。

達：（不理他）白露，你願意到我屋裏坐一下麼？

露：嗯，好。

（兩個人由中門下。）

胡：（望着他們走出去）媽的加料貨！「刺兒頭」帶半瘋！

〔整整自己的衣服，又向那穿衣鏡回回頭，理兩下鬢角，正預備進右門，右門開了，由裏走出潘月亭和李石清。〕

李：（對潘）裏面人太多，還是在這兒談方便些。

潘：好，也好。

胡：（很熟稔地）石清，你怎麼現在還在這兒？還不回家去？

李：嗯，嗯。

胡：潘經理。

潘：胡四，你快進去吧。八奶奶還等着你說戲呢！

胡：是我就去。石清，你過來，我跟你先說一句話。

李：什麼？

胡：（笑嘻嘻地）我昨兒格在馬路上又瞧見你的媳婦了，（低聲對着他的耳朵）

你的媳婦長得真不錯。

李：（一向與胡四這樣慣了的，現在無法和他正顏厲色，只好半氣半惱，似笑非笑

地）唏唏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胡：沒有什麼說的，石清，回頭見。

〔胡四很伶俐地由右門下。〕

潘：請坐吧。有什麼事麼？

李：（坐下很得意地）自然有。

潘：你說是什麼？

李：月——（彷彿不大順口）經理知道了市面上怎麼回事麼？

潘：（故意地）不大清楚，你說說看。

李：（低聲祕語）我這是從一個極秘密的地方打聽出來的。我們這一次買的公債算買對了，您放心吧！金八這次真是向裏收，謠言說他故意造空氣，他好向外甩，完全是神經過敏，假的。這一次我們算拿準了，我剛才一算，我們現在一共是四百五十萬，這一「倒騰」●說不定有三十萬的賺頭。

潘：（唯唯否否地）是……是……是。（但是沒有等李石清說完，他忽然插嘴，）
哦，我聽福升說你太太——

李：（不屑於聽這些瑣碎的事）那我知道，我知道。——我跟您說，我們說不定有三十萬的賺頭。這還是說行市就照這樣漲。要是一兩天這個看漲的消息越看

赴真，空戶們再忍痛補進，跟着一搶，湊個熱鬧，我跟您說，不出十天，再多賺個十萬二十萬，隨隨便便地就是一說。

潘：（阻止他）是你的太太催你回去麼？

李：不要管她，先不管她。我提議，月亭，這次行裏這點公債現在我們是絕對不賣了。我告訴你，這個行市還要大漲特漲，不會漲到這一點就完事。並且（非常興奮地）我現在勸你，月亭，我們最好明天看情形再買進，明天的行市還可以買，還是吃不了虧。

潘：石清，你知道你的兒子病了麼？

李：不要緊，不要緊。——（更緊張）我看我們還是買。對！我們就這麼決定了。月亭，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這一次買成功了，我主張，以後行裏再也不冒這樣的險。說什麼我們也不必拆這個爛污，以後留點信用吧。不過，這一次我們破釜沉舟幹一次，明天，一大清早，我們看看行市，還是買進。

潘：不過——

李：我們再加上五十萬，湊上一個整數。我想這決不會有錯的。我計算着我們應該先把行裏的信用整頓一下，第一，行裏的存款要——

潘：石清！石清！你知道你的兒子病得很重麼？

李：爲什麼你老提這些不高興的話？

潘：因爲我看你太高興了。

李：怎麼，爲什麼不高興呢！這次事我幫您做得不算不漂亮。我爲什麼不高興呢！

潘：哦，我忘了你這兩天做了襄理了。

李：經理，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潘：也沒有什麼意思。你知道我現在手下這點公債已經是錢了麼？

李：自然。

潘：你知道就這麼一點賺頭已經足足能還金八的款麼？

李：我計算着還有富餘。

潘：哦，那好極了。有這點富餘再加我潘四這點活動勁兒，你想想我還怕不怕人跟

我搗亂？

李：我不大明白經理的話。

潘：譬如有人說不定要宣傳我銀行的準備金不夠？

李：哦？

潘：或者說我把銀行房產都抵押出去。

李：哦……

潘：再不然，說我的銀行這一年簡直沒有賺錢。眼看着要關門。

李：（譏笑）不過，經理，何必提這個？這不——

潘：我自己自然不願意提這個。不過說不定有人偏要提，提這個，你說這怎麼辦？

李：這話不太遠了點麼？

潘：（冷冷地看着他）話倒是不十分遠。也不過是六七天的工夫，我彷彿聽見有人跟我當面說過。

李：經理，您這是何苦呢？聖人說過：『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個做大事的人多忍似乎總比不忍強。

潘：（稜他一眼）我想我這兩天很忍了一會。不過，我要跟你說一句實在話：我很討厭一個自作聰明的人在我的面前多插嘴，我也不大願意叫旁人看我好欺負，天生的狗食，以為我心甘情願地叫人耍挾。但是我最厭惡行裏的同人背後罵我是個老混蛋，瞎了眼，昏了頭，叫一個不學無術的三等貨來做我的襄理。

李：（極力壓制自己）我希望經理說話無妨客氣一點，字眼上可以略微斟酌斟酌再用。

潘：我很斟酌，很留神，我這一句一句都是不可再斟酌的客氣話。

李：（猶笑）好了，這些名詞字眼都可說無關緊要：頭等貨，三等貨，都是這麼一說，

差別倒是很有有限。不過，經理，我們都是多半在外做事的人，我想，大事小事，人最低應該講點信用。

潘：

（看李）信用（大笑）你要談信用？信用我不是不講，可是要看誰？我想我活了這麼大年紀，我該明白跟哪一類人才可以講信用，跟哪一類人就根本用不着講信用的。

李：

那麼，經理彷彿是不預備跟我講信用了。

潘：

（尖酸地）這句話真不像你這麼聰明的人說的。

李：

經理自然是比我們聰明的。

潘：

那倒也不見得。不過我也許明白一個很要緊的小道理。就是對那種太自作聰明的壞蛋，我有時可以絕對不講信用的。（忽然）你知道你的太太跟你打電話了麼？

李：

（眩惑地）我知道，我知道。

潘：你的少爺病得快要死了，李太太催你快回家。

李：（瞪眼望着潘，低聲）我是要回家的。

潘：那好極了。我聽說你還有汽車在門口等着你。（刻薄地）坐汽車回家是很快的，回家之後，你無妨在家裏多多練習自己的聰明，你這樣精明強幹的人不會沒有事的。有了事，我看你還可以常常開開人家的抽屜，譬如說看看人家的房產是不是已經抵押出去了，調查調查人家的存款究竟有多少。……不過我可以順便聲明一下，省得你替我再多操心，我那抽屜裏的文件現在都存在保險庫去了。

李：（憤怒叫他說不出一個字）嗯！

潘：（由身上取出一個信封）李先生，這是你的薪水清單。我跟你算一算。襄理的薪水一月一共是二百七十元。你做了三天，會計告訴我你已經預支了二百五十元，不過我想我們還是客氣點好，我支給你一個月的全薪。現在剩下的二十

五塊錢，請你收下，不過你今天坐的汽車，賬行裏是不能再替你付的。

李：可是，潘經理——（忽然他不再多說了，狠狠地盯了潘一眼，伸出手。）好，你拿來吧。（接下錢）

潘：（走了兩步，回過頭）好，我走了，你以後沒事可以常到這兒來玩玩，以後你愛稱呼我什麼就稱呼我什麼，就像方才，你叫我月亭也可以；稱兄道弟，跟我「你呀我呀」地說話也可以；現在我們是平等了！再見

〔潘由右門下。〕

李：（一個人楞了半天，才由鼻裏噙出一兩聲冷笑。）好好！（拿起鈔票，緊緊地握着，恨恨地低聲）二十五塊！（更低聲）二十五塊錢。（咬牙切齒）我要宰了你呀！（電話鈴響一下，他不理）我爲着你這點公債，我連家都忘了，孩子的病我都沒有理，我花費自己的薪水來做排場，打聽消息。現在你成了功賺了錢，忽然地，不要我了。（猶笑）不要我了。你把我當成賊看，你罵了我，當面罵了我，侮

辱我，瞧不起我！（刺着他的痛處，高聲）啊，你瞧不起我（打着自己的胸）你瞧不起我李石清，你這一招簡直把我當作混蛋給耍了。哦，（電話鈴又響了響）（嘲弄自己，尖銳地笑起來）你真會挖苦我呀！我是「自作聰明」！我是「不學無術」！哦，我原是個「壞蛋」！哼，叫我壞蛋你都是抬高了，我原來是個「三等貨」（怪笑，電話鈴又響了一陣）可是你以為我就這樣跟你了啦！你以為我怕你——哼，（眼睛閃出憤恨的火）今天我要宰了你，宰了你們這幫東西，我一個也不饒，一個也不饒你們的。

〔忽然中門急急敲門聲。〕

李：
誰？

〔李太太慌張走進，顏色更憔悴，衣服滿是繻紋，淚水承在眼邊。〕

李太太：石清，你怎麼啦？你出去一天爲什麼現在還不回家！

李：（眼直瞪瞪地）我不回家！

李太太：（哭出聲音）小五兒快不成了，舌頭都涼了，石清。我現在同媽叫了個車，送他到醫院，走了三個醫院，三個醫院都不肯收。

李：不收，是治不了啦？

李太太：醫院要錢。（忽然四面望望）他們要現款，都要現錢。最低的都要五十塊押款。現在家裏只有十五塊錢，我都拿出來也不夠。（抽噎）石清，你得想法子救救我們的孩子。

李：（摸摸自己的身上，掏出幾張零碎票子）都拿去吧。

李太太：（忙數）這……這只有十七塊多錢。

李：那……那有什麼法子。

李太太：（擦眼淚）不過石清，（望着他）小五這孩子——

李：（悲憤）爲什我們要生這麼一大堆孩子呢！然而不由己地他拿起方才的鈔票，緊緊握着，嚥下憤恨交給李太太，（辛酸地）拿去拿去，這是二十五塊，賣

臉錢。」（李太太收下。）

李太太（急切地）不過石清，你不一塊去麼？

李：你先去，我一會來。

李太太：可是，石清——

李：（咆哮起來）叫你先走，你就先走。你還吵什麼！快走！快走！你不要惹我！

〔叩門聲〕

李太太：（懇求）不過，石清——（叩門聲仍響）有人來！

李：誰？（不答，叩門聲仍響）進來誰？（叩門聲仍響）誰？（他走至中門，猛然開了

門。他吃了一驚。黃省三像一架骷髏立在門口，目光灼灼地望着他。）

李：（低聲）你！（冷笑）你來得真巧。

〔他幽然地進來，如同吹來了一陣陰風。他叫人想起鬼，想起從墳墓裏夜半爬出來的僵屍。他的長袍早不見了。上身只是一件繭青破棉襖，領扣敞着，露出稜稜幾根頸骨，底襟看得見裏面污舊的棉絮，袖

口很長，拖在下面。底下只穿一件單褲，兩條腿在裏面撐起來細得如一對柔棒。他頭髮非常散亂，人也更佻儻了，但他不像以前那樣畏怯，他的神色陰慘，沒有表情，不會笑，彷彿也不大會哭，他呆滯地望着李石清，如同中了邪魔一樣。

李：（對李太太）你走吧。有人來了。

李太太：石清……

〔她向他投一道怨望的眼光，嚶嚶地哭泣走出中門。〕

李：（望她出了門，憤怒地）哼，我不走的，我不走的，我想不出辦法，我死了也不走的。（來回走，忘記黃省三在他面前。）

黃：經理！

李：（忽然立住）哦，你——你這流氓，你爲什麼又纏上我了？

黃：嗯。經理！

李：（疑惑地）什麼，經理？誰叫你叫我經理？誰叫你叫我經理？

黃：（依然呆板地，背書一樣）經理，我是銀行的小書記。我姓黃，我叫黃省三，一

個月賺十塊二毛五，我有三個孩子，經理，我有三個孩子……我一個月賺十塊

二毛五！我姓黃，我叫黃省三……

李：（看着他，忽然明白）你是——（然而急躁地）真！你爲什麼又找上我了？

你知道我是誰？我是誰？你找我做什麼？

黃：潘經理！我求你，我求你！

李：我不是潘經理，我不姓潘，我姓李！（指自己）你難道不認識我？不認識我這個

人？

黃：（點頭）我認識你。

李：誰？

黃：你是潘經理。

李：真！你這是來做什麼？你爲什麼單檢這個時候找我來跟我開心。你找上我是做

什麼？

黃：（還是呆滯的）他們不叫我死！他們不答應叫我死。

李：（急得失了同情）你死就死了，他們爲什麼不讓你死？

黃：那些人，那些官兒們，老爺們，他們偏要放我。

李：哦，他們把你放出來了。

黃：他們偏說我那個時候神經失常，犯神經病，他們偏把我放出來，硬說我沒有罪。

（誠懇地）我求您，我求您，您行行好，您再重重地給我一拳，（指着自己的肺部）就在這兒，一下就成了，您行行好，潘經理。

李：真！我不是潘經理，你看清楚一點，我不姓潘，我姓李，我叫李石清，你難道不認識？

（半响）

黃：（忽然嚶嚶地像一個女人哭起來）我的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們，我把你們害死了，爹爹逼你們死了。

李：怎麼，你的孩子都——

黃：都上了天了。（忽然）你們爲什麼不讓我死？（神經錯亂，以爲仍在法庭）我沒有犯神經病！我跟您說，庭長！那時，我實在沒有犯神經病！我很清楚，我自己買的鴉片烟。庭長，那錢是潘經理給我的三塊錢，兩塊錢還了房錢，我拿一塊錢買的鴉片烟。庭長，我自己買的紅糖跟烟攪好，叫孩子們喝的，我親手把他們毒死的。可是你們爲什麼要救我？我沒有錢再買烟，你們難道就不許我跳河？你們爲什麼不讓我死？庭長，您不要信我這些鄰居的話，他們是胡說八道，我那時候很明白，我沒有犯神經病。國家有法律，你們不能放我。庭長！（抓住李的手）庭長，我親手毒死了人，毒死我的兒子，我的望望，我的小雲，我的……（抱着李）我的庭長，您得要殺死我呀！

李：（用力解開自己）躲開我，你放下手。你這個混帳東西！你看看，你到了哪兒？

（用力搖撼他）你看看我是誰？

黃：（看李四面望，半晌，忽然）潘……潘……經理，我這是到了哪兒了？

李：真！死鬼，你跟我纏些什麼？走走滾滾，你再不滾開，我就要叫警察抓你了。

（要按電鈴）

黃：你別，你別叫他們。（拉着李的手）你別，別叫他們（沉痛辛酸地）潘，潘經理，

人不能這麼待人呀，人不能這麼待人呀！前些日子我孩子們在，我要活着，我求你們叫我活着，可是你們偏不要我活着。現在（涕哭）他們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我求你們叫我死，可是你們又偏不要我死。潘經理，我們都是人，人不能這麼待人呀！（衰弱地哭了起來）

李：真……你這個混蛋！你簡直把我的心攪亂了。你快滾，快滾，我簡直也要瘋了。滾，你這個流氓，你跟我滾哪。

黃：不，我求您，潘經理，您行行好吧。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我跟您跪下，您可憐可憐我吧，您別再逼我了。（跪下）您讓我走一條痛快的路吧。

李：（拉起他）好，我讓你死，我讓你死。不過你先起來，你得先認識我，我姓李，你再

聽一遍，我姓李，李，李。

黃：（記不起來）李？

李：你不記得那一天你到這兒找我……我……我勸過你拉洋車？

黃：哦？

李：我還勸過你要飯？

黃：哦？

李：我還勸過你偷？

黃：哦，你還勸過我跳樓！（忽然瘋狂一般歡喜，四面望，彷彿找窗戶，立刻向窗戶那

面跑。）

李：（一手拉住他）福升！福升！福升！

〔福升由中門進。〕

李：把他拉出去。這個人瘋了。

福升：你又來了！

〔福升抓住他向外拉，黃省三像小雞一樣地和他做徒然的掙扎。〕

黃：李先生，我沒有瘋！你得救救我，你得救救我！我沒有瘋啊！

〔黃爲福升拉下去。〕

李：天啊！（急躁地）這個傻王八蛋，你爲什麼瘋了？你爲什麼瘋？你太便宜他了！

〔電話鈴又急響。〕

李：（拿起耳機）喂，哪兒？報館張先生麼？我是石清。什麼？剛才你打電話來？沒人

接？哦……你已經派人拿一封信送來了。哦，是的，你先別着急……什麼？

消息不好？誰說的？怎麼，還是金八的人露出來的。不會吧！這兩天，不是聽說

金八天天在收麼？什麼？他一點也沒有買！怎麼，這一星期看漲完全是

他在造謠言！啊！他從昨天起已經把早存的貨向外甩了……這句話是真

的？（他喜歡得手都抖起來。）什麼？這個消息已經傳出去了……哦，哦，那麼明天行市開盤就要大落。哦，你想可以落多少……（拍着桌子）什麼？第二盤就會停拍。（坐在桌子上。）哦……哦……（拍着自己的屁股）你說……大豐這次公債簡直叫金八坑了……是……是……我，我也是這麼想，我怕金八說不定就要提款……好極了，——哦，糟極了。好……好，你已經寫過一封信，送到這兒。好，回頭見，回頭見，我就交給四爺。

（他放下耳機，走到門口。）

李：
福升，福升！

（福升上。）

李：剛才報館張先生派人給四爺送來一封信，你看見了沒有？

福：早看見了。

李：在哪兒？

福：這兒。（由身上掏出來。）

李：拿來！拿來！怎麼早不說？

〔李由福升手裏搶來，連忙看。〕

福：（在旁邊插嘴）我剛才倒是想給四爺的，可是我瞧見四爺正在打牌，手氣好，

連着「和」三番，我就沒送上去。

李：去，去！出去。少在這兒多嘴。

福：是，襄理。

〔福升下。〕

李：（看完信，長吸一口氣，幾乎是跳躍）你來的好！你來的好！你來的好！你來的真是時候。

〔白露由中門上。〕

李：（滿面堆着笑容）陳小姐，客還沒有走麼？

露：他們就要走了，我來送送他們。怎麼，襄理，忽然這一會紅光滿面的。

李： 哼，人逢喜事精神爽，也許現在——立刻我要有一件最開心的事。

露： 又要陞副理了麼？

李： （猶笑）這點快活跟陞了副理也差不多。小姐要是到屋裏去的時候，我就

請小姐把四爺趕快請出來一會，因為現在有人送來一封信，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發生，請他老人家立刻到這屋裏來吩咐吩咐該怎麼辦好。

露： 奇怪，您現在忽然又非常客氣起來了。

李： 當着小姐總是應該客氣一點的。（鞠躬）

〔白露由右門下。〕

李： （顫抖）哦……哦……我怎麼反而穩不住了。（來回地走）

〔潘月亭由右門進。〕

潘： 哦，你還沒有回家？

李： 是，經理，我因為心裏老惦念您行裏的公事，所以總是不想回去。

潘：你找我做什麼？

李：（低聲下氣）您的牌打得怎麼樣？

潘：（看看他）還順遂！

李：我聽說您現在手氣很好。

潘：是不壞。

李：您「和」了幾次三番？

潘：（不屑）我料到你又會找我的，不過沒想到你見了我，儘說這一類的話。

李：您想我還是要找您，求您賞碗飯吃，——是呀，我沒有錢，我是靠着銀行過日子。

您想，您剛才——

潘：（忽然）那封信呢？

李：哪封信？

潘：白露說你有一封我的信在手裏。

李：是，您想看麼？

潘：哪兒來的？

李：報館張先生特派人送來的。

潘：快點拿來。

李：不過我怕您看完之後太驚訝了，我沒有敢就跟您送去。

潘：怎麼，是公債又要大漲麼？

李：自然是公債，我剛一看，我告訴您，我簡直驚訝極了。

潘：好極了，一提公債就準是喜信，我這一次算看對了。好，快拿出來吧。

李：不過，經理，我先拆開看了。

潘：什麼？你怎麼敢拆開了？

李：不過，經理，我要是不拆開，我怎麼能知道是個喜信，好跟您報喜呢？

潘：（急想看信）好，好，好，你快拿來吧。

李：（慢慢掏出信）您不會生氣吧。您不會說我自作聰明，故意多事吧？（一面把

信由信封抽出，慢慢把信紙鋪在桌上。）請您一張一張地看吧。

潘：（奇怪他爲什麼這樣做排，彷彿覺出來裏面很蹊蹺。他不信任地望着李石清，

却又急忙地拿起信紙來讀。）好，好。

李：（在他旁邊插嘴，慢吞吞地）這件事我簡直是想不到的，不會這麼巧，不會來

得這麼合適。我想這一定是謠言，天下哪會有這樣快的事。您看，我有點好插嘴，

好多說幾句閒話，經理，您不嫌煩麼？

潘：（看完了信，慌起來，再看幾句）我……我不相信，這是假的。這個消息一定是

不可靠的。（忙走到電話前面，撥號碼）喂喂，你是新報館麼？我姓潘，我是潘

四爺呀……我找總編輯張先生說話。快點快點！……什麼？出去了？不過他剛才

……哦，他剛出去。……你知道他上哪兒去了麼？……怎麼，不知道？……混蛋你

怎麼不問一聲？……得，得了，不用了。（放下耳機，停一下，敲着信封，忽然想起一

個人，又撥圓盤號碼。）喂，你是會賢俱樂部麼？我找丁先生說話。……什麼，就是金八爺的私人秘書，丁牧之，丁先生。……什麼？他回家了！他怎麼會這時候回家？

現在不過（看自己的手表）才——

現在不過才五點多，快天亮了。

李： 潘：

（望了李一眼，對着喇叭。）那麼他家裏的電話號碼呢？……哦，四三五四三，好

好……好。好。（放下耳機。）這幫東西，求着他們，他們都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

（又撥圓盤號碼。）喂……喂……喂，你是丁宅麼？（再轉號碼。）喂……喂……

喂。（再轉，自語。）怎麼會沒有人接？

自然是底下人都睡覺了。

潘： 李：
（重重放下耳機）都睡死了！（頹然坐下）荒唐，荒唐！這消息一定是不可靠的。不會的，不會的。

〔李石清目光耿耿，不轉眼地望着他。〕

潘： 露露！露露！

〔白露由右門進〕

露： 幹什麼？月亭？

潘： 勞駕，你跟我倒一杯開水。

露： 怎麼啦？

潘： 我有點頭痛。

〔她去倒水。〕

李： 我也想這消息是不可靠的。（似乎很誠懇地）您早上不打聽了許多人了麼？

潘： （自語）這有點開玩笑。這簡直是開玩笑

〔白露把水遞給他。〕

露： 怎麼，月亭？

潘： （把信交給她）你看！（坐在那裏發癡）

李：（走到潘的面前，低聲。）經理，其實這件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公債要是落

一毛兩毛的，也沒有什麼大損失。您忘了細看看，經理，那信上真提了要落多少？

潘：（霍地立起來）哦，是的是的。露露，把信給我。（一把搶過來，忙忙地看。）

李：（在潘後面，指指點點）不，不，在這一張，在這一張。（二人低聲讀信）『……』

此消息已傳佈市面，明日行市定當一落千丈，決無疑義。……』

露：他明明說行市一定要大落特落。

潘：（頹然）嗯。他的意思是說明天開了盤就要停拍。

李：（辯駁的樣子）可是方才張先生來了信以後，他又來了電話。

潘：（燃着了希望挺起腰）他後來又來了電話，哦，什麼，他說什麼？

李：他說還是沒有辦法。金八在後面操縱，沒有一點法子。

潘：（又頹然靠椅背）這個混帳東西！

〔福升推中門進。〕

露： 幹什麼？

福： 報館張先生來了。

露： 請他進來。

福： 他說這邊人太多，不便說話，他還在十號等您。（潘月亭立刻向門走。）

〔與福升進門差不多同時電話鈴響。李石清接電話。〕

李： 喂，你哪兒？……我是五十二號。……我是石清。……哦，您找潘四爺？……

這兒。（攔住要出門的潘月亭）金八的秘書丁先生要找您說話。

潘： （接耳機）喂，我月亭啊。……哦，丁先生。……剛才我找了您許久。……是。……是。

……是。……不要緊！……沒什麼。……什麼？他要提（看着李，又止住話頭）……什麼，

明天早上他就完全要提。……喂，不過我跟金八爺明明說好再緩一個星期。

……那他這。……這簡直故意地開玩笑！……（暴躁地）喂，丁先生。……他不能這

麼不講信用。……「信用」你告訴他。……他說好了再緩一星期，他現在忽然……

喂……喂……我要請金八爺談一下什麼？他現在不見，人不過……喂，我問你，

牧之，八爺這兩天買什麼公債沒有？……什麼……他賣都賣不完？……哦……

（忽然）喂，喂，你聽着！你聽着！（亂敲半天，沒有回應。放下耳機。）這個狗食，

他在姑娘家喝醉了，到了這麼晚他才把這件事告訴我。（廢然倒在椅上。）

福：四爺，報館張先生……

潘：去，去，去，你們別再來攪我。

李：不過，經理……

潘：（咆哮）走走！（對李石清）你走！（李走出中門。對白露）你先到那邊去，讓

我歇歇。

露：月亭，你——

潘：（搖搖手）你先去看看他們，他們大概都要走了。

〔白露走出右門。〕

潘：（來回徘徊，坐下立起，立起坐下。）唉，沒有辦法，這是死路！金八簡直是故意要收拾我。

（中門呀然響。

潘：

（心驚肉跳）誰誰？

李：

還是我，經理。自作聰明的壞蛋又來了。

潘：

你來——你又來幹什麼？

李：

我想我們兩個人談談比三個人要痛快一點。

潘：

你還要談什麼？

李：

不談什麼，三等貨來看看頭等貨現在怎麼樣了。

潘：

（跳起來）混蛋！

李：

（豎起眉）你混蛋！

潘：

跟我滾！

李：（也厲聲）你先跟我滾！（半晌，冷笑。）你忘了現在我們是平等了。

潘：（按下氣，坐下）你小心，你這樣說話，你得小心。

李：我不用小心，我家沒有一個大錢，我口袋裏儘是當票，我用不着小心！

潘：不過你應當小心有人請你吃官司，你這窮光蛋。

李：窮光蛋，對了。不過你先看看你自己吧！我的潘經理。我沒有債，我沒有成千成萬的債。我沒有人逼着我要錢，我沒有眼看看錢到了手，又叫人家搶了走。潘經理，你可憐可憐你自己吧。你還不及一個窮光蛋呢，我叫一個流氓要了，我只是窮，你叫一個更大的流氓要了，他要你的命。（尖酸地）哦，你是不跟一個自作聰明的壞蛋講信用的。可是人家願意跟你講信用？你不講信用，人家比你還不講信用，你以為你聰明，人家比你還要聰明。你罵了我，你挖苦我，你侮辱我，你還瞧不起我！（大聲）現在我快活極了！我高興極了！明天早上我要親眼看着你的行裏要擠兌，我親眼看着付不出款來，我還親眼看着那些十塊八塊的窮戶

頭，（低聲惡意地）也瞧不起你，侮辱你，挖苦你，罵你，咒你，——哦，他們要宰了你，吃了你呀！你害了他們！你害了他們！他們要剝你的皮，要挖你的眼睛！你現在只有死，只有死，你才對得起他們！只有死，你才逃得了！

潘：（暴躁地敲着桌子）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李：我要說，我要痛痛快快地说，——你這老混蛋，你這天生的狗食，你瞎了眼，昏了頭，——

潘：（跳了起來）我……我先宰了你再說。（要與李拚命，一把抓着李的頭頸正要——）

（白露跑出。）

露：月亭，月亭，你讓他去吧！

李：（他的頭頸爲潘摺住，掙扎）你殺了我吧！你宰了我吧。可是金八不會饒了你，在門口，……在門口，……

潘：（放下手）在門口，什麼？

李：在門口黑三等着你。金八叫他來候着你。

潘：爲……爲什麼？

李：他怕你跑了，他叫黑三那一幫人跟着你。

露：（半晌，潘垂首低聲）金八，金八！怎麼到處都是他？

潘：（低頭）他要逼死我（忽然對李慘笑）你現在大概可以滿意了吧！

李：（望望潘，沒有說話）

（電話鈴急響）

潘：白露，你先替我接一下。這多半是金八的電話。

李：讓我接。

露：不，不我接。（已經拿起耳機，李與潘各據左右，二人都緊張地望着她。）喂，誰？

是五十二號！我白露啊！哦什麼？李太太……哦……哦……你找石清？石清就在

這兒。(回首向李石清) 李太太由醫院打來的電話。(潘頹然坐沙發上)

李:

(拿起耳機) 我石清你們到了醫院了。哦，小五怎麼(焦急地，和方才

不關心的心情恰恰相反。) 什麼你再說一遍，我聽不清楚。什麼小五

斷……斷……斷了氣了那……(停發一下楞) 那你找醫生啊(痛苦地拍

着桌子) 找醫生啊! 不是已經帶了錢麼? 給他們錢! 你給他們錢哪! 什麼他

……他在路上死……死的。(眼淚流下來。) 哦，他在路上叫

着我，叫着爸爸……就沒有氣了。(他沒有力量再聽下去，扔下耳機，嗚

咽起來。) 哦，我的兒子啊! 哦……我的小五啊。(忽然又拿起耳機) 我就

來我就來!

(李石清一邊抓起帽子，一邊揩着眼淚望了潘一眼，潘也呆呆望了他一眼，李便由中門走出去。)

露:

可憐! 月亭，你們這是爲什麼?

〔遠處雞叫。〕

潘：白露，客走了麼？

露：早走了，只有胡四，顧八他們還在這兒。

潘：我難道會有這一天麼？白露，你等等，我想跟報館張先生再商量商量。

露：月亭，你好一點了麼？

潘：還好，還好，我去一下，我回頭就來看你。

露：你就走了麼？

潘：不，我說回頭就來的。

露：好，你去吧！

〔潘由中門下。〕

〔遠處雞鳴聲，白露走到窗前，緩緩拉開窗幔，天空微露淡藍色。她望一望，嘆一口氣又慢慢踱回來。〕

遠遠雞聲又鳴，她立在台中望空冥想。

露：（低聲，憂鬱地自己叫自己）白露，天又要亮了。

〔由右門走進了胡四和顧八奶奶，胡四煙容滿面，一臉油光。他用手揩自己的臉，一面繼續地說。顧八奶奶崇拜英雄一般頭歪歪地望着他。〕

胡：

（大概是剛推開烟盤子，香味還留連在口裏，嘔嘔嘴，滿意地噓一口氣。）這一口烟還不離，真提神！（接說）底下緊接着鼓點。大鑼，小鑼，一塊兒來。八拉達長，八拉達長，八拉達長，長長令長，八拉達，達，……（咳嗽吐一口痰在地上。）

顧：

好好地又吐痰，你倒好好地跟我說啊。（完全不覺察到白露的心情，得意地）露露，你聽，你聽胡四跟我說「坐樓殺惜」呢。（賣弄地）這傢伙點叫「急急風。」

胡：

（烟吸多了，嗓音閉塞發啞，但非常有興味地。翻着白眼。）這怎麼叫「急急風」，你看你這記性，這還學戲呢。

顧：

（掩飾地）哦，這叫「慢長錐。」

胡：

去，去，得了吧！這不叫「慢長錐。」算了，算了，你就聽傢伙點就成了。（重說）

八拉達長，八拉達長，八拉達長，長長令長。八拉達！（突停，有聲有色，右手向下敲了三下，當作鼓板。）達達達（手向下一敲鑼）長（滿身做工，滿臉的戲，說得飛快。）你瞧着，隨着傢伙點，那「鬍子」一甩「髯口」，一縐眉，一瞪眼，全身亂哆嗦。這時傢伙點打「叫頭」，那「鬍子」咬住了銀牙，一手指着叫（手幾乎指到顧的鼻端）『賤人哪……』

顧：什麼「賤人賤人」的！我不愛聽鬍子，我學的是花旦。

胡：（藐視）你學花旦（楞一下）可你也得告訴我是哪一段呀？

顧：（彷彿在尋思）就是那一句「忽聽得……」什麼來着，前面是誰唱着來着：「叫聲大姐快開門」的。

胡：（賣弄）哦，那容易，那容易！

顧：你跟我連做派帶唱先來一下。

胡：那還難？那還難？胡琴拉四平調已格弄格里格弄格弄格唱，（搖頭擺尾）

「叫聲大姐快開門！」白口「大姐開門來！」

顧：我要花旦。

胡：別着急！緊接着，掀簾子，上花旦！（自己便扭扭捏捏地拿起手絹扮演起來）台步要輕俏，眼睛要靈活，出台口一亮相，吃的是勁兒足！就這樣！（非常嫵媚而誘惑的樣子。）已格弄格裏格弄格弄格弄，（用逼尖了喉嚨）『忽聽得』（又用原來的聲音）弄格裏格弄格弄格弄格弄（混身做工）門外有人喚，弄格弄裏格弄格個弄格……』

〔遠處雞叫。〕

露：你們聽，聽。

胡：什麼？

露：雞叫了！

〔遠處雞再鳴。〕

顧：可不是鷄叫了！（忽然望到窗外）喲，天都快亮了。（對胡四）走吧！走吧！快回去睡吧。今天可在這兒玩晚了。

胡：（滿不在乎的樣子）不過我那五百塊錢的賬怎麼辦呢？

顧：回家就給我開一張支票叫大豐銀行給你。不過——

胡：（伶俐地）聽你的話，下一次我再也不到那個壞女人那裏去了。

顧：好啦，別在露露面前現眼啦。你快穿衣服，走吧。你明天，哦，你今天不還要到電影廠拍戲去啦麼？

胡四：（應聲蟲，一嘴的謊）是，是啊，導演說今天我不來，片子就不能拍了。

顧：那你就趕快穿衣服，回家睡吧。我今天也跟你一塊去電影廠的。

胡：（吃了一驚）哦，你也……（但先不管這個，於是非常仔細，慢吞吞地穿衣服。）

顧：（一回轉身，向白露，極自滿地）露露，現在我告訴你，胡四要成大明星了。眼瞇

着要紅起來了，公司裏說他是個空前絕後的大傑作，要他連演三套片子。過兩天，電影雜誌就都要登他的相片，大的，那麼老大的。說不定也要登我的相片。

露：你的？

顧：嗯，我的，我跟胡四的；顧八奶奶的，顧八奶奶跟中國頭等傑作大明星胡四的。因為（低聲，女孩子似地羞怯，不好意思說話出來。）我想……我想我現在還是

答應他好。我想……我想我們後天就……就結婚。你看，露露，那好不好？

露：好，好的很。不過——

顧：露露，你跟我當伴娘，一定，一定。

露：（更低）好好，不過——

顧：什麼？

露：我問你，你的錢是不是現在是存在大豐銀行裏？

顧：自然是存在那裏頭。你問這個做什麼？

露：不做什麼！隨便問問。

顧：（望着胡四，讚美地）啊！（她把自己的皮包打開，拿出粉盒，正預備擦粉，忽然

看見那藥瓶。）露露，你看我，我現在還要這個東西幹什麼？（拿出藥瓶）謝謝你，這安眠藥還是還給你，我不用了。

露：謝謝你，（接過來）我正想跟你要回來呢。

顧：好極了，還是你拿去用吧。

胡：（穿好衣服）走吧，走吧！

顧：不，我還得擦點粉呢。

胡：（一把拉住她）得了吧，天快亮了，誰還看你？走吧，走吧！

〔拉着顧八向中門走。〕

顧：（得意地，對白露）你看我這個活祖宗！（被胡四拉了兩步）再見啊！

胡：白露，再見。

〔胡四把帽子戴好，向下一捺，與顧八一齊由中門走出。〕

〔白露一個人走到窗前，打開窗戶，靜默中望見對面房屋的輪廓逐漸由黑暗中爬出來，一切都和第一幕一般，外面的雰圍很美，很悠靜又很淒涼，老遠隱隱又聽得見工廠哀悼似地的汽笛聲，夾雜着自市場傳來一兩聲遼遠的雞鳴，是太陽還未昇出的黎明時光。〕

〔中門敲門聲。〕

露：（未回頭）進來吧。

〔福升由中門進，微微打了一個呵欠。〕

露：（沒有轉身）月亭，怎麼樣有點辦法沒有？

福：小姐。

露：（回轉身）哦，是你。

福：四爺叫我過來說，他不來了。

露：哦。

福：他說怕這一兩天都不能來了。

露：是，我知道。

福：他叫我跟您說，叫您好好保重，多多養自己的病，叫您以後凡事要小心點，愛護

自己；他說……

露：哦，我明白，他說不能再來看我了。

福：嗯，是的。不過，小姐，您爲什麼偏要得罪潘四爺這麼有錢的人呢？……您得罪

一個金八還不夠，您還要——

露：（搖頭）你不明白，我沒有得罪他。

福：那麼，我剛才把您欠的賬條順手交給他老人家，四爺只是搖頭，嘆口氣，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

露：唉，你爲什麼又把賬單給他看呢？

福：可是，小姐，今天的賬是非還不可的，他們說鬧到天也得還！一共兩千五百元，少

一個銅子也不行！您自己又好個面子，不願跟人家吵鬧啊地打官司上堂。您說這錢現在不從四爺身上想法子，難道會從天上掉下來？

露：（冥想）也許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福：那就看您這幾個鐘頭的本事吧。我福升實在不能再替您擋這門眼了。

露：（拿起安眠藥瓶，緊緊地握着）好，你去吧。

〔福升正由中門下，右門有人亂敲門，喊着「開門，快開門。」福升跑到右門，推開門，張喬沾滿臉的汗跑出來。〕

喬：（心神恍惚地）怎麼，你們把門鎖上做什麼？

福：（笑）沒有鎖，誰鎖了？

喬：（摸着心）白露，我做了一個夢，I dreamed a dream. 哦，可怕，可怕極了，啊，

Terrible! Terrible! 啊，我夢見這一樓滿是鬼，亂跳亂蹦，樓梯，飯廳，牀，沙發底下，桌子上面，一個個啃着活人的腦袋，活人的胳膊，活人的大腿，又笑又鬧，拿着

人的腦袋殼丟過來，扔過去，憂憂地亂叫。忽然哄地一聲，地下起了一個雷，這個大樓塌了，你壓在底下，我壓在底下，許多許多人都壓在底下……

〔福升由中門下。〕

露：Georgy，你方才幹什麼去啦？

喬：我睡覺啦。

露：你沒有走？

喬：噢，我走了，你現在還看得見我？我喝得太多了，我在那屋牆犄角一個沙發睡着，你們就沒有瞧見我，我就做了這麼一個夢。Oh, Terrible! Terrible! 簡直地可怕極了。

露：方才你喝了不少的酒。

喬：對了，一點也不錯，我喝得太多了，神經亂了，我才做這麼一個惡夢。（打了一個呵欠）我累了，我要回去了。哦，（忽然提起精神來）我告訴你一件事……

露：不，我現在求求……求你一件事。

喬：你說吧。你說的話沒有不成的。

露：有一個人……要……要跟我借三千塊錢。

喬：哦，哦。

露：我現在手下沒有這些錢借給他。

喬：哦，哦。

露：Georgy，你能不能設法代我弄三千塊錢借給這個人？

喬：那……那就當要……另作別論了。我這個人向來是大方的。不過也要看

誰？你的朋友我不能借，因為……因為我心裏忌妬他，不過要像你這樣聰明的

人要借這麼有限幾個錢花花，那自然是不成問題的。

露：（勉強地）好好！你就當做我親自向你借的吧。

喬：你露露要跟我借錢跟張喬治借錢？

露： 嗯，爲什麼不呢？

喬： 得了，這我絕對不相信的。露露會要這麼幾個錢用，No, No, I can never be-

lieve it! 這我是絕不相信的。你這是故意跟我開玩笑了。（大笑）你真會開玩笑，露露會跟我借錢，而且跟我借這麼一點點的錢。啊，小露露，你真聰明，真會說笑話，世界上沒有再像你這麼聰明的人了。好了，再見了。（拿起帽子）

露： 好，再見。（微笑）你倒是非常聰明的。

喬： 謝謝！謝謝！（走到門口）哦，對了，我想起來了。我告訴你，到了後來我實在纏不過她，我還是答應她了。我想，我們想明天就去結婚。不過，我說過，我是一定要你當伴娘的。

露： 要我當伴娘？

喬： 自然是你，除了你找不着第二個合適的人。

露： 是的，我知道。好，再見。

喬：好，再見就這麼辦。Good night！哦，Good morning！我的小露露。

〔喬指揮手由中門走出。〕

〔晨光漸漸由窗戶透進來，日影先只射在屋簷上。白露把門關好，走到中間的桌旁坐下，楞一下，她立起走了兩步，憐惜地望望屋內的陳設。她又走到沙發的小几旁，拿起酒瓶，倒酒，盡量地喝了幾口。她立在沙發前發楞。〕

〔中門呀地開了，福升進。〕

露：（低啞的聲音）你來幹什麼？

福：天亮了，老陽都出來了，您還不睡覺？

露：是，我知道。

福：您不要打點豆漿喝了再睡麼？

露：不，我不要，你去吧。

福：（由身上取出一捲賬條。）小姐這……這是今天要還的那些賬條，我……我

擱在這裏，您先合計合計。（把賬條放在中間的桌子上。）

露：好！你擱在那兒吧。

福：您不要什麼東西啦？

露：（搖搖頭）

（福升背着白露很疲倦地打了一個呵欠由中門走出。）

（白露把酒喝盡，放下酒杯。走到中桌前慢慢翻着賬條，看完了一張就扔在地下，桌前滿鋪着是亂

賬條，

露：（噓出一口氣）嗯。

（她由桌上拿起安眠藥瓶，走到窗前的沙發，拔開塞，一片兩片地倒出來。她不自主地停住了，她頓

然跌在沙發上，楞楞地坐着。她抬頭。在沙發左邊一個立櫃的穿衣鏡裏發現了自己，立起來，走到鏡子前。

露：（左右前後看了看裏面一個美麗的婦人，又慢慢正對着鏡子，搖搖頭，嘆氣，悽

然地）生得不算太難看吧。（停一下）人不算得太老吧。可是……（很悠長

地噓出一口氣。她不忍再看了，她慢慢又踱到中桌前，一片一片由藥瓶數出來，臉上帶着微笑，聲音和態度彷彿自己是個失了父母的小女孩子，一個人在牆角落的小天井裏，用幾個小糖球自己哄着自己，極甜蜜地而又極淒楚地憐惜着自己。）一片，兩片，三片，四片，五片，六片，七片，八片，九片，十片。（她緊緊地握着那十片東西，剩下的空瓶噹耶一聲丟在痰盂裏。她把胳膊平放桌面，長長伸出去，望着前面，微微點着頭，哀傷地。）這——麼——年——青——這——麼——美，這——麼——（眼淚悄然流下來。她振起精神，立起來，拿起茶杯，背過臉，一口，兩口，把藥很爽快地嚥下去。）

〔這時陽光漸漸射過來，照在什物狼藉的地板上。天空非常明亮，外面打地基的小工們早聚集在一起，迎着陽光由遠處「哼哼，哼哼」地又以整齊嚴肅的步伐邁到樓前。木夯一排一排地砸在土裏，沉重的石碾落下，發出悶塞的回聲，隨着深沈的「哼哼，哼哼」的呼聲是做工的人們戰士似地那樣整齊的腳步。他們還沒有開始「叫號」。〕

露：

（扔下杯子，凝聽外面的木杵聲，她挺起胸，走到窗前，拉開簾幕，陽光照着她的臉。她望着外面，低聲地）『太陽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她吸進一口涼氣，打了個寒戰，她回轉頭來。）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她忽然關上燈，又把窗簾都拉攏，屋內陡然暗下來，只簾幕隙縫間透出一兩道陽光顫動着。她捶着胸，彷彿胸際有些痛苦窒塞。她拿起沙發上那一本日出，躺在沙發上，正要安靜地讀下去——

〔很遠，很遠小工們隱約唱起了秀歌——唱的是「軸號」。但聽不清楚歌詞。〕

外面方達生的聲音：

竹均！竹均！

（聲音走到門前。她慌忙放下書本，立起來，走到門

前，知道是他。四面望望，立刻把桌上的賬條拾起，團在手裏，又拿起那本日出，急促地走進左面臥室，她的脚步已經顯得一點遲鈍，進了門就鎖好。）

外面方達生：

（低聲）竹均！竹均！你屋裏沒有人吧。竹均！竹均！我要走啦！（沒有人

應）竹均，那我就進來啦。（外面有一兩聲麻雀。）

〔方達生推門進〕

達生：

（左右望。）竹均！我告訴你——（忽察覺屋裏很黑，他走到窗前把幕帷又

拉開，陽光射滿了一屋子。雀聲吱吱地唱着。）真奇怪，你爲什麼不讓太陽進來。

（他走到左面臥室門前。）竹均，你聽我一句，你這麼下去，一定是一條死路，你聽我一句，要你還是跟我走，不要再跟他們混，好不好？你看（指窗外）外面是太陽，是春天。

〔這時小工們漸唱漸近，他們用下面的腔調在唱着「日出啊東來呀，滿天（地）大紅（來吧）……」

車 號

注音符號及
國語羅馬字拼音

願
接

願
 接
 好 好 未 吧
 好 好 未 吧
 好 好 未 吧
 好 好 未 吧

未 了 咁 又 對 未 了
 未 了 咁 又 對 未 了
 未 了 咁 又 對 未 了
 未 了 咁 又 對 未 了

日 出 芒 芒 東 東 日 出 芒 芒
 日 出 芒 芒 東 東 日 出 芒 芒
 日 出 芒 芒 東 東 日 出 芒 芒
 日 出 芒 芒 東 東 日 出 芒 芒

休 一 要 得 吃 丫 銀 丫
 休 一 不 賣 丫 命 丫
 休 一 要 得 吃 丫 銀 丫
 休 一 不 賣 丫 命 丫

上列譜中每小節打“拍”每拍表示一輕拍

達：

（敲門）你聽！你聽！（狂喜地）太陽就在外面，太陽就在他們身上。你跟我來，我們要一齊做點事，跟金八拚一拚，我們還可以——（覺得裏面不肯理他。）
竹均，你爲什麼不理我？（低低敲着門。）你爲什麼不說話你——（他回轉身，嘆一口氣）你太聰明，你不肯做我這樣的傻事。（陡然振作起來）好了，我只好先走了，竹均，我們再見。

〔裏面還是不答應，他轉過頭去聽窗外的秀歌，迎着陽光由中門昂首走出去。〕

〔由外面射進來滿屋的太陽，窗外一切都亮得耀眼。〕

〔颯秀的工人們高亢而洪壯地合唱着軸歌，（即『出日東來，滿天大紅！要想得吃飯，可得做工！』）沉重的石礮一下一下落在土裏，那聲音傳到觀衆的耳裏是一個大生命浩浩蕩蕩地向前推，向前進，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

〔屋內漸漸暗澹，窗外更光明起來。〕

幕徐落。

跋

我應該告罪的是我還年青，我有着一般年青人按捺不住的習性，問題臨在頭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個答案；苦思不得的時候便冥眩不安。流着汗，急躁地捶擊着自己，如同肚內錯投了一付致命的藥劑。這些年在這光怪陸離的社會裏流蕩着，我看見多少夢魘一般的可怖的人事，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會忘卻；它們化成多少嚴重的問題，死命地突擊着我，這些問題灼熱我的情緒，增強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箇熱病患者，我整日覺得身旁有一個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耳邊催促我，折磨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甯貼。我羨慕那些有一雙透明的慧眼的人，靜靜地沉思體會這包羅萬象的人生，參悟出來個中的道理，我也愛那樸野的耕田大漢，睜大一對孩子似的無邪的眼，健旺得如一條母牛，不深慮地過着純樸真摯的日子。兩種可欽羨的人我

都學不成，而自己又不甘於模稜地活下去，於是便如癡如醉地陷在煎灼的火坑裏。這種苦悶日深一日，掙扎中，一間屋子鎖住了我，偶有所得，就狂喜一陣，以爲已經搜尋出一條大道，而過了一刻，靜下心，察覺偌大一個問題不是這樣避重就輕地憑空解決得了，又不知不覺糾纏在失望的鐵網中，解不開，丟不下的。

其實我也想料到如日出這樣淺薄草率的作品不會激起人間的波瀾，我想過它將如水草下的鳥影，飄然掠過，在永久的寂寞裏消失這短短的生存。然而情感的激動，終久按捺不住了。懷着一腔憤懣，我還是把它寫出來，結果裏面當然充滿了各種荒疏，漏失，和不成熟。發表之後，以爲大錯已經鑄成，便想任它消逝，日後再兢兢業業地寫一篇比較看得過去的東西，彌補這次冒失，草率的罪愆。最近，知道了遠道的一些前輩忽而對這本窳陋的作品留心起來，而且大公報文藝副刊爲了這作品特闢專欄，加以集體的批評，於是我更加慌張，深深地自怨爲什麼當時不多費些時日把日出多琢磨一下，使它成爲比較豐腴精鍊的作品呢？如今，只好領下應受的指責

了。然而也好，心裏倒是欣欣然的，因為能得到前輩做先生，指點着，評騭着，不也是一樁可以慶幸的事麼？所以這篇文章談不到什麼「答辯」，我願虛心地領受着關心我的前輩給我的教益。在這裏我只是申述我寫日出的情感上的造因和安排材料方法以及寫日出時所遇到的事實上的困難。

原諒我一再地提起自己，只有這樣我才能理出來亂麻一般的回憶。我說過我不能忍耐，最近我更煩躁不安，積鬱時而激動起來使我不能自制地做了多少只圖一時快意的幼稚的事情。讀了幾年書，在人與人之間我又捱過了幾年，實在我也應該學些忍耐與夫長者們所標榜的中庸之道了。但奇怪，我更執拗地恨惡起來，我總是悻悻地念着我這樣情意殷殷，婦人般地愛戀着熱望着人們，而所得的是無盡的殘酷的失望，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實，利刃似地刺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憤怒。有時我也想，爲哪一個呢？是哪一羣人叫我這樣呢？這些失眠的夜晚，困獸似地在一間籠子大的屋子裏踱過來，拖過去，睜着一雙佈滿了紅絲的眼睛絕望地

楞着神，看看低壓在頭上黑的屋頂，窗外昏黑的天空，四週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進了墳墓，沒有一絲動靜。我捺不住了，在情緒的爆發當中，我曾經摔碎了許多可記念的東西，內中有我最心愛的馬盜觀音，是我在兩歲時母親給我買來的護神和玩物。我絕望地嘶啞着，那時我願意一切都毀滅了吧，我如一隻負傷的狗撲在地上，嚙着鹹絲絲的澀口的土壤，我覺得宇宙似乎縮成昏黑的一團，壓得我喘不出口氣，濕漉漉的，黏膩膩的是我緊緊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劃起洋火，我驚愕地看見了血。污黑的拇指被那盜像的碎片割成一道溝，血，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緩緩地流出來。

這樣我挨過許多煎熬的夜晚，於是我讀老子，讀佛，讀聖經，我讀多少那被認為洪水猛獸的書籍。我流着眼淚，讚美着這些偉大的孤獨的心靈。他們懷着悲哀馱負人間的酸辛，爲這些不肖的子孫開闢大路。但我更恨人羣中一些冥頑不靈的自命爲「人」的這一類的動物。他們偏若充耳無聞，不肯聽曠野裏那偉大的淒厲的喚

聲。他們閉着眼，情願做地穴裏的鼯鼠，避開陽光，鴛鳥似地把頭插在愚蠢裏。我忍耐不下了，我渴望着，一線陽光。我想太陽我多半不及見了，但我也願望我這一生裏能看到平地轟起一聲巨雷，把這羣蟠據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魎擊個糜爛，哪怕因而大陸便沉為海。我還是年青，不盡的令人髮指的回憶圍攻着我，我想不出一條智慧的路，顧慮得萬分週全。衝到我的口上，是我在書房裏搖頭幌腦啃通本書經的時代，最使一個小孩子魄動心驚的一句切齒的誓言：『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見商書湯誓）縈繞於心的，也是一種暴風雨來臨之感。我惡毒地咀咒四週的不公平，除了丟掉這羣腐爛的人們，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誠如舊約那熱情的耶利米所呼號的，『我觀看地，地是空虛混沌；我觀看天，天也無光。』我感覺到大地震來臨前那種「煩躁不安」，我眼看着要地崩山驚，『肥田變為荒地，城邑要被拆毀』，在這種心情下，『我已經聽見角聲和打仗的喊聲。』我要寫一點東西，宣洩這一腔憤懣，我要喊『你們的末日到了！』對這幫荒淫無恥，丟棄了太陽的人們。

『然而就這樣慌慌張張地開始你的工作麼？』我的心在逼問着我，我知道這是笑話，單單在台上舉手頓足地嘶喊了一頓是瘋狂，我求的是一點希望，一線光明。人畢竟是要活着的，並且應該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細胞會生起來。我們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剛剛冬天過去了，金光射着田野裏每一棵臨風抖擻的小草，死了的人們爲什麼不再生起來！我們要的是太陽，是春日，是充滿了歡笑的好生活，雖然目前是一片混亂。於是我決定寫日出。

日出寫成了，然而太陽並沒有能夠露出全面。我描摹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有了陽光的人們始終藏在背景後，沒有顯明地走到面前。我寫出了希望，一種令人興奮的希望；我暗示出一個偉大的未來，但也只是暗示着。脫了稿，我獨自冷靜地讀了幾遍，我的心又追問着我：『哪裏是太陽呢？』我的臉熱辣辣的，我覺出牠在嘲笑我，並且責難我說慌話，用動聽的名詞來欺騙人，但是我怎樣辯白我自己呢？這是一頓不由分解，按下就打的悶棍。我心裏有苦，口裏不能喊冤。我明白我說的是什麼，我

相信我說的未來，我也想到應該正面迎去，另寫一幕擺開我的主角，那些確實有了太陽的人們。然而我不禁念起雷雨，這麼一個微弱的生命，這幾年所遭受種種的苛待，牠爲人無理地胡亂塗改着，監視着，最近某一些地方又忽然禁演起來……這樣一個「無辜」的劇本爲一羣「無辜」的人們來演，都會惹起一些風波，我又怎肯多說些話再讓這些可憐的演員們受些無妄之災呢？

有一位好心的朋友責問我：『你寫得這麼囉嗦，日頭究竟怎麼出來，你並沒有提。』我只好一副無賴的口吻告訴他：『你來，一個人到我家裏來，我將告訴你在這本戲裏太陽是怎麼出來的。』他搖搖頭，彷彿不信我的誠實，聳聳肩走了！那時我忘記提日出裏這一點暗示，一絲的光明的希望能夠保存下來，也還佔了那有夜貓子——就是梟，瞥見牠，人便主有災難的惡鳥——眼睛的人的便宜，他們也許當時正在過日出裏某一類人的生活，忘記了有一種用了錢必須在「鷄蛋裏挑骨頭」的工作，不然連這一點點的希望都不容許呈現到我們眼前的。可惜我沒有通盤告

訴他，至今我總覺得他以為我用遁辭來掩飾自己，暗地罵我有些油滑。

所以，如果讀者能夠體貼一本戲由寫到演出所受的各種苦難，便可立刻明瞭在這個戲裏，方達生不能代表日出中的理想人物，正如陳白露不是日出中健全的女性。這一男一女，一個傻氣，一個聰明，都是所謂的「有心人」。他們痛心疾首地厭惡那腐惡的環境，都想有所反抗。然而白露氣餒了，她一個久經風塵的女人，斷然地跟着黑夜走了。方達生，那麼一個永在「心裏頭」活的書呆子，懷着一肚子的不合時宜，整日地思索斟酌，長吁短嘆，末尾聽見大衆嚴肅的工作的聲音，忽然歡呼起來，空泛地嚷着要做些事情，以為自己得了救星，又是多麼可笑又復可憐的舉動！我記得他說過他要「感化」白露，白露笑了笑，沒有理他。現在他的想像又燃燒起來，他要做點事業，要改造世界，獨力把太陽喚出來，難道我們就輕易相信這個呆子麼？倒是白露看得穿，她知道太陽會昇起來，黑暗也會留在後面，然而她清楚：『太陽不是我們的，』長嘆一聲便「睡」了。這個「我們」有白露，算上方達生，包含了日出裏

所有的在場人物。這是一個腐爛的階層的崩潰，他們——不幸地黃省三，小東西，翠喜一類的人也做了無辜的犧牲——將沉沉地「睡」下去，隨着黑夜消逝，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推演。方達生誠然是一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書生，但是太陽真會是他的麼？哪一個相信他能夠擔當日出以後重大的責任？誰承認他是日出中的英雄？

說到這裏，我怕我的幼稚又使我有些偏頗，而技巧的貧弱也許把讀者的注意錯牽到方達生身上去，因而令人以為這樣的男子便是日出中有希望的人物。說老實話，日出末尾方達生說：『我們要做一點事，要同金八拚一拚！』原是個諷刺，這諷刺藏在裏面，（自然我也許根本沒有把它弄顯明，不過如果這個吉訶德真地依他所說的老實做下去，聰明的讀者會料到他會碰着怎樣大的釘子。）諷刺的對象是我自己，是與我有同樣書呆子性格，空抱着一腔同情和理想，而實際無補於事的「好心人」。我倒也想過，把方達生誇張一下，寫成一個比較可笑的人物，使這諷刺

顯明些。但我又不忍，因為一則方達生究竟與我有些休戚相關，再我也知道有許多勇敢有爲的青年，他們確實也與方達生有同樣的好心腸，不過他們早已不用嘆氣，空虛的同情來耗費自己的精力，早已和那幫高唱着夸歌的人們聯繫在一起，在日出那一堆「鬼」裏就找不着他們。所以可憐的是這幫「無組織無計劃」滿心向善，而充滿着一腦子的幻想的呆子，他們看出陽光早晚要照耀地面，並且能預測光明會落在誰的身上。（日出三三一頁）方達生：「（狂喜地）太陽就在外面，太陽就在他們身上。」却自己是否能爲大家「做一點事」也爲將來的陽光愛惜着，就有些茫茫然。我若是一個理想的觀衆——自然假設這個戲很榮幸地遇見一位了解它的導演，不遺餘力認真地排出來——演到末尾方達生聽不見裏面的應聲，「轉過頭去聽窗外的夸歌，迎着陽光由中門昂首走出去，『我想落在我心裏將是一種落漠的悲哀，爲着這渺小的好心人的憐憫，而真使我油然而起希望的還是那浩浩蕩蕩向前推進的呼聲，象徵偉大的將來蓬蓬勃勃的生命。

我常納悶何以我每次寫戲總把主要的人物漏掉。雷雨裏原有第九個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沒有寫進去，那是就稱爲雷雨一名好漢。他幾乎總是在場，他手下操縱其餘八個傀儡。而我總不能明顯地添上這個人，於是導演們也彷彿忘掉他。我看幾次雷雨的演出，我總覺得臺上很寂寞的，只有幾個人跳進跳出，中間缺少了一點生命，我想大概因爲那叫做雷雨的好漢沒有出場，演出的人們無心中也把他漏掉。同樣，在日出，也是一個最重要的角色我反而將他疏忽了，他原是日出惟一的生機，然而這却怪我，我不得已地故意把他漏了網。寫雷雨，我不能如舊戲裏用一個一手執鐵釘，一手舉着巨鎚，青面紅髮的雷公，象徵雷雨中渺茫不可知的神祕，那是技巧上的不允許。寫日出，我不能使那象徵着光明的人們出來，却因爲一些有夜貓子眼睛的怪物無晝無夜，耿耿地守在一旁，是事實上的不可能。我曾經故意叫金八不露面，令他無影無蹤，却時時操縱場面上的人物，他代表一種可怕的黑暗勢力，但把那些勞作的人們，那擁有光明和生機的，也硬閉在背後，當做陪襯，確實是最令人痛

心，一樁無可奈何的安排，我以爲這個戲應該再寫四幕，或者整個推翻，一切重新積極地寫過，着重那些應有光明的人們。却停下來，那有夜貓子眼睛的怪物可能輕易放過我這一着斟酌再三，我只能採用一個下策，我硬將我們的主角推在背後而在第二幕這樣整腳地安排：

「窗外很整齊地傳進來小工們打地基的樁歌，由近漸遠，攪雜着漸遠漸低多少人的步伐和沉重的石塊落地的悶塞的聲音。……這種聲音幾乎一直在這一幕從頭到尾，如一羣合着憤怒的冤魂，抑鬱暗塞地哼着，充滿了警戒和恐嚇。」

在第四幕末尾：

「——天空非常明亮，外面打地基的小工們早聚集在一起，迎着陽光由遠處「哼哼，哼哼，哼哼」地又以整齊嚴肅的步伐邁到樓前。……」

「砸夯的人們高亢而洪壯地合唱着軸歌，「日出東來……」沉重的石砢一下一下落在土裏，那聲音傳到觀衆的耳裏是一個大生命浩浩蕩蕩地向前推，向前

進，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

『屋內漸漸暗淡，窗外更光明起來。』

但是，天，這是多麼一個「無可奈何」的收場啊，說我失敗，犯了「倒降頂點」的毛病是不冤枉的。

我講過日出並沒有寫全，確實需要許多開展。我若有一支蕭伯納的鋒芒的筆，我該寫一篇長序，痛快淋漓地發揮一次，或者在戲裏賣弄自己獨到的見地，再不然，也可模擬人與超人後面 The Revolutionist's Handbook 的體裁，另闢蹊徑，再來饒舌。但我爲人向來暗澀，又不大會議論，而最奇怪的，這塊「自由土」又彷彿是不准人有舌頭的，於是即便見到這本戲種種的弱點，幼稚，我只好閉口無言。惟一的補救方案就是我在日出前面贅附着的八段引文，那引文編排的次序都很費些思慮，不容顛倒，偏愛的讀者如肯多讀兩遍，略略體會裏面的含義，也許可以發現多少欲說不能的話藏蓄在那幾段引文裏。

寫完雷雨，漸漸生出一種對於雷雨的厭倦。我很討厭它的結構，我覺出有些「太像戲」了。技巧上，我用的過份。彷彿我只顧貪婪地使用着那簡陋的「招數」，不想胃裏有點裝不下，過後我每讀一遍雷雨便有點要作嘔的感覺。我很想平鋪直叙地寫點東西，想敲碎了我從前拾得那一點點淺薄的技巧，老老實實重新學一點較爲深刻的。我記起幾年前着了迷，沉醉於柴霍甫深邃艱深的藝術裏，一顆沉重的心怎樣爲他的戲感動着。讀畢了三姊妹，我闔上眼，眼前展開那一幅秋天的憂鬱，瑪夏(Masha)，哀林娜(Tina)，阿爾加(Alga)那三個有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裏浮起濕潤的憂愁，靜靜地聽着窗外遠遠奏着歡樂的進行曲，那充滿了歡欣的生命的愉快的軍樂漸漸微，也消失在空虛裏，靜默中，彷彿年長的姐姐阿爾加喃喃地低述她們生活的抱鬱，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着，我的眼漸爲浮起的淚水模糊起來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頭來。然而在這齣偉大的戲裏沒有一點張牙舞爪的穿插，走進走出，是活人，有靈魂的活人，不見一段驚心動魄的場

面。結構很平淡，劇情人物也沒有什麼起伏生展，却那樣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幾乎停住了氣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霧圍裏。我想再拜一個偉大的老師，低首下氣地做一個低劣的學徒。也曾經發憤冒了幾次險，照描畫虎也臨摹幾張醜惡的鬼影，但是這企圖不但是個顯然的失敗，更使我忸忸不安的是自命學徒的我摹出那些奇形怪狀的文章簡直是污辱了這超卓的心靈。我舉起火，一字不留地燒成灰燼。我安慰着自己，這樣也好。即便寫得出來，勉強得到半分神味，我們現在的觀眾是否肯看仍是問題。他們要故事，要穿插，要緊張的場面。這些在我燒掉了的幾篇東西裏是沒有的。

不過我並沒有完全拋棄這個念頭，我想脫開了「La pièce bien faite」類戲所籠罩的範圍，試探一次新路，哪怕僅僅是一次呢。於是在我寫日出的時候，我決心捨棄雷雨中所用的結構，不再集中於幾個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寫起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來闡明一個觀念。如若中間有一點我們所謂的「結構」，那「結

構」的聯繫正是那個基本觀念，即第一段引文內「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所謂「結構的統一」也就藏在這一句話裏。日出希望獻與觀衆的應是一個鮮血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裏也應爲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形態。因爲排選的題材比較龐大，用幾件故事做線索，一兩個人物爲中心也自然比較煩難。無數的沙礫積成一座山丘，每粒沙都有同等造山的功績。在日出裏每個角色都應佔有相等的輕重，合起來他們造成了印象的一致。這里正是用着所謂「橫斷面的描寫」儘可能的減少些故事的起伏，與夫「起承轉合」的手法，墨守章法的人更要覺得「平直板滯」然而，「畫虎不類反成狗」自己技術上的幼稚也不能辭其咎。

但我也應喊聲冤枉，如果承認我所試用的寫法（自然，不深刻，不成熟，我應該告罪。）我就有權利要求日出的第三幕還須保留在戲裏。若認爲小東西的一段故事和主要的動作沒有多少關聯而應割去，那麼所謂的「主要的動作」在這齣戲一直也並沒有。這裏我想起一種用色點點成光影明亮的後期印象派圖畫，日出便

是這類多少點子集成的一幅畫面，果若日出有些微的生動，有一點社會的真實感，那應做爲色點的小東西，翠喜，小順子，以及在那地獄裏各色各樣的人，同樣地是構成這一點真實的因子。說是刪去第三幕，全戲就變成一個獨幕戲；說我爲了把一篇獨幕戲的材料湊成一個多幕戲，於是不得不插進一個本非必要的第三幕，這罪狀加在我身上也似乎有點冤枉。我猜不出在第一、二、四幕裏哪一段是絕對必要的，如若不是爲了烘托日出裏面一個主要的觀念。爲着「劇景始終是在××旅館的一華麗的休息室內」，「刪去第三幕就成一個獨幕劇。」獨幕劇果作如是觀，則羣鬼，娜拉都應該稱爲獨幕劇了，因爲它們的劇景始終是在一個地方，這樣看法，它們也都是獨幕劇的材料，而被易卜生苦苦地硬將牠們寫成兩篇多幕劇。我記得希臘悲劇多半是很完全的獨幕劇，雖然佔的「演出時間」並不短，如阿加麥農，厄狄潑斯皇帝，他們所用的「劇中時間」是連貫的，所以只要「劇景」在一個地方，便可以作爲一篇獨幕劇來寫。在日出的「劇中時間」分配，第二幕必與第一幕隔一當口，

因爲第一幕的黎明，正是那些「鬼」們要睡的時刻，陳白露，方達生，小東西等可以在破曉介紹出來，但把胡四，李石清和其他那許多「到了晚上纔活動起來的」「鬼」們也陸續引出臺前，那直是不可能的。再，那些砸夯的人們的歌不應重複在兩次天明日出的當口，令觀衆失了末尾那鮮明的印象，但打夯的歌若不早作介紹，冒失地在第四幕終了出聲，觀衆自會覺得突然，於是爲着「日出」這沒有露面的主角也不得不把第二幕放在傍晚。第四幕的時間的間隔更是必需的，多少事情，如潘月亭公債交易的起落，李石清擡爲襄理，小東西久尋不見，胡四混成電影明星，方達生逐漸的轉變，……以及黃省三毒殺全家，自殺遇救後的瘋狂……處處都必需經過適當的時間纔顯出這些片段故事的開展。這三幕清清楚楚地劃成三個時間的段落，我不知道怎樣『割去第三幕』後，『全劇就要變成一篇獨幕劇』。『劇景始終在××旅館的一間華麗的休息室內』是事實，在這種橫斷面的描寫劇本，抽去第三幕似乎也未常不可，但是將這些需要不同時期纔能開展的片段故事硬放入

一段需用連續的「劇中時間」的獨幕劇裏，畢竟是很困難的。

話說遠了，我說到日出裏沒有絕對的主要動作，也沒有絕對主要的人物。顧八奶奶，胡四與張喬治之流是陪襯，陳白露與潘月亭又何常不是陪襯呢？這些人物並沒有什麼主賓的關係，只是萍水相逢，湊在一處。他們互爲賓主，交相陪襯，而共同烘托出一個主要的角色，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這是一個新的企圖，但是我怕我的技術表達不出原意，因而又將讀者引入佈局緊湊，中心人物，主要動作，這些觀念裏，於是毫釐之差，這齣戲便在另一種觀點下領得它應該受的處分。

這些天我常詫異雷雨和日出的遭遇，它們總是不不得已地受着人們的支解，以前因爲戲本的冗長，雷雨被斫去了「序曲」和「尾聲」，無頭無尾，直挺挺一段軀幹擺在人們眼前。現在似乎也因爲累贅，爲着翠喜這樣的角色不易找或者也由於求佈局緊湊的原故，日出的第三幕又得被刪去的命運。這種「挖心」的辦法，較之斬頭截尾還令人難堪。我想這劇本縱或繁長無味，作戲人的守法似應先求理會，果若一

味憑信自己的主見，不肯多體貼作者執筆時的苦心，便率爾刪除，這確實是殘忍的。說老實話，日出裏面的戲只有第三幕還略具形態。在那短短的三十五頁裏，我費的氣力較多，時間較久。那裏面的人我曾經面對面地混在一起，並且各人真是以人與人的關係，流着淚，「掏出心窩子」的話，敘述自己的身世。這裏有說不盡的淒慘的故事，只恨沒有一支 *Ballpoint* 的筆來記載下來。在這堆「人類的渣滓」裏，我懷着無限的驚異，發現一顆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婦人。她有一付好心腸，同時染有在那地獄下生活各種壞習慣。她認為那些買賣的勾當是當然的，她老老實實地做她的營生，『一分錢買一分貨』，即便在她那種生涯裏，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動的是她那樣狗似地效忠於她的老幼，和無意中流露出來對那更無告者的溫暖的關心。她沒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慘澹，而爲着家裏那一羣老小，她必需賣着自己的肉體麻木地挨下去。她嘆息着：『人是賤骨頭，什麼苦都怕挨，到了還是得過，你能說一天不過麼？』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這類可憐的動物最慘的。

悲劇。而落在地獄的小東西，如果活下去，也就成爲「人老珠黃不值錢」的翠喜，正如現在的翠喜也有過小東西一樣的青春。這兩個人物我用來描述這「人類渣滓」的兩個階段，對那殘酷境遇的兩種反應。一個小，一個老；一個偷偷走上死的路（看報紙吧，隨時可以發見這類的事情。）一個如大多數的這類女人，不得已必須活下去。死了的死了，活着的多半要遭翠喜一樣的命運，這羣人我們不應忘掉，這是在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裏最黑暗的一個角落，最需要陽光的。日出，不演則已，演了，第三幕無論如何應該有。挖了牠，等於挖去日出的心臟，任牠慘亡。如若爲着某種原因，必須支解這個劇本，纔能把一些罪惡暴露在觀衆面前，那麼就斫掉其餘的三幕吧，請演出的人們容許這幫「可憐的動物」在飽食暖衣，有餘暇能看戲的先生們面前哀訴一下，使人們睜開自己昏瞶的眼，想想人把人逼到什麼田地。我將致無限的敬意於那演翠喜的演員，我料想她會有圓熟的演技，豐厚的人生經驗，和更深沉的同情，她必和我一樣地不忍再把那些動物鎖閉在黑暗裏，纔來担任這個

困難的角色。

情感上講，第三幕確已最貼近我的心的。爲着寫這一段戲，我遭受了多少磨折，傷害，以至於侮辱，（我不是炫耀，我只是申述請不要刪除第三幕的私衷。）我記得嚴冬的三九天，半夜裏我在那一片荒涼的貧民區候着兩個嗜吸毒品的齷齪乞丐，來教我唱數來寶。約好了，應許了給他們賞錢，大概賞錢許得過多了，他們猜疑我是偵緝隊之流，他們沒有來。我忍着刺骨的寒冷，瑟縮地躑躅到一種「雞毛店」[●]的地方找他們，似乎因爲我訪問得太敷衍，被一個有八分酒意罪犯模樣的落魄英雄誤會了，他驀地動開手，那一次，我險些瞎了一隻眼睛。我得了個好教訓，我明白以後若再鑽進這種地方，必須有人引路，不必冒這類無意義的險，於是我托人介紹，自

● 「雞毛店」是北方最破爛的下等客店，住在那裏的乞丐在冷夜裏租不起被蓋，只好用雞

毛稻草一類的東西鋪在地下睡。

己改頭換面跑到「土藥店」和黑三一類的人物「講交情」爲一個「朋友」瞥見了，給我散佈許多不利於我的無稽的謠言，弄得多少天我無法解釋自己。爲着這短短三十五頁戲，我幸運地見到許多奇形怪狀的人物，他們有的投我以驚異的眼色，有的報我以嘲笑，有的就率性辱罵我，把我推出門去。（我穿的是多麼寒儉一件破舊的衣服！）這些回憶有的痛苦，有的可笑，我口袋裏藏着鉛筆和白紙，厚着臉皮，狠着性。一次又一次地經驗許多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事實，一字一字地記下來，於是纔躲到我那小屋子裏，埋下頭寫那麼一點點東西。我恨我沒有本領把當時那些細微的感覺記載清楚，有時文字是怎樣一件無用的工具。我希望我將來能用一種符號記下那些腔調。每一個音都帶着強烈地方的情緒，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耳鼓裏，那樣充滿了生命，有着活人的氣息，而奇怪，放在文字裏便似噓了氣的生物，生生地窒悶死了。結果我知道這一幕戲裏毛病一定很多，然而我應該承認沒有一個「毛病」不是我經歷過而寫出來的。這裏我苦痛地殺了我在文季月刊上刊登的第三幕的

附言裏那位「供給材料的大量的朋友」爲着保全第三幕的生命，我只好出來自首了。

曾經有人問過我雷雨和日出哪一本比較好些，我答不出來。我想批評的先生們會定下怎麼叫「好」，怎麼叫「壞」，找出原則，分成條理；而我一個感情用事，素來不能冷靜分析的人，只知道哪一個最令我關心的，比較說，我是喜歡日出的，因爲牠最令我痛苦。我記得，有一位多子的母親，溺愛其中一個最不孝的兒子，她鄰居問她緣故，她說：『旁的孩子都好，這只有他會磨我！』我愛日出恐怕也就是這麼一個理由吧。全部日出材料的收集都令我受了相當的苦難（固然我不應否認，儘管我盡力忠誠地採集，裏面的遺漏和錯誤依然很多。）而最使我感到煩難的便是第三幕，現在偶爾念起當時寫這段戲，多少天那種寢食不安的情況，而目前被人輕輕地刪去了，這回憶誠然有着無限的酸楚的。所以，如果有一位同情的導演，看出我寫這一段戲的苦衷，而不肯任意把牠刪去，我希望他切實地注意到這一幕戲的雰圍，造

成這地獄空氣的複雜的效果，以及動作道白相關聯的調和與快慢，關於「這些效果」我曾提到牠們『必須有一定的時間，長短，強弱，快慢，各樣不同的韻味，遠近。每一個聲音必須顧到理性的根據，雰圍的調和，以及適當的對意義的點醒和着重。』我更申言過：『果若有人只想打趣，單看出妓院材料的新奇，可以號召觀衆，便拿來胡泡亂製，我甯肯把這一幕立刻燒成灰燼，』不願這樣被人蹂躪，這些話我一直到現在還相信着。在這一幕裏我利用在北方妓院一個特殊的處置，叫做「拉帳子」的習慣，用這種方法，把戲臺隔成左右兩部，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演出兩面的戲。這是一個較爲新穎的嘗試，我在歐尼爾的戲（如 *Dynamo*）裏看到過，並且知道是成功的。如若演出的人也體貼出個中的妙處，這裏面自有許多手法可以運用，有多少地方可以施展演出的聰明，弄得好，和外面的渲染雰圍的各種聲響打成一片，襯出一種境界奇異的和調是可能的。

朱孟實先生彷彿是一位鐵面無私的法官，他那銳利的眼光要刺透我的昏鈍

不明，他那嚴正的審問使我無處躲閃。他提出了一個劇作者對於人生世相應該持有的態度的問題。他說，寫戲有兩種態度，一個劇作家究竟『應該很冷靜，很酷毒地把人生世相本來面目揭開給人看呢，還是送一點「打鼓罵曹」式的義氣在人生世相中顯出一點報應昭彰的道理來，自己心裏痛快一場叫聽衆也痛快一場呢？』孟實先生自己是喜歡第一種，而討厭戲裏面「打鼓罵曹」式的義氣。本來，老老實實寫人生最困難，最味永，而把自己放在裏面，歪曲事實，故意叫觀衆喝采，使他們嘗到「義憤發洩後的甜蜜」較容易，但也很無聊。舞台上有多少皮相的手法，幾種濫用的情緒，如果用得巧，單看這些濫調也可以達到一個膚淺的成功。孟實先生舉出幾個例子，證明日出就用了若干「打鼓罵曹」式的義氣來博得一些普通的觀衆的喝采。他給我指了一條自新之路，他要我以後採取第一種態度。這種誠摯的關心是非常可感的。不過在這裏我不想爲這些實例辯白。我更願意注意他所提出的那個頗堪尋味的「根本問題。」寫戲的人是否要一點 Poetic justice 來一些善惡報

應的玩意，還是（如自然主義的小說家們那樣）叫許多惡人吃到腦滿腸肥，白頭到老，令許多好心人流浪一生，轉於溝壑呢？還是都憑機遇，有的惡人就被責罰，有的就泰然逃過，幸福一輩子呢？這種文藝批評的大問題，我一個外行人本無置喙之餘地，不過以常識來揣度，想到是非之心人總是有，因而自有善惡賞罰情感上的甄別，無論智愚賢不肖，進了戲場，着上迷，看見秦檜，便恨得牙癢癢的，恨不立刻一刀將他結果，見了好人就希望他苦盡甘來，終得善報。所以應運而生的大團圓的戲的流行恐怕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在一個詩人甚至於小說家這種善惡賞罰的問題還不關輕重，一個寫戲的人便不能不有所斟酌。詩人的詩，一時不得人的了解，可以藏諸名山，俟諸來世，過了幾十年或者幾百年，說不定掘發出來，逐漸得着大家的崇拜。一個弄戲的人，無論是演員，導演，或者寫戲的，便欲立即獲有觀衆，並且是普通的觀衆。只有他們才是「劇場的生命」，儘管莎士比亞唱高調，說一個內行人的認識重於

I 戲院子 groundings 的稱贊，但他也不能不去博取他們的歡心，顧到職業演

員們的生活。寫戲的人最感覺苦悶而又最容易逗起興味的就是一個戲由寫作到演出中的各種各樣的限制，而最可怕的限制便是普通觀衆的趣味。怎樣一面會真實不歪曲，一面又能叫觀衆感到愉快，願意下次再來買票看戲，常是使一個從事於戲劇的人最頭痛的問題。孟實先生彷彿提到『獲得觀衆的同情對於一個寫戲人是個很大的引誘。』（我猜是這個意思，然而如孟實先生那樣說，是爲着『叫太太小姐們看着舒服些，』便似乎有些挖苦。）其實，豈止是個引誘，簡直是迫切的需要。莎劇裏有時便加進些無關宏旨的小丑的打諢，莫里哀戲中也有時塞入毫無關係的趣劇，這些大師爲着得到普通觀衆的歡心，不惜曲意逢迎。做戲的人確實也有許多明知其不可，而又不得已爲五斗米折腰的。我說這些話，絕非爲自己的作品辯白——如果無意中我已受了這種引誘的迷惑，得到萬一營業上的不失敗，令目前幾

個虧本的職業劇團，籍着一本非常幼稚的作品，僥倖地獲得一些贏餘，再維持下去，這也是一個作者所期望的。中國的話劇運動，方興未艾，在在需要提攜，怎樣擁有廣大的觀衆而揭示出來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來面目」，是頗值得內行的先生們嚴重討論的問題，無疑地天才的作家，自然一面擁有大衆，一面又把真實犀利地顯示個清楚，次一等的人便有些捉襟見肘，招架不來，寫成經得演經不得讀的東西。不過，萬一因才有所限，二者不得兼顧，我希望還是想想中國目前的話劇事業，寫一些經得起演的東西，先造出普遍酷愛戲劇的空氣，我們雖然愚昧，但我相信我們的子孫會生出天才的。

如若這可以說是我的自白，我的辯解，那麼我就得感謝大家已經縱容我饒舌這許久了。我並不想再在這裡嘵嘵不休；但我應該趁着這機會表白一點感激的心情。

我讀了大公報文藝欄對於「日出」的集體批評，我想坦白地說幾句話。一個

作者自然喜歡別人稱讚他的文章，可是他也並不一定就害怕人家責難他的作品。事實上最使一個作者（尤其是一個年青的作者）痛心的還是自己的文章投在水裏，任牠浮遊四海，沒有人來理睬，這事實最傷害一個作者的自尊心，僥倖遇見了一位好心的編輯，怕冷淡一個年青作者的熱誠，請許多前輩出來說話，讓日出也佔一點陽光。更幸運地有這些先進肯爲着這一本窳陋不堪的作品耗費他們的精神，這已經夠使一個年青人感動的了。讀了這些批評文章，使我驚異而感佩的，是每篇文章的公允與誠摯，除了我一兩位最好的友人給我無限的鼓勵和兄弟般偏愛之外。我知道每篇文章幾乎同樣地燃燒着一付體貼的心腸，字裏行間我覺出他們拿筆的時候是怎樣耽心一個字下重了，一句話說狠了，會刺痛一個年青人的情感，又怕過份縱容，會忽略應給與作者的指示。這是一座用同情和公正搭成的橋樑，作者不由得伸出一雙手，接收通過來的教導。我感謝前面給與我教益的孟實先生，我也感謝茅盾，聖陶，沈從文，黎烈文，荒煤，李蕤，謝迪克，李廣田，李影心，楊剛，陳藍，王朔先

生們，他們有的意存鼓勵，有的好心指正，都給我無限的興奮與愉快。最後我願意把這個戲獻給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

● 李蕤先生責我對日出的人物都有些「過分的護短，即便是鞭打，無意中也是重起轉落。縱放他們躲入無罪中去。」我讚美他的深刻和銳利。日出裏這些壞蛋，我深深地憎惡他們，却又不自主地憐憫他們的那許多聰明。（如李石清，潘月亭之類。）奇怪的是這兩種情緒並行不悖，憎恨的情緒愈高，憐憫他們的心也愈重，究竟他們是玩弄人，還是爲人所玩弄呢？寫起來無意中便流露出這種偏袒的態度。目前的社會固然是黑暗，人心却未必今不若古，墮落到若何田地，癥結還歸在整個制度的腐敗，想到這一點，不知不覺又爲他們做一些曲宥，輕輕地描淡了他們的責咎。

謝迪克先生以一個異邦人那樣細心體會這個劇本，並且那樣週密而犀利地發揮他的意見，非常使人感佩。他很爽直地提到劇本長，出場繁，對話也多，這些地方都不是沒有原由，而說起劇本犯了「重描」(Over-emphasis)的毛病，我想也頗有道理。我想起寫雷雨，爲着

藤羅架走了電，我描述了四遍，原因是怕我們的觀眾在鑼鼓喧天的舊戲場裏，吃瓜子，喝龍井，談閒天的習性還沒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於是不得已地說了一遍再說一遍。在日出恐怕也犯了這種塗而又塗的病，弄不到恰好。

荒煤先生說我只「突擊了現象」而忘了應該突擊的「現實」，所以印象模糊，讀完之後還有些茫然。透過「現象」來讀「現實」本來是很難的事，不過我不十分明白所指「現實」究竟怎麼講？依我的揣測，那「現實」也許可以用「損不足以奉有餘」這句話點出，因為這戲裏一切現象都歸根於這句話裏，如若說到「現實」是指造成這本戲的原因，那麼日出這種悲劇的原因果若能由一個劇作者找出來，說出究竟，那未免視一個寫戲的人的本領太高了。固然寫這樣的戲，有時可以道出個造成劇本所指現象的原因，而有時在各種實際掙扎下，也只能描摹由於某種原因推演下來的「現象」。果若讀完了日出，有人憤然地疑問一下：爲什麼有許多人要過這種「鬼」似的生活呢？難道這世界必須這樣維持下去麼？甚麼原因造成這不公平的禽獸世界？是不是這局面應該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這樣問兩次，那已經是超過了一個作者的奢望了。

